

勅程羣嘗從事於鎮冀之間病免所職垂老之歲棄爲窮人俛俛無歸有足傷者夫一夫不獲若納諸隍此聖王用心推已及物今宜與羣祿食使飽暖其身亦猶晉君不能忘情于絳老也往佐中部爾其念哉可坊州司馬

海州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勅海州刺史王元輔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中加命秩不即改移蓋欲使吏久於官而人安於化也今元輔爲郡頗有理名廉使上聞課居最宜加中憲旌而寵焉庶使與君共理者聞而

勅可兼中丞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備可濠

州刺史制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金部郎中上柱國楊潛温厚靜專有端士之操朝議大夫前使持節吉州諸軍事吉州刺史上柱國李繁精強博敏有才子之稱將仕郎前使持節光州諸軍事守光州刺史雲騎尉史備變通健決有良吏之用而能本於文學輔以政事爲郎見其行爲郡聞其聲夫洋更梁之險遂居蜀之腴濠控淮之要三者皆名郡而委之三吏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緝膏雨吾土襦袴吾人者乎潛可使持節洋州諸軍事守洋州

刺史散官勲如故繁可使持節都督遂州諸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使持節濠州諸軍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渦口西城等使官勲如故

張洪相里友畧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勅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瀛漢等州都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賜緋魚袋相里友畧等元翼以大節大忠綽聞朝野授鉞開府殿我漢南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貳則其賓寀宜有以稱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勲烈之胄達朝儀而練戎事者與焉今以洪之知國禮奉家聲以友畧之富藝文飽軍旅兩中

是選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時無古今代有忠賢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別有陟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東南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袋散官勲如故友畧可檢校尚書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察判官散官勲如故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魚袋姚成節嘗爲天平軍裨將當劉悟之立忠勲也謀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酬獎况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間居之管漢文帝以宋昌

忠勞擢拜將軍掌宿衛今吾用汝猶前志也環拱之職得不勉歟可毅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知軍事賜如故高鉞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太君制

勅起居郎高鉞亡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等予有侍臣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動前後以補吾闕遺森然在庭各舉其職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稟於親行成於內徙鄰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曷顯統家之慶可依前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爲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軟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辯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宜飾躬承命以裴王崔毛爲心苟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今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孔戣可散騎常侍制

勅管齊桓公心體懸怠則隰朋侍漢成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

侍郎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
自筮仕迄于天官虛舟爲心利刃在手全才具美時論
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
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勅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文學之外有
枿思積切毫荆符佛切之用自佐戎律領郡符持憲爲郎
皆稱厥職吾前命劉遵古張平叔爲商州刺史繼有善
政人用乂安今爾代之守而勿失况商土瘠商人貧可
以靜理而阜安不宜改張而易轍以爾精敏當自得中

可商州刺史

韋觀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屬

制

勅職之要莫先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
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
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都騎尉韋觀精微專直遍乎事
典可使平奏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
柱國庾敬休溫裕端明節以辭藻可使書誥命而專右
席而輪轅鑿柄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
宿選任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人如觀

敬休不宜疎遠亦猶有聲之玉無類之珠不置於佩服
掌握之間皆非其所也宜自敬謹無忝吾言覬可行給
事中散官勲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
勲如故



白氏長慶集卷第四十九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中書制誥二 舊體凡三十一道

李愬贈太尉制

勅故特進行太子少保上柱國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
實封五百戶李愬在建中歲泚賊叛逆惟太師晟實仗
大順翦而誅之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爾愬實奮奇策
虜而戮之父子之功書于甲令俱為第一焯職畧呼切輝呼

切當時矧爾一登將壇六換鈇鉞坐論巖廊之道卧理
 保傅之事方深倚望奄忽淪謝是用當食累歎視朝三
 輟豈不以爪牙之威缺立月切於外股肱之痛軫於中者
 乎而弔奠之命賙六鳳切賙符過切之數雖加常等未表殊
 恩宜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袞斂俾爾被哀榮服忠孝
 從先太師於九原也不其盛歟嗚呼美終必復禮無不
 答昔爾之勤勞如彼今吾之寵飾如此君臣報施可謂
 兩臻其極焉爾靈有知欽我追命可贈太尉仍令所司
 備禮冊命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
 送

田布贈右僕射制

勅朕聞古之臣子有忍死効節為忠者有不傷髮膚全
 歸為孝者有不顧性命引決為忠者但問所操所蹈何
 如耳豈繫去就生死之間耶噫今有重義如泰山輕生
 如鴻毛死而不朽者安得不褒揚寵飾使天下聞之所
 以勸孝心激忠腸然後薄者敦懦者立幸生者耻格也
 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起復寧遠將軍守右
 金吾大將軍負外置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
 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布其父太尉甚
 賢此子鎮陽之亂弘正歿焉而布枕戈嘗膽誓報冤耻

故吾以大將軍之旗鼓鈇鉞先臣之土壤士卒盡用委
付親加勉諭人鬼之憤期一洩而甘心焉旣而激發魏
師出疆臨敵事有不得已者布亦末如之何卒至於刳
心自明遺疏自列謝君於天上報父於地下可謂田氏
有孝子國家有烈臣則吾之知臣弘正之知子明矣聳
動人聽盡迄力切傷我懷故廢臨朝所以示哀也加禮命
所以示榮也哀榮恩禮至則至矣嗚呼曾未足以顯爾
之節不厭吾之心乎可贈尚書右僕射賜布帛三百段
米粟二千石委度支逐便支遣

韋貫之可工部尚書制

勅河南尹韋貫之善馭者齊六轡善理者正六官六官
成則百事舉故吾選賢任舊以次第補之而六卿材吾
已得五闕一不可待汝而成貫之以正行明誠爲先朝
輔始以直進終以直退道有消長德無緇磷及帥湘潭
尹河洛而廉平清一之政繼聞于京師名簡吾心善入
我耳宜置朝右以之厚時風况今之尚書漢公卿也言
動可否屬人耳目焉固不專率四屬程百工備位於冬
官而已可工部尚書

太子詹事劉元鼎可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克西

番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可守本官充盟

會副使通事舍人太僕丞李武可守本官兼
監察御史充盟會判官三人同制

勅太子詹事劉元鼎等夫選可任而任之則用無不適
擇可勞而勞之則事無不成蓋君使臣臣事君之大端
也屬西夷乞盟求可以莅之者歷選多士吾得三人今
以元鼎之博通師老之誠諒武之恭敏合而爲用不亦
可乎爾宜臨之以莊示之以信儀形辭氣皆有可觀必
能率服彼戎不獨益敬吾使法卿憲秩寵之以遣可依
前件

許季同可秘書監制

勅大理卿許季同國朝以來有劉得威張文瓘唐臨爲
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設官之重得
賢之盛人到于今稱之今季同以明慎欽恤理刑獄以
文學博雅長圖籍由廷尉而長秘府論者榮之宜自重
其官自遠其道又思與劉張唐魏虞顏爲比不亦自多
乎可秘書監

張元夫可禮部員外郎制

勅殿中侍御史張元夫官有秩清而選妙者其儀曹員
外郎之謂乎凡殿內御史雖文才秀出功課高等者滿
歲而授猶曰美遷有如元夫連膺二選歷彼踐此僉以

白集 卷四十九
爲宜况怒飛青冥翔集禁陛由茲去者十八九焉汝知之乎思有以稱可尚書禮部員外郎

楊嗣復可庫部郎中知制誥制

勅權知兵部郎中楊嗣復朕聞前代制誥中書令侍郎舍人通掌之國朝以來或以他官兼領惟其人是用不限於資秩職署焉予以爲然多繇是選前所命者時稱得人研實覈名次第及汝汝嗣復根於義訓播爲令器文煥發而才秀出不當汨沒於郎吏間况貞元中汝父爲中書舍人甚稱厥職今使汝繼書吾命成一家言堂

烜

况遠切

國華在於此舉爾宜兢兢祇勵無隕其名可庫

部郎中知制誥

張平叔可京兆少尹知府事制

勅商州刺史張平叔爲人廉直爲政簡惠前後歷掾邑宰郡守而去思來暮之謠繼聞於人聽焉及副鹽鐵官刺商雜郡會課報政亦甲於他官自貞元以來用三科取士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詔而得其名有其實者幾何人哉平叔居其一也能効若是何用不臧故事內史缺未補閒亞尹得行大京兆事試可而卽真者往往有之故其選任日益難重爾宜稱所舉慎厥職無墮大以勤小無急弱以緩强夕念朝行遵吾約束可京兆少

尹知府事

康日華贈坊州刺史

勅漢令軍中士有幸死者得以棺斂傳送若是而已
猶四方歸心焉矧吾褒贈以榮之惻隱以將之顯其忠
撫其後亦所以激生者節豈獨慰逝者魂乎左神策軍
赴行營正將試太常卿康日華領王師死王事軍書置
奏朕甚悼焉可贈坊州刺史

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

勅登仕郎守國子博士張籍文教興則儒行顯王澤流
則歌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為意則服儒業詩者宜稍
進之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曹今又覆名揣稱以水曹
郎處焉前年以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人皆以爾為
且豈非篤於學敏於行而貞退之道勝也與之寵名者
可以獎夫不汲汲於時者可守尚書水部員外郎散官
勲如故

何士乂可河南縣令制

勅漢朝郎官出宰百里故今京邑令缺多命尚書郎補
焉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何士乂慎檢和易介然有
常守而勿失可使從政然能佩弦以自導帶星以自勤
則緩急勞逸之間必使適宜而會理矣以爾舒退故吾

進之可守河南縣令散官如故

崔植一子官迴授姪某制

勅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旣逾歲而能明我目達我聰左右我躬以底于道况屬郊祀攝贊大儀寵錫之間植宜加等而念其猶子乞用推恩旣叶舊章允膺新命其姪某可某官

王起等賜勲制

勅中書舍人王起等朕臨御之始慶賞遂行卿士大夫遞加勲秩自武騎尉以上十有二轉自起以下十有四人咸賜以勲舉書于籍可依前件

蕭俛除吏部尚書制

勅古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季代已還鮮由茲道先皇帝創於是故在位十五載凡解相印者殆二十人多寵爲大僚或付以兵柄矧予小子宜有加焉而輔弼之臣嘗經一日造吾膝沃吾心則思與之始終厚申恩禮不唯勸感來者且不敢失墜先志也尚書右僕射蕭俛忠肅孝敬佐吾爲理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旣免樞務倚爲右揆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俛繼上讓章至於三四敦諭煩切陳乞彌堅是用正命爲選部尚書而冠六卿統百職尚可以表吾寵重亦所

以成爾謙光爾宜欽厥止慎厥終無忝我褒揚之命可
吏部尚書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勅溫堯卿等今之俊又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
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爲大夫公卿者十八九焉
荆門景域南北大府而堯卿等或已參軍要或方受兵
書各命以官分試其事名秩章綬分而寵之夫千里之
行始於足下苟自強不息亦何遠而不屆哉可依前件
神策軍及諸道將士其等一千九百人各賜上

柱國勳制

勅古之善爲國者勞不怠而賞不濫有賞一人而爲僭
者有千百人而不爲費者其要在當否而已不繫於衆
寡也朕自統御已來忽忽有念念天下材力之將勇敢
之士進有征討之苦退有守捍之勤藏之中心何嘗暫
怠而亟因大慶恩洽普恩某等若干人咸進勳級並可
上柱國

李彤授檢校工部郎中充鄭滑節度副使王源

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兼侍

御史賜緋紫制

勅萬年令李彤

徒紅切

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長綬四

國若今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侯若今之廉察也國家合爲一柄付有功諸侯故其陪臣選任益重或輟朝籍授簡書者徃徃而有况承元有大忠于國受重任于外使其承上莅下敬始善終實在庶寮叶力以濟今以刑宰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刃發剗割之無滯一可以倅七 切 醇戎事一可以佐軺余 招 切車二職交修在此一舉臺郎憲吏金印銀章加乎爾身無忝我命可依前件

柳公綽父子温贈尚書右僕射竇侔父叔向贈工部尚書薛伯高父懌贈尚書司封郎中元

宗簡父鋸贈尚書刑部侍郎皇甫鏞父愉贈尚書右僕射韋文恪父漸贈太子少保王正雅父翊贈太子太師范季睦父彥贈禮部郎中八人亡父同制

勅古人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向無顯揚褒贈之事則何以旌先臣德慰後嗣心乎故朕每施大恩行大慶而哀榮之命未嘗闕焉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護軍河東縣開國子柳公綽父温等咸有令子集于中朝資父事君移忠自孝本於嚴訓酬以寵名賜命追榮各高其等嗚呼存者不匱徃者有

知斯可以載揚蘭陔居亥切之光輟風樹之歎耳可依前件

李宗河可渭南令李玘可京兆府戶曹制

勅李宗河等夫綱一提則群目舉源一澄則衆流清故朝廷命官師選寮屬亦得其人矣按內史公綽奏宗河學古修已練達道理乃乞為旬縣令玘勵節狗公通詳典故乞為天府掾况渭南封圻之守邑戶曹賦籍之要司位雖未高職亦不細宜乎以三語自試以一同自効無俾爾長貽失舉之責焉可依前件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侍御史裴注義武軍行

軍司馬御史中丞蕭籍饒州刺史齊照鄧州

刺史渾鍼呼對切並可朝散大夫同制

勅某官馮宿等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而上謂之貴階而宿司吾言注持吾憲籍照以降皆著勤由朝議郎一進而及此此之所以為貴者蔭及子命及妻豈唯腰白金服赤第敷勿切從大夫之後而已寵數既重思有以稱之並可朝散大夫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鹽鐵推官監察御

史裏行高諧河東節度叅謀兼監察御史崔

植並可監察御史三八同制

勅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飾以詞藻執禮定議多得其
中某官高諧溫莊潔白不交勢力某官崔植外和內直
通知政典在倫輩內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三子之才
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
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之聰明焉並
命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溫造可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宣尉使制

勅殿中侍御史溫造嘗糾天府不曠官馳軺車不辱命
况爲人外和內決以兼濟爲心拔居殿中以備時使會
吾憂兩河閒事求可論朝旨慰人心者使焉揆効勳能
汝中吾選故不待滿歲擢爲右史出則銜吾命入則記
吾言獎任不輕思有所立可依前件

高芳穎等四人各贈刺史制

勅故某官高芳穎等昔文王葬枯骨之無知也但惻隱
之心不忍棄也故天下皆歸仁焉况捐軀之魂死節之
骨見危授命朕甚憫之深州故小將高某等四人皆從
戰陣連歿王事褒贈之數宜其有加並命追榮以光地
下可依前件

崔咸可洛陽縣令制

勅度支員外郎崔咸漢以四科辟士求多略不惑強明

白集 卷四九
決斷者任三輔令故今兩京令缺亦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而咸在郎署中推爲利用加以詞學緣飾吏能操割洛陽必有餘力然宰大邑如烹小鮮人擾則疲魚擾則餒寬猛吐茹其鑒于茲可洛陽令

周愿可衡州刺史尉遲銳可漢州刺史薛鯤可河中少尹三人同制

勅前復州刺史周愿等夫勞者之思休息病者之思救療人之本情也今兵戈甫定物力未豐如聞湘衡巴漢之間人猶疲困宜擇良二千石俾休息而救療之而愿銳鯤等前以符竹分鎮三郡皆有善政違乎朝廷舉課考能無愧是選息勞救病其有望於汝乎河中委之股肱郡也貳尹職而佐府事者亦在得人命鯤處之無荒厥職可依前件

楊景復可檢校膳部員外郎鄆州觀察判官李綬可監察御史天平軍判官盧載可協律郎天平軍巡官獨孤涇可監察御史壽州團練副使馬植可試校書郎涇源掌書記程昔範可試正字涇源判官六人同制

勅某官楊景復等士子不患無位患已不立苟有所立人必知之惟爾等六人蘊才業文咸士之秀者果爲賢

白集 卷四十九
侯交辟俾朕得聞其姓名是用各進其秩分授以職若
修飾不已籌謀有聞則鴻漸之資當從此始而景復稟
訓祇命頗著令稱故因滿歲特假臺郎古者公臣之良
入補王職朝獎非遠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前廬州刺史殷祐可鄭州刺史制

勅某官殷祐夫吏寬信則人人不偷吏廉明則人人盡
力吾觀祐之爲政其近之乎前守廬江能率是道歲會
課第甲於他州俾精前功且佇來効宜換符竹移牧鄭
人在春秋時鄭爲侯國武公善於其職子產遺愛於人
人無古今更有能否聽吾用汝汝其嗣之可鄭州刺史

李德循除膳部員外郎制

勅尚書郎自奏議彌綸外凡邦之牲豆之品醴膳之數
實糾理之命文昌長佐春官卿以朝散大夫守祕書丞
上柱國李德循籍訓于台庭業官于書府揆才考第得
補爲郎司膳缺員爾宜專掌可尚書膳部員外郎餘如
故

張正甫可同州刺史制

勅馮翊吾左輔也分理浩穰汝兩切率先風化故其選次
任內史一等而冠四方岳牧之首焉宜求吏課高位望
重者分部共理以夾輔京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張

白集 卷四十九
正甫自登臺閣爲人謹直物論時望敬而重之及領藩部爲政寬簡將吏黎庶信而愛之所謂朝廷正臣郡國良吏常有惠政加于是邦迨茲五年去思猶在故輟臺轄再委郡符宜敬服新命增修舊政俾吏畏如夏日人歸如流水慎于終始典于厥官可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散官勲如故

崔瑄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勅近歲已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專委中憲而侍御史一人得總臺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上柱國崔瑄守文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其才理奏補是職請觀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寵秩操執舉措爾無自輕可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勲如故

封贈女快際新官傅吹姑

所賦新女無其舉昔爾無自神百行尚善嫻文淑中兼

辭五禮器中辦其下野感前長鄉語贈其弟因詩百文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按

中書制誥三

舊體凡二十八道

耕新迴鵲可汗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四月庚寅朔二十一日庚戌皇
帝若曰唐有天下垂二百載列聖垂拱八荒卽敘舟車
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綏仁董固不嚮化惟北之氣積
厚而靈靈發象生生爲豪傑義信武烈代爲名王南西

東方亦有君長較雄鬪智莫之與京國朝已來寔清風
澤或効功伐或申婚媾同和協比以託于今今朕不德
祇嗣大統推義布信以初爲常矧乎柔遠申恩睦鄰展
禮茲惟舊典垂自祖宗虔奉恭行安敢失墜咨爾九姓
迴鶻君登里羅羽錄沒密施甸主錄毗伽可汗地生奇
特天賜勇智英姿所莅雄略所加諸戎雜虜愛畏柔服
風靡山立清寧一方宜人有土受天百祿時推代嗣實
來告予曰予一人實鄰冊命是用遣使朝議大夫檢校
左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
裴通副使朝議大夫守少府少監兼御史中丞襲魏國
公食邑三千戶賜紫金魚袋賈璘維珍切等持節備物冊
爲登里羅羽錄沒密施甸主錄毗伽可汗於戲善必有
鄰德無不答此崇恩禮則彼竭信誠克保大義永藩中
夏昭昭天地實聞斯言

冊迴鶻可汗加號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
強代有君長作殿玄朔賓于皇唐粵我祖宗錫乃婚媾
五聖六紀二邦一家此無北伐之師彼無南牧之馬兵
匣鋒刃使長子孫叶德保和以至今日咨爾迴鶻君登
里羅羽錄沒密施甸主錄毗伽可汗義智忠肅武決勇

白集 卷五十一
健天之所授時而後生故東漸海夷西亘山狄惠寧威
制鱗帖草偃聲有聞於天下氣無敵於荒外而能事大
圖遠納忠貢誠請仍舊姻誓嗣前好睦惟睦鄰是務柔
遠爲心旣降和親之命遂申飾配之禮禮物大備寵章
有加喜動陰山光增昴宿夫以迴鶻雄傑如彼慶榮若
此雖自貴曰天驕子未稱其盛雖自尊曰天可汗未稱
其美宜賜嘉號以大誇將來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
某等持節加冊爲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於戲
釐降展親大德也進冊加號大名也宜乎思大德稱大
名懋哉始終欽若唐之休命

韋綬從右丞授禮部尚書薛放從工部侍郎授
刑部侍郎丁公著從給事中授工部侍郎三
人同制

勅尚書右丞韋綬等朕在東宮時先皇帝垂慈聖之德
念予沖蒙選端士通儒使講貫今古自禮樂刑政暨君
臣父子之道博我約我日就月將俾予今不至墻面克
荷丕訓大揚耿光實綬放公著之力也故朕嗣位未逾
時月或自郡邸或自省署徵擢寵用爲丞郎給事官雖
超拜職亦俱舉師道光而心愈讓人爵貴而心益恭宜
更褒升重酬輔導以綬精粹辯博有先儒之風可作秩

宗以放端明慎重行君子之道可居憲部以公著檢敬
規度得有司之體可貳冬官於戲貞百工平五刑典三
禮皆重任清秩予無愛焉蓋欲表三子道不虛行而明
予一人德無不報也綬可禮部尚書放可刑部侍郎公
著可工部侍郎餘並如故

李諒除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後兼

侍御史賜紫金魚袋張愉可岳州刺史同制

勅扼淮壓湘之列城曰泗與岳舟車會焉軍戎屯焉是
二郡守則易爲政先是分領者多會有政歲時罷去長
吏數易人必重困宜擇良二千石救而養之以諒自澄

城長訖尚書郎中間又再爲州牧三字劇縣皆苦心卹

隱煦嫗及物操刃決滯蠹駮霍號切有聲而愉亦學古入

仕甚自修飾河西有政次於諒焉故命愉守岳命諒守

泗仍以戎職留事憲簡章綬一加於諒諒其聽之哉異

日吾將以重官劇職處爾爾安得不副吾所急用爾所

長更宜以難理之郡自試爾各依前件

裴廙授殿中侍御史制

勅某官裴廙夷益切貞觀初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

巡察時以爲能朕思弘貞觀之風故選御史府官亦先

其精敏剛正者以爾廙動循道理語必信直勵其志節

有類行成因授厥官無忝吾舉可殿中侍御史

裴通除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迴鶻

弔祭冊立使制

勅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况馳輶軒奉璽書稱天子之使以耀焜絕域者豈容易其選哉少府監裴通溫敬忠實加之謹敏有言語可任以專對有辯識可委以便宜屬北方君長來告代嗣求可以將命展禮申吾哀榮之恩者其任不細頗難其人擇臣者君而通可使命爲副丞相而加金貂之貴授冊與節臨軒遣之庶乎遠而有光華且欲使絕俗殊鄰益敬吾使也可依

前件

元稹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制

勅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爾中吾選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負外試知制誥而能交師銜切繁詞刻楚簡

弊句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切垂之而爲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爾

爲中書舍人以司詔令嘗因暇日前席與語語及時政甚開朕心是用命爾爲翰林學士以備訪問仍以章綬

寵榮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爾宜率素履思永圖敬終如初足以報我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

孔戣

渠爲切

授尚書左丞制

勅漢詔丞相歲舉賢直忠厚遜讓者蓋所以急賢俊扶政教厚風俗也然則退藏疎賤之士苟有一善尚搜而揚之况任久位崇才全望重而不致於急官要職者安可以紀綱庶政而羽儀朝廷焉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自十年來歷中臺左曹國庠卿寺洎藩守近侍之職各以其任皆有可稱矧又貞白端莊淡然自立進無矜滿之色居無嗜替之容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若戣者宜尚扶政教厚風俗之選也尚書丞掌決百事樞轄六曹晉魏已還右卑於左惟有立者可以糾吏惟無瑕者可以律人無以易戣往恭乃位可尚書左丞散官勳賜如故

授柳傑等四人官充鄭滑節度推巡制

勅試太子司議郎柳傑等古者公府得自選吏屬今仍古制亦命領征鎮者必先禮聘而後升聞矧鄭滑帥承元翰忠仗順炳焉有大節於國奉上莅下實藉寮案以左右之而傑等或緣飾詞華或貯畜才行揣摩思誠以待已知宜展籌謀用光慰薦傑可某官充鄭滑節度推

官

韓愈等二十九人亡母追贈國郡太夫人制

勅王者有褒贈之典所以旌往而勸來也其有淑順之德標表母儀者聖善之訓照燭子道者又有名高秩尊祿養之不逮者霜降露濡孝思之罔極者非是典也則何以顯其教而慰其心焉國子祭酒韓愈母某氏等蘊德累行積中發外歸于華族生此哲人爲我蓋臣率由茲訓教有所自恩不可忘是用啓郡國之封極哀榮之飾嗚呼歿而無知則已苟有知者則顯揚之孝追寵之榮可以達昊天而貫幽窆矣往者來者監予心焉可依

前件

授駱峻太子司議郎梧州刺史賜緋魚袋兼改

名玄休制

勅某官駱峻桂林守土臣式方言梧爲要郡兵後人困乞廉貞吏以撫之又言峻守道抱器可以起用朕方思良吏以活元元適副所求卽可其奏官寮郡印命服嘉名四者與之足爲優異峻宜副所舉慎所爲無以滋章爲聰明無以鹵莽爲高簡勉率中道往安梧人可梧州刺史

劉總弟約等五人並除刺史賜紫男及姪六人

除贊善洗馬衛佐賜緋同制

勅其官劉約等惟爾先父太師濟經武秉哲爲國元臣
鎮陽之役實歿王事茂勲大節書于旂常惟爾兄司空
總象賢纂戎以續名業納忠于王室振耀其家聲而爾
約等亦能稟守其風忠恭孝友念義方之訓而不墮居
貴介之地而不驕况兼器能皆可任用授郡符而加命
服者五升朝序而佐環衛者六朱轡子艱切紫綬煥赫相
望勲德之家於斯爲盛嗚呼昔武子有遺愛晉人憐其
子趙季有篤行漢朝寵其弟今以濟之仗順積善宜鍾
慶於子孫以總之輸忠立愛可延賞於弟姪多與爵祿
予無惜焉欲使天下知爾父兄忠順之若彼而國家報
施之如此可依前件

王元輔可左羽林衛將軍知軍事制

勅國家設十二衛猶漢之有南北軍而左右羽林尤稱
親重自諸衛而移鎮者謂之美遷左神武將軍王元輔
生勲伐之家通吏理之事佐戎臨郡率著能名以掌勾
陳而護建章備巡警而嚴羽衛大將軍事假而行之宜
勵初終副茲寵任可依前件

尚書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丁公著可檢校左

散騎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制

勅古者通守守土刺史按部從宜務簡今則合之故任日崇而選日重非廉平簡直兼愷悌之德者曾不足中吾選焉某官丁公著嘗以學行禮法誨予一人報德圖勞連加寵擢起曹書殿兼而委之二職增修三命益敬朕以浙河之左抵于海隅全越奧區延袤千里宜得良帥俾之澄清徃分吾憂無出爾右假左貂而帖中憲操郡印而握兵符勉哉是行佇聞報政可依前件

鄭綱

伊真切

可吏部尚書制

勅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處之而朕卽位以來凡命故相領者三矣

迨此而四可不重乎東都留守防禦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滎陽縣開國公鄭綱有邴吉之寬裕子產之恭惠合而爲用藩輔四朝故事遺愛留于官次國之都府半在東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肅重煩耆德入領冢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廉節自勵國朝以宋景李又掌選部亦能遏絕訛僞振張紀綱官無古今得人則理吾言及此欲爾繼之可吏部尚書

重授李晟

時征切

通事舍人制

勅李晟昔管仲云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今之通事舍人近此選也而晟常中此選善於其職故相

導通奏之節宣揚拜起之儀引而贊之不聞失禮既終喪紀宜服官常可使束帶曳裾為吾謁者可通事舍人

徐登授醴泉令制

勅徐登京兆尹言登前為涇陽令清廉簡直奉法愛人請補醴泉再考其績昔子路理蒲仲尼誨曰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今醴泉人與蒲相類宜用此道往訓養之歲時之間期於報政可醴泉縣令

王汶加朝散大夫授左贊善大夫致仕制

勅王汶善修其身為時良士善訓其子為國憲臣况以時制之年知終請老不加優秩何厚吾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故我以朝散贊善二大夫之爵加乎爾身惟秩與年兩皆得禮以茲退去亦足為榮可依前件

元公度授華陰令制

勅元公度吾欲理化萬方故自近始前授太宗正登餞咨印切綬使牧華人翻能副吾此心選吏責課言公度廉明有守乞宰華陰當道東西往來先是為邑者多飾廚傳舍奉賓客以沽名譽而不親吾人爾能革之足為良宰敬長畏法無慢乃官可華陰縣令

唐州刺史韋彪授王府長史楊歸厚授唐州刺

史劉旻授雅州刺史制

勅韋彪等善官人者先考其能然後授以事使輪轅鑿
柄各適其用則群職庶政得以交修今以處宦久年高
勤於爲政俾從優逸入補王官以歸厚文行器能辱在
巴峽勵精爲理績茂課高區區萬州豈盡所用且移大
郡稍展奇才以旻早著戎功通詳吏事西南物土罔不
周知習俗從宜宜守嚴道分命以職各用所長度乎咸
修乃官同底于理可依前件

鄭綯烏重胤馬總劉悟李佑田布薛平等亡母

追封國郡太夫人制

勅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而綯等學文武
之道以飾厥躬可謂善立身矣居將相之位以光大其
門可謂能揚名矣夫自家所以刑國本立而後道生必
待我哀榮之恩方成爾始終之孝是用啓封追號各顯
乃親慰後光前孝道備矣可依前件

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飛騎尉賜緋魚袋

盧商可劔南西川雲南安撫判官朝散大夫
行開州開江縣令楊汝士可殿中侍御史內
供奉充劔南西川節度叅謀二人同制

勅劔南西川雲南安撫判官奉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
奉飛騎尉賜緋魚袋盧商等士之束髮立身爲知已用

也無遠近無勞逸但問所務者何從者誰耳今蜀之帥
潞之長皆勤於述職妙於揀賢多得其雋材樂告以善
道故以叅其選焉或從事有勞或卽戎奔命輟玄黃之
著述振銅墨之滯淹以良士而贊賢侯宜乎多成功而
鮮敗事矣勉思所立各服乃官

李演贈太子少保制

勅夫生立勲勤下以忠事上也歿加褒飾上以義答下
也忠義臻其分哀榮極其恩而君臣之道全矣故奉天
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左衛上將
軍御史大夫李演忠信以爲幹義勇以爲器器與幹合
鬱成將材故出長諸侯入統七萃拊循警衛朕甚賴之
方深倚仗遽此淪謝茲予所以當宁興念廢朝軫懷聞
輦鼓而長太息者也追崇之命宜有加焉可贈太子少
保

李諒授壽州刺史薛公幹授泗州刺史制

勅泗州刺史李諒等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朕三復
斯言往往興嘆安得循吏俾父母吾人乎吾前命諒爲
泗守未卽路曾壽守植卒因改諒守壽命公幹守泗諒
之理課前詔詳矣公幹自尚書郎連領二郡政平法一
甚便於人加以有理戎之材可付留事故輟軍保仍憲

秩而兼寵之夫壽與泗皆郡之大者也諒與公幹皆二千石之良者也以大郡委良吏不亦宜乎噫諒無忘澄城之理公幹無替毫城之政則愷悌之化吾有望於二郡焉諒可壽州刺史公幹可泗州刺史

柳公綽罷鹽鐵守本官兵部侍郎制

勅某官柳某昔先皇帝知爾有材元和已來應用不暇及領推管漕運之務屬陵寢郊丘之禮財給事集時乃之功宜有轉移以均勞逸况聞牢籠無遺利課督有常規今詔刑部尚書播代之亦令守而勿失朕將興理化先務根本凡百職事悉歸有司惟茲夏官實掌戎政簡稽調補今方其時司馬貳卿佐平邦國是爾本職無忘增修可守兵部侍郎

崔元備張惟素鄭覃陸灑韋弘景賜爵制

勅崔元備等禮莫重於復土事莫大於慎終使朕以孝敬之誠獲貢于先帝實賴左右侍從之臣服勤祗事展四體而竭一心誠俾予無悔賞不敢忘爵不敢愛爾宜疏封服命而揚之可依前件

劉約授棣州刺史制

勅前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劉約故太保濟之子太尉總之弟也吾常思濟之功總之忠而嘉約之謹厚累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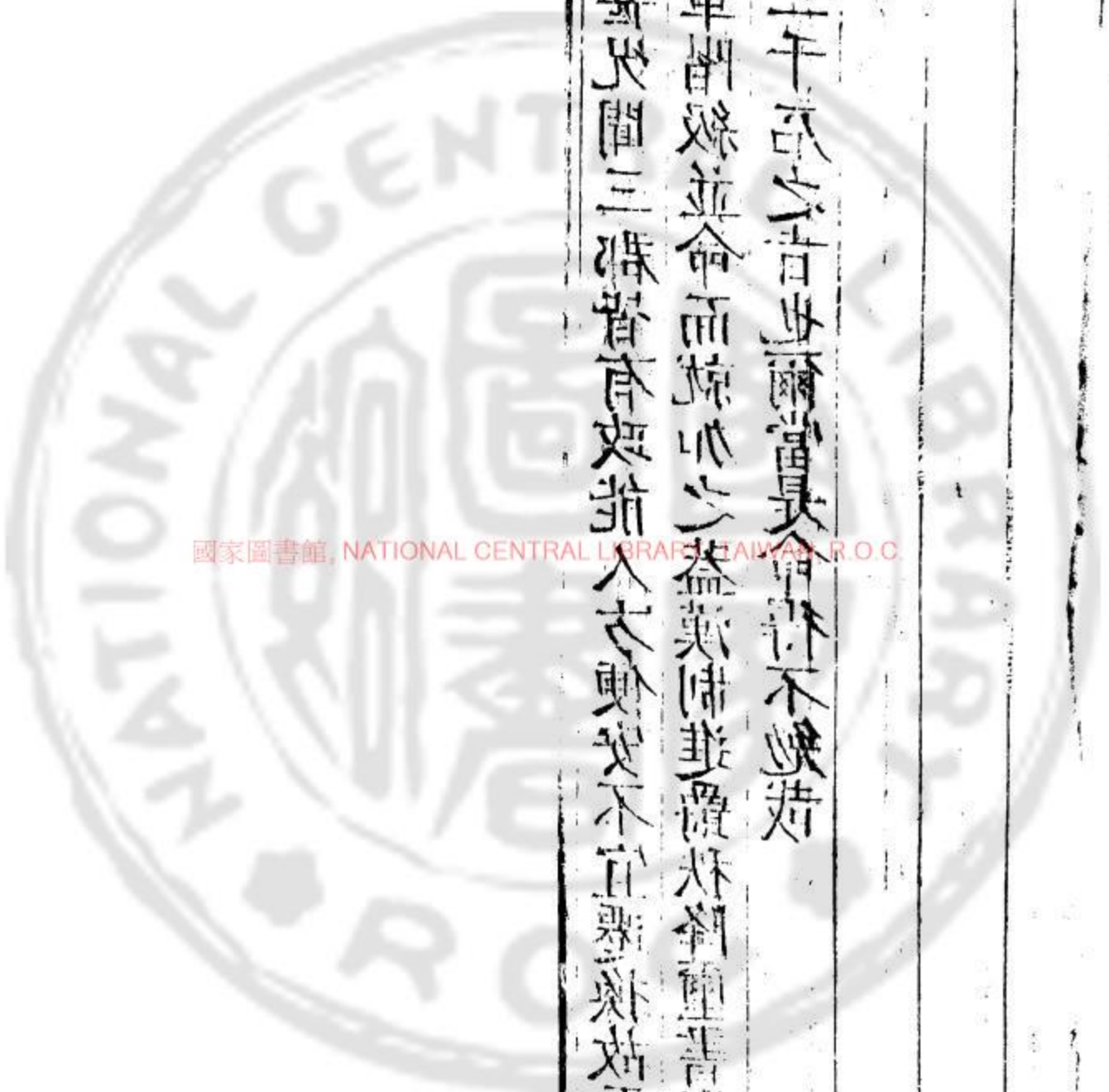
自集 卷五十一
至齊州刺史在官無敗事罷秩有去思念舊錄能宜當
寵用況公侯之後約有通才封域之間棣爲要郡委之
共理誰曰不然可使持節棣州諸軍事棣州刺史依前
御史中丞散官勲如故

李肇可中散大夫郢州刺史王鑑可郎州刺史
温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勅朝請大夫使持節澧州諸軍事澧州刺史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李肇等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
會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爲郡守今首坐
者旣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退但以巨 尺數易其弊頗
甚况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采
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蓋漢制進爵秩降璽書慰勞良
二千石之旨也爾當是命得不勉哉

三千八百之昔也爾當其會時不煥若

章則絲並命而涼以之益其時並撥其利而重其書其數身
其以聞三時皆存短折入之則安不宜難其姑吾以氣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一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中書制誥四

新體祭文冊文附凡五十道

贈劉總太尉冊文

維長慶元年四月某日皇帝若曰朕聞古有履忠仗順
生而大有爲者又有功成身退歿而永不朽者非正氣
令德閒生挺出則高名大節孰能兼之哉故天平軍節
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楚國公劉總降自天和生爲人

自集 卷五十一
傑得君於先帝叶運於昌時纂戎弓裘守土燕薊迨此一紀北方晏然有開必先納欵于我沈斷大事奮揚奇謀捧幽都四封之圖挈盧龍三軍之籍盡獻闕下高謝人間感動君臣驚激忠義顧妻子若脫屣視富貴如浮雲惟道是從奉身以退仲連事成而蹈滄海子房名遂而追赤松賢明所歸今古一致朕方改授兵柄移鎮鄆郊命作司徒倚爲左相期奮乃志將沃朕心而天不憖遺邦失柱石夫臣戴君如元首則君視臣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是茲朕所以廢朝軫念備禮加恩庸建爾于上公益褒贈之崇重者也嗚呼爾總尚知之乎命遣使其官某副使其官某持節冊贈爾爲太尉

傅良弼可鄭州刺史制

勅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沂州諸軍事行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騎都尉傅良弼燕冀之間紛擾之際多壘失守孤城保全介于險中率乃麾下轉戰郊野來覲闕庭猶義滅親忘家喪子忠勤勇烈人所難能若不褒陞何勸來者海沂剖竹未足報功溱洧頒條可兼觀政敬承後命無替前勞可使持節鄭州諸軍事行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散官勲如故

河北權鹽使檢校刑部郎中裴弘泰可權知貝

州刺史依前權鹽使制

勅某官裴弘泰以幹蠱之才領鹽鹵之務管權條制動皆得宜觀其所能若有餘地可假兼職俾之牧人而河北列城久乏良吏俗多思理政不難施亦猶凍餒之人易爲衣食今予命爾煦而飫之襦袴之謹侍入吾耳可兼知貝州刺史

崔陵可河南尹制

勅河洛千里都畿在焉俾之又安屬在尹正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崔陵有精敏之用潔直之操施于有政由是知名始資州縣之勞卒致公卿之位况刺部有理行主計無憊切違尹右輔而鎮西郊蓋獎能報勤之旨也昔吳公爲河南守謹身廉平人服教化袁安爲河南尹政令清肅號爲嚴明誰其嗣之無易陵者往爲表則勿替能名可檢校禮部尚書兼河南尹散官勳封賜如故

侯丕可霍丘縣尉制

勅賜太常寺奉禮郎翰林待詔上護軍侯丕夫執藝以事上奉詔而處中其於出入謹身夙夜祗命比他局署實倍恭勤旣寵之以職名又優之以祿俸蓋先勞後食

白集 卷五十一
之義也汝其承之可守壽州霍丘縣尉依前翰林待詔
勲如故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勅成德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
監察御史崔楚臣材膺爪士職在牙旗每祗命以奉辭
必竭誠而得禮既嘉詳敏亦念恭勤式示寵名宜遷憲
秩可殿中侍御史餘如故

王庭湊曾祖五哥之可贈越州都督祖未怛活
可贈左散騎常侍父昇朝可贈禮部尚書制

勅成德節度鎮興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督府長史大夫上柱國
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庭湊曾祖故忠武將守
左武衛大將軍貞斧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五哥之等
鬼神有知履孝敬者福祿至王侯無種仗忠信者富貴
來我有列臣本於良胤奮發而勵節許國感激而揚名
顯親夫教必有初德無不報安有收其材而遺其本愛
其後而忘其先乎是用褒崇以弘寵澤庶使聞者起孝
作忠可依前件

崔羣可祕書監分司東都制

勅前武寧軍節度徐泗濠等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

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徐州諸軍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羣天受至寶爲國重器始自修已移於事君輔弼藩宣不失其道及離征鎮召赴闕庭方登道途遂遘疾恙正在頤養之際豈任朝謁之勞誠宜許以便安不可闕其祿食而移秩外史分曹東周加寵優賢無易於此且有後命俟其有瘳可祕書監分司東都散官勲賜如故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勅將仕郎權知泗州長史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董昌齡頃爲宰邑今贊郡符皆聞約已之名每展在公之

節稽其器局允謂廉能議以稍遷用彰勲効可許州長史兼侍御史散官勲如故

柳經李褒並泗州判官制

勅徵事郎前河南縣尉柳經儒林郎試太子通事舍人李褒等瀕淮列城泗州爲要控轉輸之路屯戎遏之師故府有寮軍有倅選擇補署得聞於朝廷而經等皆有所長宜當是選守臣置奏因而可之仍加秩命用示優寵經可監察御史充泗州團練副使散官如故褒可試太常寺協律郎充武寧軍節度泗州兵馬留後判官仍改名街散官勲如故

張諷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監察御史

同制

勅義成軍節度馬步都知兵馬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詹事兼侍御史上柱國張諷等御史府自中執憲暨察視之官皆顯秩也唯懷材而展効者可以授焉爾等昨領偏師出疆赴難指蹤而去摩壘而還忠勇勤勞宜有加獎故以憲職第而寵之可依前件

啖異可滁州長史許志雍可永州司戶崔行儉可隋州司戶並准赦量移制

勅守袁州司馬負外置同正真啖異等有司奉新制明

舊章凡負疵瑕必霑慶澤况爾等各有才用多淹歲時譴累重輕遞從恩貸班資遠邇率以例遷如聞進修豈忘牽復可依前件

程執撫亡父懷信贈太保李佑亡父景略贈太子少傅柏耆亡父良器贈太子少保白餘盛亡父孝德贈太保同制

勅中散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右神武軍大將軍知軍事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執撫父贈太子太保懷信等咸有忠勲播爲先德悉承義訓垂在後昆故吾令臣皆乃愛子襲焉

白集 卷五十一
裘而稟詩禮猶水木之有本源將使天下之為人子者
感恩天下之為人父者知勸宜加寵贈以表顯揚可依
前件

嚴謨可桂管觀察使制

勅漢置部刺史掌奉詔條糾吏理蓋今觀察使職耳桂
林秦郡也東控海嶺右扼蠻荒自隋迄今不改戎府地
遠則權重俗殊則理難馭而化之非才不可朝議大夫
前守祕書監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嚴謨嘗守商洛刺黔
巫州部縣道謚然安理是能用寬猛相濟之政撫夷夏
襟居之人故也跡其往効式是南邦况爾操行端雅文
學精茂賓寺書府善於其官勉副前言俟申後命可使
持節都督桂林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桂州
本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勲如故

杜式方可贈禮部尚書制

勅生有寵祿歿有褒崇此王者所以明終始之恩厚君
臣之道也故桂州本管都防禦觀察等使正議大夫使
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
國南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杜式方慶襲台庭任當
垣翰服名教乃保家之子樹風聲爲守土之臣盡禮事
君勞心奉職奄忽淪逝念之惻然况近屬連姻遠藩精

館聞訃之命實悼中心贈飾之恩宜加常等俾趨榮於
八座用貫寵於九原可贈禮部尚書仍賻符過布帛二
百段米粟二百石委度支逐便支遣

武昭除石州刺史制

勅某官武昭王師伐蔡爾在行間致命奮身挑戰當寇
忠憤所感卒獲生全求之軍中不可多得司馬以爾信
直謹厚可領邊城爾宜酬乃已知副我朝獎撫獯戎雜
居之俗安離石重困之人勉而莅之其任不細可石州
刺史

梁希逸除蔚州刺史制

勅某官梁希逸頃為蔡將陷在賊庭知有君臣不顧妻
子率其所屬當戰陣前反旆倒戈翻然歸我忘家之士
希逸有之閒從司空再平淮右指蹤銜命皆稱所使可
以移用俾之守疆北邊列城蔚為衝要雄右軍號務兼
錢刀時流勤選能俾乃兼領宜思來効以續前勞可
蔚州刺史兼橫野軍使并知本州鑄錢事

盧元勳除隰州刺史制

勅盧元勳乃者鎮帥身喪正承元納款之際柏耆將命
之初軍情洶然未知嚮化而元勳挺身奮臂出於眾中
指明安危分別逆順顏色不撓聲氣甚勵言行事立朕

甚多之雖有優升未酬義烈宜以一郡寵而旌之用勸
四方聞其風者可隰州刺史

揚孝直除滑州長史制

勅揚孝直早以材力從戎異方專習武經通知吏事承
元移鎮孝直實來詢謀驅馳有所裨助軍郡之佐寵秩
非輕用答忠勞以明勸獎可滑州長史

張嘉泰可延州長史制

勅前丹州司馬張嘉泰一從戎旅多歷歲時奉職有勞
率身無過軍部長佐資秩不卑自丹轉延頗爲優穩題
輿便道往守乃官可延州長史

魏玄通除深王府司馬制

勅魏玄通有禦侮之才扞城之略服勤戎職善守邊州
訓旅牧人有可稱者夫文武迭用出入序遷所以關才
能而均勞逸也爾宜解綬郡邸曳裾王門飾躬慎儀以
奉朝謁可依前件

楊造等亡母追贈太君制

勅通事舍人楊造翰林待詔其亡母等生播徽華爰留
儀範訓保家之子爲有國之臣或相禮彤庭或待詔金
馬咸居禁近率有忠勤風樹之心必憂深而思遠矧
之澤宜自葉而流根並啓邑封各從子貴揚名之孝與

汝成之可依前件

張值李翱等二十人亡母追贈郡縣夫人制
勅壽州刺史張植亡母某氏等夫忠於上者教有所自
仁於下者恩有所延孝理之風實繇此作當今良二千
石皆與朕共理雖祿不逮養而名可顯親將慰匪我之
心宜流自葉之澤俾從子貴咸贈邑封

陳中師除太常少卿制

勅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陳中師早以體物之文待
問之學中鄉里選第甲乙科及筮仕立身皆有本末不
背俗以矯逸不趨時以沽名從容中道自致聞望累踐

郎署再參憲司官無卑崇事無簡劇如玉在佩動必有
聲爲時所稱何用不可朕以立國之本禮樂爲先今之
太常兼掌其事貳茲職者不亦重乎歷代迄今謂之清
選往復是命佇觀有成予方急才爾寧久次可太常少
卿

衢州刺史鄭群可庫部郎中齊州刺史張士階
可祠部郎中同制

勅某官鄭群等今之正郎班望頗重中外要職多繇是
選故其所選不得不慎必循名實而後命之群與士階
久典名郡謹身化下有循吏之風會課陟明宜當是選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掌祠曹一司武庫各領其要爾
宜敬之群可庫部郎中上階可祠部郎中

元稹可太子左諭德依前入蕃使制

勅通事舍人元稹東宮之有諭德猶上臺之有騎省也
清班優秩所選非輕朕前遣使臣往修戎好以稹言信
行敬命爲介焉揚旌出疆反駕奔命有所啓奏多叶便
宜乃知得人可以卒事故加是命以寵勸之可太子左
諭德依前入蕃使

盧昂量移虢州司戶長孫鉉量移遂州司戶同

制

勅萬州司戶參軍盧昂等項負疵瑕各從譴謫或遠
荒裔或未復班資旣逢蕩滌之恩俾及轉遷之命况聞
修省以克已固將校試而用能吾無棄人汝宜自効可
依前件

李石楊穀張殷衡等並授官充涇原判官同制

勅李石等用武之地曰涇與原合爲一鎮控扼夷虜朕
授布鉞責其成功布乃祇惕受命思有以自輔者因上
言石穀殷衡等學業才畫堪置幄中分務列官咸可其
請而布憂邊甚切選士必精爾宜各竭所能爲知已用
可依前件

李演除左衛上將軍制

勅王者法勾陳設環列非勲勤之將信近之臣則何以久張爪牙轉置肘腋者也某官李演嘗從德宗皇帝南蒐于梁籍名功臣謂之定難洎出分戎律入拱宸居內外周旋不懈于位交戰之下周廬肅然今之轉遷示益親信移領左廣仍叅夏卿夫八屯之警巡七萃之勤惰爾爲其正盡得察之宜惜前勞無隳乃力可依前件

康昇讓可試太子司議郎知欽州事兼充本州

鎮遏使陳俊徒監可試太子舍人知巒州事

兼充本州鎮遏使李曠可試太子通事舍人

知賓州事兼賓澄巒橫貴等五州都遊弈使

馮緒可試太子通舍事人知田州事充左江

都知兵馬使滕殷晉可試右衛率府長史知

灋州事兼充左江都知兵馬使五人同制

勅容州本貫經略招討左押衙兼右廂兵馬使康昇讓等有奉職徇公之勤有理戎殄寇之効其帥公素上章以聞吾方念勞爾宜受賞况容之諸郡有大小郡之兼職有重輕量能第功分命而往噫方藩雖遠朝聽甚卑有善必聞無功不錄吾言及此欲爾知之可依前件

西川大將賀若岑等一十二人授御史中丞殿

中監察及諸州司馬同制

勅丞相鎮蜀志在憂邊俾靜蕃蠻實資將校故加寵任以責成功某官某等若干人類例勲勞進登班秩憲官名重郡佐祿優叅以命之足爲榮獎爾宜恭承主帥慎守封疆戮力一心無落戎事可依前件

前右羽林將軍李彥佐服闋重除本官兼御史中丞知軍事制

勅軍有羽林用法星象統之爪士以拱宸居某官某前以忠勞選登戎衛而能劬勇力之士以備時使申誰何之令以奉徼巡夙夜祗嚴不懈于位旣終喪紀宜復官常假中執憲之名行上將軍之事勉修舊職用副新恩可依前件

奉天縣令崔鄴可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制

勅奉天縣令崔鄴大凡南宮郎無非慎選者也况官之屬有堆案盈几之文有月計歲會之課故員外郎不可逾時缺不待滿歲遷事劇才難斷可知矣而鄴自操白簡宰赤縣繩舉違謬惠養鰥惇皆有善聲著于官次豈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乎爾宜率廩人佐計務決繁析滯期有可觀可依前件

翰林待詔李景亮授左司禦率府長史依前待

詔制

勅某官李景亮夫執藝事上者必揆日時計勞績而後進爵秩以旌服勤况待詔官闈飾躬晨夜比於他職宜有加恩官坊衛官以示優獎可依前件

故鹽州防狄兵馬使康太崇贈鄧州刺史制

勅故某官康太崇嘗習韜鈴夙稱拳勇使之訓旅能叶武經使之守疆能著戎績永言殂謝宜及褒榮俾追寵於朱轡庶知恩於黃壤可贈鄧州刺史

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盧龍軍兵馬使張懿贈

工部尚書制

勅故某官張懿德善者將啓後人忠孝者克揚前列有懿必復宜其然乎而懿仗忠履義體仁養勇學究韜略藝窮騎射負幽燕之勁氣雖振其名有將相之長才不得其位命屈當代慶流後昆有外孝孫爲吾賢帥以忠許國以順克家揚名顯親自義率祖推恩外族歸美前修俾追八座之榮以輟九原之嘆可依前件

劉總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

勅李氏族茂本枝行光內則柔明繕性和淑保身輔佐良人克諸家道訓成賢女作相令門善積於中福延於後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

白集 卷五十一
式遵贈典用贊德芬宜從大國之封追正小君之命可
贈趙國夫人

蕭俛一子迴授三從弟伸制

勅吏部尚書蕭俛頃在台庭時逢郊禮大行慶澤先及
輔臣當延賞於胤嗣願推恩於友愛厥有典例因而從
之咨爾弟伸可恭成命可河中府叅軍

賈隣離吟切

入迴鶻副使授兼御史中丞賜紫金

魚袋制

勅少府少監賈隣行人之官官必有介所以敬玉事而
重國命也以爾隣稟訓台鼎飾躬摺紳自登班行多歷
年祀恪勤官次保守令名斯可以卒貳使臣諭申朝旨
宜假憲秩仍加命服以示兼寵儻之出疆况繼好二邦
奉辭萬里副車之任選亦不輕茲吾使能期爾復命可
依前件

張岷授廬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制

勅廬龍軍節度判官檢校刑部郎中張岷司徒總言爾
從事於幽薊之間有年歲矣嘗委事任備觀器用務叢
而益辨職久而彌勤頗出輩流宜加獎擢况公侯之嗣
幕府之英餘慶所鍾有才如是今以名郡寵而任之旌
善勸能仍兼中憲可廬州刺史

韓公武授左驍衛上將軍制

勅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將軍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公武我元老之令子也孝於家忠於國故出則秉旄鉞入為執金吾寵任益崇謙敬彌著而勤於夙夜疾癘所侵上陳表章乞就頤養夫環衛之列心膂之臣雖親信之寄則同而勞逸之間或異宜輟繁重俾從便安可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左驍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散官勲如故

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書記制

勅朝散郎行秘書省秘書郎姚元康儒林郎試太常寺協律郎鄭懿等益部浮陽皆大征鎮也文昌全略皆賢將相也而能以禮聘士以職任才多聞得人咸樂為用况爾等籌謀文藻各負所長苟能贊察兼掌奏記孜孜不怠翩翩有聲慰薦褒升其則不遠元康可試左武衛金吾衛兵曹參軍充劍南西川觀察推官散官如故懿可試左

楊玄諒等三十人加官制

勅右神策軍忻州行營兵馬使試太常卿楊玄諒等夫才不錄則勸善之道廢勤不賞則念功之典缺而玄諒輩凡三十人咸列禁戎遠從征討臨難有身先之勇奔

命無道弊之勞宜以祿秩酬其忠効所謂材不失選賞不逾時亦欲使爲善者不疑有功者速勸也可依前件

李益王昶杜元穎等賜爵制

勅李益等去年春朕以陵寢事大哀惶疚心而益等齋慄奔走各率其職俾予孝道刑于四海何嘗一日而忘之卽命有司舉常典凡爵之高下視執事之重輕有司亦能遵我成命第而次之進給益封無有不當由益而下爾宜欽承可依前件

王計除萊州刺史吳暉于鬼切除蓬州刺史制

勅王計等咸以材略載筆從軍藝學智謀霈然足用多

歷年祀備嘗艱危進退周旋不聞失道司徒弘正諱奏以聞因以竹符分命試吏而萊蓬二郡各介一方牧人者但不擾其心不奪其力則雖華夷南北土物不同皆可以自足自遂矣宜用此道往安養之可依前件

義武軍奏事官虞候衛紹則可檢校秘書監職

如故制

勅某官衛紹則服勤藩鎮敷奏關庭奉主帥之表章達軍府之情狀嘉其忠効宜可褒升俾洽新恩用充舊職可依前件

深州奏事官衛推誠原王友重可兼監察

御史充職制

勅某官韓季重上將臨戎陪臣將命諱其奏報頗盡事
情特加寵章用獎勞効王官憲職以示兼榮可恢前件

袁幹可封州刺史兼侍御史制

勅安南兵馬使封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袁幹委質藩方
悉知戎旅嘗驅寇盜累著功勞故命遷領郡符超升憲
簡足以安荒俗耀遠人敬而承之無替前効可封州刺
史

華州及陝府將士吉少華二千三百三十五人
各賜勲五轉制

勅某官吉少華等距河重鎮分陝近藩俾遏寇虞實資
士旅勞旣同力賞宜徧行次第其名書于勲籍可各賜
勲五轉

祭迴鶻可汗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月日皇帝遣使朝議大夫檢校
右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
裴通致祭于故愛登羅汨沒密施毗伽保義可汗之靈
粵以英武之姿雄奇之策撫有九姓制臨一方氣吞諸
戎名播上國况能嚮風納款繼好息人代爲親鄰歲入
職貢方賴威略共清寰瀛倚爲長城永固中夏而天殲

白集 卷五十二
驕子國喪名王奪氣色於陰山賈精光於窮宿凶訃云
至悲懷用深故遣使臣往將國命展弔奠之禮申哀榮
之恩猶有明靈當鑒誠意尚饗

蘇子嬰示弔薨文辛丑月廿日皇帝遣使贈諡大夫劍封

祭殿歸下干文

燠正轉

士淋勞類同八賞宜斷并太策其各書于燠蘇下各限
陳某官言少華善服所重論今刻武肅野臣家實資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二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中書制誥五

新體凡五十道

京兆尹盧士玫除檢校左散騎常侍兼中丞瀛
漢二州觀察等使制

勅夫疆理天下壤制四方乘時省置何常之有故方隅
未寧務先經略則專委方伯以摠統之及兵革甫定思
弘風化則並命連帥以分理之朕常以幽薊一方環封

千里延袤廣莫專制實難屬元戎改轅新帥進律因循
置制以叶便宜蓋王者施張變通之要也京兆尹盧士
政爲人端和爲政寬簡自尹京輦人甚便安令司徒總
籍甚爾名叶從人望河間列郡乞委士政因而可之必
易爲理况新造之府經始之政勞俸安輯是爾所能俾
珥左貂兼執中憲寵任不細勉哉是行可依前件

武寧軍軍將郭彙等五十八人加大夫賓客詹

事太常卿殿中監制

勅某官某頃以齊寇發征玉師致討武寧裨將五十八
人雖有元戎指蹤制勝實由衆技同心許國合力成功

宜以憲秩儲寮寺卿府監舉申賞典用益勲庸可依前
件

贈僕射蘇兆男二人妻兄一人並被蔡州誅戮

各贈太子贊善大夫等制

勅故某官男等淮寇之起爾陷其中能守父訓不失臣
節竟遇蠡蠹並爲鯨鯢葵將死而心傾劔雖埋而氣在
毒延禦侮禍及維私將賁幽魂宜追寵命俾贈青官之
秩用伸赤族之寃可依前件

王士則除右羽林大將軍制

勅羽林所設上法星文軍衛之中號爲雄重稱茲選任

百集 卷五十二
不易其人左驍衛將軍王士則勲戚之家義方之子發
身學劍餘力知書早踐班榮累叅環列職近而身彌檢
慎任久而心益恭勤卑以自居勞而不伐况一備禁衛
四爲偏將滯於久次宜有超升俾領上軍仍遷右廣統
良家之騎士訓期門之材官寵任不輕無墮於事可右
羽林軍大將軍

前穀熟縣令李季立授奉天丞兼監察御史充

迴鶻使判官制

勅某官李季立蕃國通聘使臣告行上請屬寮同役王
命以爾常爲令長頗有幹能加之恪恭可備選擇儼威
憲職兼命邑丞足示優榮勲勤任使可依前件

李懷金等各授官制

勅博野鎮都虞候殿中監李懷金等戮力戎行叶謀王
事旣展扞城之効彌章奉國之心不加寵榮何勸忠勇
敬授爵命勉思令圖可依前件

王日簡可朝散大夫德州刺史制

勅前代州刺史代北軍使王日簡吾聞任有才則事集
獎有勞則功勸以日簡嘗爲代守軍睦人安旌効所能
可居要地是用超登階級遷領郡符勵精壹意其聽吾
言夫主憂則臣勞時危則節見今寇戎暴起封域未寧

是忠臣奮奇謀烈士展殊効之日也朝立功而夕受賞
汝其念之哉可德州刺史

薛元賞可華原縣令制

勅前大理丞薛元賞旬服之制也樹以尹正承以令長
上下有統而理化行焉以元賞前爲廷尉丞察獄評刑
頗聞敬慎寺卿奏課邑宰缺員故移欽恤之心使布惠
和之化上承爾長下宰吾人無或越思而乖統理可華
原縣令

王承林可安州刺史制

勅安陸古鄖國也介荆漢之間承軍旅之後宜得謹良
長吏以養理之也前相州刺史王承林比刺安陽勤修
其職錄勞獎善故申命焉况爾生勲伐之家早階寵祿
宜自修立以光大其門爾當思勤儉以檢身務廉平以
臨下率吏用禮勸人歸農勿偵丑正切勿佻一遵吾之約
東可安州刺史

嚴綬可太子少傅制

勅東朝保傅歷代尊崇漢擇名儒任先疎廣晉求耆德
選在山濤實資六傅之賢用弘三善之道檢校司徒兼
太子少保嚴綬文雅成器恭謙致用出領重鎮以帥諸
侯入爲具寮以長卿士歷踐中外備嘗艱虞始三十年

勤亦至矣况理心以體道知命而安時是謂教誨之人
可領調護之任由保遷傳爾其敬之可太子少傅

源寂可安王府長史

勅義成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員外源寂早膺慰薦累
展才能謀畫有終恭勤無怠守臣推善列狀升聞可使
東帶立朝廷曳裾遊藩邸俾從賓佐入補王官

鄭枋可河中府河西主簿制

勅鄭滑觀察推官試太子通事舍人鄭枋名列士林職
叅軍府修身無闕從事有勞旣展勩於卽戎宜試能而
補吏俾之劔邑庶有可觀可依前件

喬弁可巴州刺史制

勅權知巴州刺史喬弁前假竹符俾臨巴郡一意爲理
三年有成州人借留廉使置奏旣因會課宜及陟明九
仞之功無虧一簣無忸真授而忘初心可巴州刺史

薛戎贈左散騎常侍制

勅夫有名於時有勞於國盡忠以事上遺愛而及下則
必生享寵祿歿加褒崇所以旌善人而勸來者故浙東
觀察使越州都督兼御史中丞薛戎挺英於冠族擢秀
於士林凡踐官榮皆著聲績及授符節委之察廉自江
而東政成人又老而將智病且知終方觀闕庭忽捐館

舍是用廢朝軫念加賻申恩俾增九原之光追備八貂之列可依前件

辛并文可淄州長山縣令制

勅趙州臨城縣令辛并文既有英材又知臣節遁逃寇難奔走道途言念忠勞宜加恩獎俾換銅墨移宰長山可依前件

知汴州院官侍御史盧蒙可檢校倉部員外郎
陝府院官盧台可兼侍御史鄭滑院官李克
恭可試大理評事獨孤操可衛佐並依前知
院事同制

勅鹽鐵官漕運職小大遠邇羅布於四方自丞相播兼領以來而撮大綱覆羣吏職以能進秩由課遷法無僭差人有懲勸今台蒙克恭操等咸當自舉分命以官勉副已知無忝成命可依前件

王智興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副使領本道兵馬赴行營制

勅沂州刺史御史大夫王智興李愿李愬之鎮武寧也汝為裨將勵節忘身濟成大功汝實有力獎其誠効擢授郡符海沂之間又著聲績宜加新命以寵舊勞仍提銳師往副戎律夫將之撫衆如子弟則衆之視將如父

兄苟推赤心而無疑必蹈白刃而不悔勉親士卒佇翦
寇戎可依前件

田羣可起復守左金吾衛將軍貞外置兼澶州
刺史制

勅前左武衛將軍田羣忠謹立身韜鈴嗣業自參戎衛
尤見恭勤而燕薊之間澶爲要郡公侯之後羣有令名
俾分符竹之榮佇濟弓裘之美宜奪情禮起而用之

楊於陵母亡祖母崔氏等贈郡夫人制

勅大孝存乎始終殊恩被於幽顯追榮之命安可廢耶
戶部尚書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風範有初光塵未昧
發揮婦道標表母儀施及孝孫陟于高位夫蘊德者垂
裕于後揚名者光昭其先俾彰積慶於中故許推恩而
上各從寵贈用顯貽謀可依前件

邵同貶連州司馬制

勅朝議大夫守衛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邵同寵在專城
職當守土不承制命擅赴闕庭違越詔條叛離官次將
懲慢易宜舉憲章可連州司馬仍馳驛發遣

鄭公達可陝州司馬制

勅朝議郎守原王府長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鄭公達衆
推士行時許吏才自列班榮尤彰恭恪夙夜匪懈春秋

已高宜罷曳裾之勤往贊坐棠之理是爲優秩用答令
名可守陝州大都督府右司馬散官勲賜如故

劉奉倫可起復謁者監制

勅朝議郎前行內侍省內謁者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劉奉倫古者有中涓謁者皆侍奉親近之臣也余之寵
秩亦由舊焉况奉倫有行藝可以飾身才幹可以掌務
監臨內署朝請中闈謹密端和甚宜厥職久於其事無
之實難宜加進秩之恩仍舉奪情之典勉承獎任勿替
初終可起復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內謁者監

王師閔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徐泗濠等州觀察

判官制

勅前徐泗濠等州觀察支候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
奉上騎都尉賜緋魚袋王師閔朕以師律授智與智與
以軍書辟師閔才旣爲知己用官不俟滿歲遷所以使
能而責理也然則贊廉察安戎旅旣命之後吾有望於
爾焉勉副所從佇展來効可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兼
殿中侍御史充徐泗濠等州觀察判官勲賜如故

薛從可右清道率府倉曹制

勅三品子薛從惟汝父平守吾藩鎮能以忠力殄寇安
人疇庸旣以啓封延賞亦宜及嗣勉承義訓無忝寵章

可朝散郎行右清道率府倉曹參軍

義武軍行營兵馬使高從政等五人河東節度
行營兵馬使傅義等二十四人並破賊可御
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制

勅古者賞不逾時所以勸勲庸也爵有加等所以激忠
勇也而某官高從政等以義武之師統晉陽之甲前蹈
白刃中推赤心大摧賊徒連告戎捷超榮速賞爾實當
之故視軍功迺遷憲秩破竹之勢其思有終可依前件
故奉天定難功臣試殿中監陳日榮等一十二
人可贈商鄧唐隋等州刺史制

勅春秋崇褒善之義國家厚追榮之寵其身歿而名不
殞時去而恩未及者大司馬得稽勲籍舉而行之故某
官某等凡十二人按狀徵書宜加寵命飾終之典其可
廢乎可依前件

段斌宗惟明等除檢校大理太僕卿制

勅義武軍節度都押衙兼侍御史段斌衙前虞候檢校
太子賓客宗惟明等寇虞未平將校方用宜以爵賞勸
其忠勞而斌奔命獻俘惟明奉章告捷各勤乃事咸造
于庭並加寵榮以示優獎斌可試太僕卿依前兼侍御
史惟明可檢校大理卿餘各如故

戶部尚書楊於陵祖故奉先縣主簿楊冠俗可
贈吏部郎中於陵奏請迴贈制

勅故某官楊冠俗貽厥孫謀垂裕後世揚其祖美不忘
先也以冠俗之棲遲下位道屈於時以於陵之光大其
門慶鍾于後生不逮事歿有追榮宜加義舉之心用舉
飾終之典可贈吏部郎中

故光祿卿致仕李恕贈右散騎常侍制

勅故某官某國老之子藩臣之兄嘗列棘以承家竟懸
車而捐館生加爵寵歿及褒榮茲惟舊章用慰幽窆
劉愔妻馮氏可封長樂郡夫人制

勅古者有策名命婦賜號夫人益積善於閨門而受封
於國邑也澤潞節度使劉愔妻馮氏傳芳茂族作合良
臣成此忠貞之功因於輔佐之力禮從夫貴慶叶家肥
俾開大郡之封以正小君之命可封長樂郡夫人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勅某官某等早稱武藝久隸軍麾稟命元戎服勤王事
或千里移鎮從爲紀綱或十乘啓行倚爲肘腋歷年
月積成勤勞不加寵榮何勸忠効並命憲職宜敬承之
並可兼侍御史餘如故

日試詩百首田夷吾曹璠等授魏州兗州縣尉

制

勅乃者魏亮二帥以田夷吾曹璠善屬文貢置闕下有司奏報明試以詩五言百篇終日而畢藻思甚敏文理多通賢侯薦延宜有升獎因其所貢郡縣各命以官而倚馬爰來衣錦歸去以文得祿亦足爲榮可依前件

衛佐崔蕃授樓煩監牧使判官校書郎李景讓授東畿防禦巡官制

勅某官崔蕃等咸因文行自致班序或佐衛蘭錡或典校蓬山各從所之將展其用夫司牧垆野備禦都畿所以班馬政而遏寇虞也茲皆重務爾勉贊之可依前件

李愬李愿薛平王潛馬摠孔戢崔能李翱李文悅咸賜爵一級并迴授男同制

勅封爵之設在乎賞勸有以褒德有以序勤聳善興功實由茲道而某官李愬等或望崇台鼎或委重旌旄爰及藩條共分憂寄有勞於事無怠于心宜疏爵以啓封許推恩而及嗣祇受厥命永孚于休可依前件

故工部尚書致仕杜羔贈右僕射制

勅故某官杜羔生於仁族發爲公器敦厚孝友本乎天性文學政事出於餘力自立朝右藹然素風司諫平刑駁議廉問凡所踐歷不懈于位以年致政以疾就第出

處進退皆叶時中遽此淪謝惻惻與念夫生有榮祿歟
有寵贈所以極君道厚時風亦聖人有始卒之義也宜
追端揆以申褒飾猶有精爽知吾不忘可贈尚書右僕
射

幽州兵馬使劉悚除左驍衛將軍制

以兄劉
悟奏請

勅某官劉悚夙負氣槩早習騎射才推燕趙之士學究
孫吳之書加以忠厚可當任用况有令弟為吾信臣節
著艱貞情鍾友愛夫寵寄於外莫重於藩垣委任於中
莫親於禁衛加此一職寵示二人豈不為榮季出叔處
可左驍衛將軍

前幽州押衙瀛州刺史劉令璆除工部尚書致

仕制

勅某官劉令璆渠尤切勲伐之家弓裘之嗣嘗修戎職亦
領郡符迨此遲暮知有止足夫壯而奮發以忠事國老
而知退以道安身人所難能理宜嘉尚俾超崇秩以寵
高年可工部尚書致仕

盧衆等除御史評事制

勅幽州節度判官盧衆等幽薊重鎮盧龍舊軍是吾北
門委在上將實資寮佐以濟謀猷爾等或參務戎旃或
專司奏記俱因事任各展才能而御史府官廷尉寺吏

白集 卷五十三
用申褒獎以勸忠勤勉奉元戎佇成嘉績

張偉等一百九十人除常侍中丞賓客詹事等

制

勅盧龍軍押衙兵馬使什將隨軍某等去爵賞行於上則忠勞勸於下有國之典其可廢乎吾思勦師自將及吏合聚衆力鎮寧一方緜以歲年積成勤效今以朝右貴秩官坊清班舉爲寵章用申酬獎

梁璲

徐酹切

等六人除范陽管内州判司縣尉制

勅盧龍軍節度要籍梁璲等咸以幹能早膺任使各參軍要同濟戎功言念恭勤宜加優獎郡掾邑佐分而命之仍兼舊職勉申來効可依前件

渤海王子加官制

勅渤海王子舉國內屬遣子來朝祇命奉章禮無違者夫入修職貢出錫爵秩茲惟舊典舉而行之

石士儉授龍州刺史制

勅石士儉東川帥涯上言士儉久習武藝兼通吏事可使爲郡責成其功吾聞江油巴夷雜處勿以遐陋而忘緝綏奉法愛人無負知巴可龍州刺史

韓萇授尚輦奉御制

勅韓萇局分六尚職奉七輦茲惟優秩列在通班以爾

立身頗恭守事甚謹宜有所獎可升於朝可尚輦奉御
孟存授成都府少尹制

勅孟存嘗參劇務亦牧疲人咸有能名得於主帥三蜀
征鎮屯于成都雖有忠賢委爲尹正至於贊修庶務通
統諸曹承而貳之實資亞理勉勤厥職無累所知可成
都府少尹

杜元穎等賜勳制

勅中書舍人杜元穎等有位於朝有勞於事不加慶賜
何勸恪勤宜各策名列于勳籍可依前件

商州壽州將士等賜勳制

勅某官某等夫勳者所以馭貴叙勞亢身庇族非因大
慶不降殊恩爾皆委質從軍服勤事國宜按勳籍分而
賜之可依前件

內侍楊志和等授朝散大夫制

勅楊志和等咸分要職列在內司慎靜檢身恭勤守事
宜以章綬命爲大夫佩服寵光爾無失墜可依前件

內常侍趙弘亮加勳制

勅內常侍趙弘亮等列名禁籍祇命宮闈多歷歲時積
成勞勳宜加勳賞以洽恩榮可依前件

烏行初授衛佐制

勅烏行初重胤之子早稟義方詩禮弓裘式聞不墜賞
延之典本勸忠勲環衛之官兼資慎擇非唯父任亦以
才升可佐衛曹參軍

烏重胤妻張氏封國夫人制

勅古者夫爲大夫則妻爲命婦况在小君之位未加大
國之封豈唯有廢徽章抑亦無勸忠力也某官某妻某
氏以鳴鳩之德作合邦君輔成勲猷馴致爵位雖從夫
貴未授國封今以南陽本邦善地錫爲湯沐加號夫人
茲乃殊榮足光閨闈可封鄧國夫人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二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三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中書制誥六

新體凡四十八道

鎮州軍將王怡判官李序先被賊中誅囚並死
各贈官及優卹子孫制

敕朕常思鎮異之間弔伐之際有仗順死義不吾聞者
因命弘正列狀以聞而某官王怡等頃陷艱虞思伸忠
効或名節將立併命於幽憂或義烈臨奮失身於戮辱

履危如虎尾視死如鴻毛若無褒揚何勸天下既降飾
終之命仍加身後之禮追崇延寵有越常倫冀使死節
之魂忠憤之骨知我憐憫歿無恨焉怡可贈左僕射序
可贈給事中

武寧軍陣亡大將軍李自明贈濠州刺史制

敕王師之討蔡平鄆也自明爲武寧裨將隸於元戎凡
所指蹤必先致命三軍之士于今稱之有勞未圖無祿
早代生不及賞歿而加恩庶使猛將義夫聞而相勸曰
死而不忘况生者乎可贈濠州刺史

裴弘恭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制

敕前度支河北權鹽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郎中使
持節貝州諸軍事兼權知貝州刺史侍御史充本州防
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恭九土之貢百品之貨
辨其名物謹其出納常在外府統以上卿宜求幹敏之
才以爲之貳而弘恭頃分權務兼撫郡民當軍興之時
法行政立則受藏之府事繁物殷量其器能可以專委
勉膺是任無替前勞可守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散
官勳賜如故

李昌元可兼御史大夫制

敕通議大夫使持節儀州諸軍事儀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上柱國李昌元弓裘令子疆場勞臣能讀父書甚識
戎事每在戰陣未嘗無功及委藩條亦聞有政而知臣
者君也賞勞者爵也亞相之秩威重寵崇加乎爾身以
勸能者可兼御史大夫

田穎可亳州刺史制

敕正議大夫前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洛州諸軍事
兼洛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田穎自別屯將壘專領郡城而能勤恤師人與之
勞逸故臨戎則士樂爲用撫下而衆知嚮方忠勲旣彰
能政亦著牧守之選吾所重之譙鄴之間人亦勞止授

爾印綬往勞來之宜推前心佇立後効可檢校右散騎
常侍使持節亳州諸軍事兼亳州刺史御史大夫本州
團練使鎮邊使散官勲賜如故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敕某夫人某氏等始播婦儀終垂母道教其令子爲我
良臣而皆茂著才名榮居爵位永言聖善宜及顯揚俾
追啓邑之封式表統家之訓可依前件

李佑授晉州刺史制

敕郡守之官與吾共理下之安否繫乎其人必稽前功
方降是命某官李佑夙負材器累經任用常領軍郡頗

白集 卷五十三
著政聲而平陽舊都近罷征鎮上疆事物既廣且殷藉爾良能爲予撫字夫均其征役簡其科禁謹身省事以臨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往弘是道以康晉人可依前件

武寧軍將王昌涉等授官制

敕王昌涉等早以材力召募從軍元和以來南征北伐咸有勞績著于一時主帥上聞乞加褒賞故以寺卿憲職序而寵之無棄前功在申後効可依前件

馬摠亡祖母韋氏贈夫人制

敕某官馬摠亡祖母韋氏播茲懿範始厥嘉謀施及孝

孫實居貴仕將明餘慶其在追榮不唯垂裕後昆抑亦光昭幽壤宜降封丘之命以慰令伯之心可贈某夫人路貫等授桂州判官制

敕藩隅之重委以侯伯軍府之要掌在賓寮貫等以文行修身以智謀從事佐廉問澄清之務撫華夷錯雜之人俾其又安實在叅贊宜及寵命以光所從可依前件
駙馬都尉鄭何除右衛將軍制

敕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徽道統茲騎吏其屬親賢某官鄭何擢秀士林挺質公器以貞和陶其性以禮樂文其身善積德門慶連戚里况久踐名

職累著聲猷念舊獎能宜加榮寵環列之尹不易其人
俾宣力於爪牙不失親於肺腑可右衛將軍餘如故

封太和長公主制

敕公主之封號也或以善地或以嘉名立愛展親茲惟
舊典第四女端明成性和順稟教靜無違禮故組紉詳論
切有常訓動必中節故環珮有常聲歲茂穠華日新淑
問乃眷肅雍之德俾開湯沐之封可封某公主

宋朝榮加常侍制

敕河東節度都押衙試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宋朝榮
嘗因戰功擢領邊郡揆能適用故有轉遷龍樓上寮衙
門右職雖有兼命未表殊恩宜加騎省之榮不改憲臺
之重以茲寵任足報忠勲爾其敬承無墮乃力可檢校
左散騎常侍餘如故

贈陣亡軍將等刺史制

敕故某官某等王師問罪至于淄青爾等同執干戈親
當天石忠而盡瘁勇而亡身或退卒于師或進歿于戰
俱死王事深側朕心念捐軀於軍前宜追命于泉下郡
守之貴以示褒榮可依前件

諸道軍將等授官制

敕平齊之役也諸軍指期衆校合戰某官等各輸戮勇

白集 卷五十三 五
同樹勲勤永思積日之勞頗愧踰時之賞故於獎授有所超遷朝右貴班官坊清秩或參憲職分以命之庶知我心不忘忠力可依前件

裴度韓弘等各賜一子官并授姪女壻等制

敕某官某等謁廟郊天改元肆眚是爲大慶與衆共之矧股肱心膂之臣與吾同體延賞任子其可廢乎爾等或以文華或以吏職有所修立稟於義方自當褒升况霑慶澤俾舉展親之典用叶推恩之道猶子愛壻各命以官爾其敬承無忝朝獎可依前件

入迴紇使下軍將官吏夏侯仕戡等四十人授

卿監賓客諮議衛佐同制

敕某官夏侯仕戡等前命鄭權之入迴紇也爾等參護使車用祇王命悉心盡力有恪恭跋滯之勤焉宜以省寺軍衛之班官坊府邸之列舉爲賓典分以寵之辨等旌勞於是乎在可依前件

盧昂可監察御史裏行知轉運永豐院制

請

時王播奏

敕虢州司戶參軍盧昂前負瑕疵事多曖昧今聞修省善亦昭彰况有大僚同知情狀且明非罪仍舉有才吾信人言遂可其奏爾思自効無辱所知可依前件

張惟素亡祖紘贈戶部郎中制

敕右散騎常侍張惟素亡祖某縣令某德合上玄才終下位命屈於當代慶流於後昆故其孝孫實登貴仕經曰無念爾祖詩曰貽厥孫謀此言孫之謀能顯揚其先祖之德能垂裕于後也不追榮於列宿曷旌德於太丘可贈戶部郎中

興州刺史鄭公達授王府長史李循授興州刺

史同制

敕鄭公達等或以行稱或以才舉進修所致班秩不卑改命序遷各適其用且乘朱輪於郡邸曳長裾於王門士子名宦至斯亦不爲不遇也立朝案部各敬爾官可依前件

權知陵州刺史李正卿正除刺史制

敕審材之要考察爲先吾之於人試可乃用李正卿頗關吏道因假郡符畏法愛人善於其職夫速旌其能則吏勸久於其政則化成未可轉遷就加真秩副吾知獎無怠始終可陵州刺史

知渭橋院官蘇洵授員外郎依前職前進士王

績授校書郎江西巡官制

敕某官蘇洵良以切嘗以幹良分領劇務受任稱職主者

白集 卷五十三
上聞績既有成賞安可闕前進士王績亦以藝學籍名
太常著其令聞及此慰薦一以課進一以才升咸加班
榮同以褒獎臺官校職爾各欽承可依前件

湖南都押衙監察御史王瓘可柳州司馬依舊

職制

敕某官王瓘取限切郡司馬之官秩祿頗厚凡在戎行有
軍課者多兼命以優寵焉而瓘以鞭弭橐姑勞切鞬經天切
從事征鎮前後主帥咸稱有功宜加新命仍率舊職蓋
欲旌往勞而責來効也爾其勉之可兼柳州司馬

安南告捷軍將黃士僚授銀青光祿大夫試殿

中監制

敕某官黃士僚倉台切戎首來降陪臣告捷服勤靡盬將
命無違宜以恩榮獎其勞効貴階崇秩兼而寵之可依
前件

王鎰可刑部員外郎制

敕刑曹郎闕朕詔執事擇可以善於其職者而殿中侍
御史王鎰自居殿中能察非法連鞠庶獄多協平允加
以溫敏靜專可當是選一歲之獄決在秋冬今方其時
宜敬乃職

京兆府司錄參軍孫簡可檢校禮部員外郎荆

南節度判官浙東判官試大理評事韓欽七

切可殿中侍御史巡官試正字晁朴可試協

律郎充推官同制

敕某官孫簡等凡使府之制量職之輕重以命官揆時之遠近以進秩俾等衰有常序遷次有常程勞均而名分定矣簡自登憲司佐相幕府暨糾天府皆有可稱而欽等亦以文學發身謀畫効用荆揚浙右實籍賓寮况今之公卿大夫皆由此塗出慎爾職事爾無自輕可依

前件

冀州奏事官田練可冀州司馬兼殿中侍御史

制

敕某官田練幹敏立身公勤濟事奉州將之手疏達軍人之血誠念其忠勞宜有寵擢假憲名於殿內遷郡秩於治中茲謂兼榮爾其敬受可依前件

薛常翺可邢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制

敕新授深州刺史薛常翺呼對切平蔡之役常領偏師實

立勲勞遂膺寵任今屬方隅多故將守用能且以翺之長材居邢之要地故命魚符換郡能軾移轅夫事至而功成時來而節見此忠良之事業也爾其念之哉可依前件

前件

牛元翼可檢校左散騎常侍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制

敕某官兼御史中丞權知深州事牛元翼命官之要凡試吏者必俟成效然後卽真而元翼有理戎之才扞城之畧權領軍郡能修武經士樂人安厥有成績是用假威臺憲真拜郡符仍以金貂示其兼寵吾聞忠臣立節烈士垂名其要無他得時而已勉竭才力副予斯言可依前件

王衆仲可衡州刺史制

敕前虔州刺史王衆仲聚學修身由文飾吏累經任使頗著良能前牧南康亦聞有政宜新印綬載領藩條而衡湘之間蠻越雜處無以俗陋不慎乃事無以地遠而怠厥心副吾陟明俟汝奏課可依前件

田盛可金吾將軍勾當左衛事制

敕右金吾衛將軍田盛夫仕官至執金吾古今所榮重也而盛生勲德門有文武略居貴介而無佚領誰何而有勞言念徼巡之功宜及轉遷之命處左攝事以表使能可依前件

陳楚男王府諮議參軍君賞可定州長史兼御史軍中驅使制

敕某官陳君賞夙承義訓幼有令聞專繼弓裘之名通
知軍旅之事因仍憲職兼佐郡符敬服寵章勉從任使
崔承寵可集州刺史制

敕太子左諭德崔承寵早登班級亟換星霜自陳力於
貴朝屢奉辭於外國職因事博績以勞成就列官坊既
申贊諭之美分符郡底佇聞刺舉之能宜勵公心祇承
寵命

前貝州刺史崔鴻可重授貝州刺史制

敕前貝州刺史崔鴻嘗牧貝丘能修其職及辭印綬頗
有去思相時之宜從人之望俾換新命再臨舊邦况聞
貯蓄時材諳詳物務而方州思理侯伯薦能勉勤爲政
之心勿忝知人之舉

前吉州刺史李繁可依前吉州刺史制

敕前吉州刺史李繁累奉藩條皆奏課第故移縉雲之
政俾牧廬陵之人雖降璽書未臨郡邸屬魚章改造熊
軾追還事既謀新職宜仍舊勉率分憂之任庶成來暮
之謠

瀛漢州都虞候萬重皓可坊州司馬制

敕某官萬重皓嘗資武力早備戎行頗歷艱虞亦聞勤
効而洛隅未靖遷轉從宜言念前勞宜加優秩可坊州

司馬

崔墉可河南府法曹參軍制

敕鄆曹觀察判官監察御史裏行崔墉文行飾躬公清奉職士林推美藩府薦能軍旅之間久資其用忠勤之後不殞其名宜拔才於功臣俾試吏於府掾可依前件

前河陽節度使魏義通授右龍武軍統軍前泗

州刺史李進賢授右驍衛將軍並檢校常侍

兼御史大夫制

敕文武之才內外迭用軍國之任出入遞遷斯所以優勲賢而均勞逸也某官魏義通以戎功積久榮委旌旄

某官李進賢以軍課居多寵分符竹各勤其職咸用所長是以河陽三城鎮靜而不擾泗濱一郡緝理而有勞我有禁軍爾宜分領親信則倚爲心膂動用則張爲爪牙苟非其人不付此任咸假貂蟬之貴仍兼憲職之榮勉哉二臣無替一志可依前件

李玄成等授官制

敕黔州觀察使兼度支使李玄成等或蘊蓄能才咨謀是藉或分領劇務課績有成並可奏書各遷憲職勉勤乃事無忝所知可依前件

馬摠準制追贈亡父請迴贈亡祖制

敕夫積善者慶鍾于後顯揚者光昭于先而摠貴爲邦君賢爲國士荷貽謀之訓用率義之文上獻表章有所陳乞朕念其祖德褒以臺郎所以復陳寔必興之言慰范喬泣涕之思庶使幽顯兩無恨焉可贈某官

權知朔州刺史樂璘正授兼御史中丞制

敕樂璘專習武經旁通吏道試補郡守以觀其能連帥上聞果副所舉夫審官之要在因其所長而任之則政速成而化易就也才旣試可官宜卽真何以寵之就加憲職可朔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神策軍推官田疇加官制

敕田疇官列環衛職叅禁軍慎檢有聞恭勤無怠顧是勞効例當轉遷郡佐官寮以示兼寵

裴敞授昭義軍判官裴佺授義成軍判官各轉

官制

敕裴敞等昭義義成今之重鎮實藉賓介以叅謀猷而二帥皆勤於奉公精於辟士度才而授職循序而請官頗合所宜咸可其奏可依前件

雲州刺史高榮朝除太子賓客河東都押衙制
敕高榮朝常領銳師入攻堅寇因累獎賞位至專城才有所長宜遷戎職功不可忘兼進榮班勉事元戎無替

勞効

韋綬等賜爵制

敕韋綬等去年春夏同奉寢園事集禮成副吾哀敬宜加封爵以報恪勤可依前件

烏重明等贈官制

敕故某官烏重明等夫生樹功勤歿加褒飾有國之常典也重明等在興元初常執勤于奉天策勲爲定難無祿卽代有勞未圖星歲屢遷光塵不昧聞鞞蒲糜切之念予心曷忘俾慰幽泉各追顯秩可依前件

羽林龍武等軍將士各加改轉制

敕夫軍衛警則內外嚴爵賞明則忠勤勸爾等咸以材力列于禁營屬去年以來屢陳儀仗雖加賜與未答勤勞因詔有司舉行賞典吾匪虛授爾宜敬承文武班資各從序進可依前件

新羅賀正使金良忠授官歸國制

敕新羅使倉部郎中金良忠等朕以文明御時以仁信柔遠聲教所及駿奔而來况溟漲一隅舟航萬里爾慕我化我圖爾勞隨其等倫命以寵秩無替前効永爲外臣可依前件

...

...

陳羈賢五刺金身忠愛官職國儲

谷發引並何封商判

...

...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四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二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異甫校

翰林制誥一

擬制附○凡三十四道

除裴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

門下朕聞后德惟哲臣德惟良在太宗時實有房杜贊
貞觀之業在玄宗時實有姚宋輔開元之化咸克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朕祗奉丕圖懋繼前烈思欲貞百度和
萬邦建中于人垂拱而理永惟房宋之化寤寐求思至

誠感通上帝眷祐果賴良弼輔予一人正議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垍器得天爵文爲國華行有根源詞無枝葉忠敬恭順貫之以誠心方潔貞廉輔之以通識玉立不倚金扣有聲洎內掌綸言密叅樞務嚴重有大臣之體溫雅秉君子之文每獻納之時動有直氣當顧問之際言無隱情遠圖是經大事能斷匡予不逮時乃之功及領地官且司邦賦會計務劇出納事殷投利刃而皆虛委焚絲而必理歷試已久全才益彰宜登中樞以副僉望夫宰輔者下執邦柄上代天工爲國著龜注人耳目爾尚降乃德以親百姓廣乃

志以序九流匡朕心以清化源從人欲以收和氣予欲宣力汝爲股肱予欲詢謀汝爲心膂予違望于汝弱勿謂不從汝言逆干朕心必求諸道獨立勿懼直躬而行明聽斯言敬踐乃位嗚呼罔俾房宋專美于前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賜如故主者施行

除段祐檢校兵部尚書右神策軍大將軍制

門下爲君之心惟功勞是念有國之典以賞勸爲先其有輯睦師徒保綏黎庶盡勤王之節建護塞之勳則宜進以官常委之軍要兼文武之秩叅內外之榮斯所以彰念功而明懋賞也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等州節度

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
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鴈門
郡開國公段祐早膺事任累著公忠名因義聞位以勤
致自分戎閫實控塞門明舉武經大修邊務士卒有勇
保障無虞虜不近邊農皆狎野展執珪之勤禮瀝戀闕
之深誠方圖爾勞且遂其志夫六官庀普弭切職大司馬
列于前二翼分師上將軍處其右長夏官以率屬領環
衛而拱宸苟非信臣安可兼委嘉乃實効副予虛求將
眞重其腹心宜進登於喉舌敬服休命勉揚令圖可檢
校兵部尚書右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散官勳封如故

王者施行

除趙昌檢校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制

門下王者以尚齒尊賢爲禮以念功任舊爲心况文武
之才有以兼備則中外之職所宜迭居所以寵舊勳而
優耆德者也前荆南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
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上柱國天
水郡開國公趙昌聚學飾身修誠致用久膺事任累著
勳猷統護交州威惠之聲克振鎮臨南海撫循之政有
經自移部荆門馳心魏闕增修職貢益勵忠勤爰舉寵
章用旌茂績夫望優四皓然後能調護春闈才冠六卿

然後能紀綱會府惟爾年德足尚可以周旋其間宜增
喉舌之榮以崇羽翼之任服我休命其惟懋哉可檢校
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鄭綱太子賓客制

門下王者重輔弼之任明進退之宜見可卽升知否則
捨茲朕所以推誠不惑與物無私者也銀青光祿大夫
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大學士上
柱國陽武縣開國侯鄭綱早以令聞入參禁署永惟勤
績出授台司期爾有終匡弼不違歲月滋久謀猷寔微
罔清淨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既乖素履且鬱皇猷宜
副羣情罷茲樞務朕以其久居內職累事先朝思厚大
臣貴全終始俾就優閒之秩用申寬大之恩可太子賓
客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加程執恭檢校尚書右僕射制

門下職叅揆務權摠戎麾必惟其人乃授斯柄自非望
崇垣翰功著旂常則何以副儀形之求稱節制之任我
有休命爾其敬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
節滄州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橫海軍節度支
度營田滄景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邢國公
食邑五千戶程執恭義勇立身忠愨成性聚爲事業發

白集 卷五十四 四
為勲猷歷事先朝久專外闡殿邦而山岳比鎮奉國而
金石為心動修武經居有循化洎執珪入覲班瑞言旋
忠懇內激於心誠恭順外形於詞氣爰舉疇庸之典稍
增命秩之榮方圖前勞且有後命朕思安封域望在勲
賢任既切於腹心位猶輕於喉舌以守土勤王之効雖
進官封念來朝述職之忠未加寵數特升右揆年在中
樞勉終永圖無替成績可檢校右僕射餘並如故

除王佖

薄密切

檢校戶部尚書充靈鹽節度使制

四年六月
十三日進

門下辭邊之要選將為先夫有統馭之才然後授以節

制之任有撫備之畧然後鎮以夷夏之衝期乎攘遏寇
虞慎固封域今予命爾時謂得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刑部尚書兼右衛上將軍寧塞郡王食實封二百五十
戶王佖忠厚立誠果斷効用慎始終而行有枝葉踐夷
險而道無磷緇早練武經果從軍職頃逢多壘實佐元
戎節著臨危功參定難位由勞致名以忠聞自列六卿
且司七萃星霜屢變金石彌堅宜申命於北轅俾遏戎
於南牧進地官以崇新命極勲秩以褒舊功中簡朕心
外諧僉議况五原重鎮諸夏長城修戎政莫先於威聲
牧邊民莫尚於惠實師維昆夷之悍訓必在和地為德

虜之隣撫宜以信勉率是道往分朕憂歲時之閒期於報政委望斯在爾其聽之可檢校戶部尚書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朔方靈鹽定遠城節度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賜上柱國散官實封並如故主者施行

除閻巨源充邠寧節度使制

四年十月十一日進

門下華夷要地實爲蕃漢鈇鉞重柄必授忠賢况乎倚角諸軍金湯中夏有坐甲護邊之旅任切於拊循有引弓犯塞之虞寄深於備禦內作心腹外張爪牙苟非信臣不在茲選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

右僕射兼羽林軍統軍御史大夫上柱國定襄郡王食邑一千三百戶閻巨源備知虜態明練兵符永惟頗牧之能宜授郇須倫切邠之寄長南宮而遷左揆壯西郊而委中權旣圖前勞且佇來効於戲千聯之帥可以觀政萬夫之長可以樹勲勉弘令猷副我休命可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邠州諸軍事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寧慶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功臣散官勲封並如故主者施行

授吳少陽淮西節度留後制

三月十九日

門下議事以制擇善而行是適變通庶臻康濟此王者

所以弘德而息人也况闡外重寄淮右成師建有德以
統藩方擢有才以領留府仰惟令典今舉行之彰義軍
馬軍先鋒兵馬使正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使持節
申州諸軍事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會稽郡王吳少陽
忠勞許國貴介成家蓄武畧於韜鈴宣吏能於符竹屬
元戎旣歿謀帥其難朕將選衆以升試可而用推掌戎
務已逾歲時而能和輯師人勤修土貢布寬簡有恒之
政動悅人情守恭順不踰之心靜俟君命有嘉大節可
假中權宜進列於貂蟬俾增威於貔武仍加勳秩式茂
寵章嗚呼重觀其能我故委之留事載佇其効爾宜勉

於後圖敬思是言往率乃職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
散騎常侍依前兼御史大夫使持節蔡州諸軍事權知
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管內支度營田申光蔡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留後仍賜上柱國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程執恭檢校右僕射制

七月十二
日夜進

門下臣之節極乎忠功君之柄先乎爵賞欲忠者之克
懋也故爵有加等欲功者之速勸也故賞不逾時古先
哲王實用茲道今我命爾因其舊章橫海軍節度支度
營田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起復冠軍大將軍左金
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滄

州諸軍事兼滄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邢國公程執恭業傳將畧名在勳籍蘊天爵以修已忠孝兩全竭臣節而事君夷險一致紀綱我列郡節制我成師動揚休聲靜著茂實自合符徵旅奔命出疆暴露歷於三時供億出於二郡整衆而身作師律伐謀而心爲戰鋒服金革而無辭當矢石而有勇兩晦識雞鳴之信風高見隼擊之威遠略旣申茂勲方集朕以恒陽之衆蠢爾無知毆彼生人致之死地每一念至惻然久之與其傷和而濟功曷若含垢而修德旣罷師旅爰圖勤勞効且居多賞宜從重俾自夏官之長特升右揆之崇獎忠勸功於如故主者施行

除郎官分牧諸州制

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誠哉是言朕每三復安得循吏副吾此心今之臺郎一時妙選嘗經任歷率有才用雖典曹庀普弭切事其務非輕而卹隱分憂所寄尤重是用並命分牧吾人歲時之閒期於報政戶部郎中某可某州刺史兵部員外郎某可某州刺史云云朕高懸爵賞佇期酬効咨爾夙夜其念之哉無俾龔黃專美前代

除張弘靖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夫佐佑天子變理陰陽平章法度登進賢哲外撫夷狄內安元元使百官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也朕思得良弼馴致此道咨予命汝其殆庶乎某官張弘靖惟乃祖乃父代居相位咸有成績書于旂常爾有忠正恭肅文以禮樂日濟其美振揚家聲一時之人謂之才子亟登清貫益著令聞洎出刺陝部移鎮蒲坂政不苛細甚得人心寮吏將卒皆樂爲用清簡之化聞于京師由是鄭風緇衣之好漢庭玄成之美朝望時議翕然與之人謀既同朕志亦定乃用登爾于佐輔授爾以

大政尚克欽乃嘉命業乃代官竭其股肱服我前訓嗚呼三代爲相邦家之光爾其念哉無替乃前人之徽烈

授范希朝京西都統制

閶闔風至太白星高謀帥護邊國之大計某官范希朝忠貞勤儉以爲質惠和智勇以爲用一代名將三朝信臣朕以西邊列鎮三四若有摠統則易成功思得良帥有威名者并護諸將歲一巡邊乘秋順令揚其威武則南牧之馬引弓之人知我有備不戰而去誰可任者無如希朝以爾有朔方之勞有振武之効功在疆場刑秋切名聞兗戎惟實與聲皆副是選今拜爾爲大將尊爾爲

白集 卷五十四 九
司徒節制進退一令諮稟倚望如右可不慎與可充京
西都統

贈吉甫先父官并與一子官制

敕某官李吉甫出入將相迨今七載而能修庶職敘彝
倫毗予一人以底于道夙夜不怠厥功茂焉夫忠於君
者教本於親寵其身者賞延于嗣於是乎有飾終之命
有任子之恩所以感人心而勸臣節也惟茲舊典可舉
而行

除李絳平章事制

昔在堯舜聰明文思尚賴良臣實相以濟况朕薄德不
逮先王是用急疾於求賢置之於左右俾承弼納誨以
匡不逮言雖逆耳必求諸道事苟利人咸可其奏茲足
以宣股肱之力成天下之務歷選多士爰得良輔乃降
厥命其聽之哉某官李絳齋莊嚴重內明外直進退舉
措有大臣體自叅內職每備顧問忠讜之操終然不渝
及貳地官專領財賦未逾周月亦有成績歷試多可人
望攸歸俾登中樞無易絳者於戲爾以文學入仕以正
直奉上才膺大用職亦屢遷十年之間位至丞相可以
報國在乎匪躬欽哉懋哉無忝朕命

授韓弘許國公實封制

梁宋之交水陸合會人雜難理軍暴難戢因變肆亂往往有焉唯此一方朕常憂慮今有良帥鎮而撫之政立功成宜舉賞典某官韓弘以長材大略作我藩臣本於忠力輔以政理自分闡寄在浚之郊嚴貞師律恭守朝憲訓兵積粟明罰信賞軍和食足禮節並行河南晏如于茲一紀是則有大勲於國有大惠於人會課議功無出其右夫有過人之効則有加等之命古之王者所以賞一人而天下勸者用此道也可不務乎是用建于上公授之真食以示殊寵以旌殊績欽我休命子孫其保之

除裴度中書舍人制

司勳郎中知制誥裴度以茂學懿文潤色訓誥體要典麗甚得其宜施之四方朕命惟允况中立不倚道直氣平介然風規有光近侍臺郎滿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真授

除蕭俛起居舍人制

左補闕翰林學士蕭俛頃居諫列職同其憂夙夜孜孜拾遺左右朕嘉乃志選在內庭自叅密近益見忠謹始終不替充足多之記事之官一時清選俾膺是命以弘勸獎

除崔羣中書舍人制

庫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崔羣端厚和敏飾以文學
溫溫忠敬得侍臣之風自列內朝兼司誥命事煩而益
密職久而彌精六年于茲勤亦至矣况小大之事常所
訪問盡規極慮弘益居多所宜寵以正名式光禁職敬
乃嘉命其惟有終

獨孤郁守本官知制誥制

考功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郁爲人沈實敏行寡言粲
然文藻秀出於衆累升諫列再秉史筆洎掌功論率以
直聞求之周行不可多得而掖垣近職綸閣重選俯詢
時議爾宜居之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京兆府鄠縣尉沈傳師庶職之重者其史氏歟歷代以
來甚難其選非雄文博學輔之以通識者則無以稱命
今茲命爾其有旨哉昔談之書遷能修之彪之史固能
終之惟爾先父嘗撰建中實錄文質詳略頗得其中爾
宜繼前志率前修無忝爾父之官之職可左拾遺史館
修撰

除許孟容河南尹兼常侍制

昔吳公素安爲河南尹守皆能以廉平清肅馭吏教人

孰能繼之我有良吏某官許孟容才志甚大言論甚高
在臺閣閒藹然公望嘗尹京邑觀其器用臨事能守當
官敢言不吐剛以茹柔不附上以急下政無煩碎甚合
衆心及是轉遷頗有遺愛河洛千里都畿在焉凡所選
任必歸望實考言詢事非爾而誰不忘舊政可立新績
仍以騎省申而寵之

除李程郎中制

隋州刺史李程頃以詞學入參訓命旋以才用出領詔
條漢東大郡委之共理勵精爲政三年有成中外序遷
朝之彝典尚書郎缺爾宜補之

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

華陰令卒非選補時調租勉農政不可缺前鎮國軍判
官試大理評事裴克諒久佐本府頗有勤績屬邑利病
爾必周知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

贈高郢官制

故尚書右僕射高郢立身從事皆有本末在亂不汙可
以言忠守官不撓可以言直以道佐主可以言正以年
致仕可以言禮有一於此人鮮克舉况備四者不亦君
子乎天不憇遺深用軫悼宜加褒贈以旌其風仍俾善
人聞而知勸可贈某官

貶于尹躬洋州刺史制

中書舍人于尹躬其弟臯謨賊汙狼藉雖無從坐之法合當失教之責然以典職詔命恭勤五年我卽念勞爾宜思過俾居近郡茲謂得中

贈裴垍官制

故太子賓客裴垍忠正恭慎佐予爲理事君盡禮徇國忘身積憂與勞構成疾恙以至淪逝念之惻然頃屬多故未申禮典永惟褒飾寧忘于心今則命數之間宜從加等庶使忠於君者有以勸焉可贈某官

除軍使邠寧節度使制

金方之氣凝爲將星王者法天選命豪傑授之以鉞拜爲將軍以威西戎以護中夏而倚望若是安可非其人哉某官某出忠入孝仗信抱義行有餘力學劍讀書鬱然將材用兼文武自領軍衛爲我爪牙夙夜警巡不懈于位材官知訓環列增勲服勤五年茲爲成績可以移用使之守疆郇須倫切邠大藩控扼胡虜若得良將則無外虞知臣者君非爾不可仍加副相以重是行勉樹勤勞式光寵擢

除韋貫之平章事制

周宣漢宣繼體之主一得申甫一得魏丙咸克致理號

白集 卷五十四
為中興朕嗣位以來永監前烈惟是賢俊寤寐求思歷
選周行乃獲時彥宜以政柄舉而授之某官韋貫之溫
重明正國之公器當官必守臨事能斷簡在朕志迨今
累年乃者擢居諫司以觀其直出領符竹以觀其理煩
之劇務以觀其用訪之大政以觀其體歷試必中衆望
允屬倚之為相僉曰宜哉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夫臣事君以忠后從諫則聖靡不有始鮮克有終
理化不成恒由於此今我與爾永終是圖雖休勿休以
臻其極嗚呼二宣之業吾有望焉

除拾遺監察等制

渭南縣尉庾敬休等咸文行清茂士之秀者官從吏列
擢在朝行各隨才用分命以職司諫執憲佇有可稱

除范傳正宣歙觀察使制

古之諸侯三載考績選其賢者命為長率所以勸功行
而興理化也蘇州刺史范傳正文學政事二美具焉選
自郎署出分符竹江南列郡連領者三所至之部悉心
為理明諭朝旨恭守詔條謹身省事以臨其下政簡而
速意誠而明吏不能欺人是以息而去思之歎來暮之
謠往復有政聞於人聽雖古循吏蔑以加之朕以陵陽
輿襄土廣人庶其地有險所寄非輕跡其前効可當此

選况黥

於宜切

歛之遺愛尚在吳興之新政方播升車便

道足慰人心固當望風自安計日而理倚注於爾往宜
欽哉

邊鎮節度使起復制

執親之喪三年禮也聖人不得已而奪之金革之事無
避權也忠臣不得已而從之某官某握我兵要守在塞
門忠勇威惠合以爲用師人悅附戎虜畏服迨彼諸部
聞其姓名况歲廣屯田日討軍實載陳遠略方集大勳
自罹家艱遽致心政茹荼銜恤已過旬時而軍旅不可
以無帥疆場不可以無主且慮人慢或生戎心蓋臣節

大於孝思王事急於情禮捨輕從重徇公滅私變而通
之正在於此俾加戎秩用護邊封往服舊職無違朕命
除任迪簡檢校右僕射制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先王所以匡飾天下也其
有忠勞輸于國惠澤及於人高位厚賞朕無所愛某官
任迪簡頃以本鎮元戎來朝俾佐師律實掌留務屬偏
裨不軌誘動軍部亂行忤命至于再三而迪簡冒白刃
於戎首置赤心於人腹挺身誓衆固不率逆群情既歸
因命爲帥况閭閻蕩析思積切倉廩匱竭野有餓殍軍無
見糧又能推恩信以結衆心率勤儉以勸生業士旅悅

附流庸思歸周月之間泰然安堵開置幕府叶和親鄰
俾予無憂時乃之力夫爲將守立功如斯不加爵賞何
勸來者建官惟百端揆長之自非勲賢不在此選以是
加等之命寵乃殊常之績俾增威於闔外仍就拜於軍
中爾其欽哉無替厥命

除常侍制

某官某往以強毅剛正見稱於時擢在左曹俾之駁議
旋以言動小有過差左遷遠藩亦聞有政雖經三黜僅
歷二紀而堅直之氣終然不渝人之所難亦足嘉尚宜
可束帶立之于朝正色讜言時有所取俾登西掖仍

右貂從容前後以備顧問

除裴武太府卿制

聚九州之賦辯百貨之名按其度程謹其出納孰爲主
者外府上卿務殷秩崇不易其選某官裴武有通敏之
識有倚辯之才以茲器用早膺任使小大之務罔不勵
精累有勤績存乎官次而受藏之府國用所資若非使
能何以集事俾陞顯列仍委劇務爾宜率其官屬欽乃
職司會祭藏出入之要修權量平校之法以遵成式無
使改易謹而守之斯爲稱職

其大州之起辨百官之名辨其與野蠻其出條據為上
 創奏左太初卿備
 百餘年容而遂以蘭蘭問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五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異甫校

翰林制誥二 凡四十三道

杜佑致仕制

敕盡悴事君明哲保身進退始終不失其道自非賢達
孰能兼之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長才名略爲國元臣
歷事四朝殆逾三紀出專征鎮爲諸侯帥入贊台衮爲
王室輔嘉猷茂績中外洽聞寵任旣崇勤勞亦至頃以

年登致仕退請懸車方深倚注久未得謝勉就牽率迨茲累年今抗疏披誠至於數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期於必遂理不可奪守冲知止佑實有焉賢哉大夫今古同道宜從優異之命式表褒崇之禮尚資耆望俾傳東朝可太子太師致仕如天氣晴和亦任朝謁昔祁奚申叔皆就請老國有大事入議否臧忠臣愛君豈必在位永觀前事期副茲懷

鄭涵等太常博士制

某官鄭涵等並早以文行久從吏職輩流之間頗爲淹滯况雅有學識進修不已禮官方缺宜當此選凡朝廷禮制或損益有宜中外謚議或褒貶不決爾爲博士皆得正之所任非輕各敬乃事並可太常博士

除韓臯東都留守制

國之都府半在東州未遑時巡方委留鎮非位望崇盛加之勤舊者則不足以允僉屬而副重寄也刑部尚書韓臯名德之後鬱然公才正行通規貫于終始累遷臺府連鎮藩維入修職業出樹風聲故多遺愛著聞中外况一登朝序殆三十年舊德耆望無居其右俾又東夏僉以爲然乃加冢卿以示崇寵敬服嘉命永孚于休可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白集 卷五十五
中書舍人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

典郊祀之禮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清明正者不足以處之中書舍人韋貫之沈實賢峻文以禮樂行成於內移用於官公直之聲滿於臺閣頃以詞藻選登禁掖秉筆書命時稱得人久積勤勞宜有遷轉可使典禮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第俊秀儀曹之選僉議所歸往修乃官無替厥問可禮部侍郎餘如故

薛存誠除御史中丞制

庶官之政得人則舉况中執憲準繩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蓋一職修者其斯任之謂歟給事中薛存誠選自郎署列于左曹居必靜專言皆謹正章疏駁議多所忠益可以執憲立于朝端况副相方缺臺綱是領糾正百官爾得專之夫直而不絞威而不猛不附上以急下不犯弱以違強率是而行號爲稱職敬服斯命往其懋哉可御史中丞餘如故

前長安縣令許季同除刑部郎中前萬年縣令

杜羔除戶部郎中制

前長安縣令許季同前萬年縣令杜羔等頃自郎署分宰京邑而長吏待之小乖常禮雖同辭託故動未得中然遠恥以退道不失正各從免職亦旣踰時况文行政

能皆推於衆詢諸時議宜有遷授尚書郎缺方選才良
憲部人曹俾膺並命季同可刑部郎中羔可戶部郎中
京兆少尹辛祕可汝州刺史制

京兆少尹辛祕頃守吳興時逢擾亂安人殄寇節効可
稱出倅戎車入貳京輦亦有政績著于官常今以汝邠
軍郡之大方求良吏委之分憂詢事考能爾當其選往
卽乃士以舒吾人可汝州刺史

除李遜京兆尹制

近歲京兆長吏數遷誠不便時抑有其故或鈐其廉鍵
切展不謹吏緣爲姦或鉤距大煩人受其弊旣非中道

皆不得已而罷之宜求恬智寬猛相濟者親諭斯旨使
久於其職以息吾人浙江東道觀察使御史中丞李遜
十年以來連守四郡或紛擾之際或荒饉之餘威惠所
加罔不和輯賞其殊績擢在大藩自臨會稽一如舊政
况省科禁以便俗通津梁以息征動遵詔條深副朝旨
江南列鎮良帥則多集課程爾爲稱首而內史之選
久難其人今予所求唯爾可使雖表率州部其委非輕
然尹正京師所資尤急宜輟材於浩壤佇觀政於輦轂
望爾有成無替厥命可權知京兆尹

除孔戣等官制

戣渠爲切

渾金璞玉方圭圓珠雖性異質殊皆國寶也是故能官人者亦辯而用之諫議大夫孔戣靜專貞白不涉聲利執言守事無所依違駕部郎中薛存誠廉潔直方飾以詞藻中立不倚介然風規吏部員外郎王涯端明精實加之以敏懿文茂學尤推於時並歷踐朝行恪勤官次諫垣郎署藹其休聲宜加公獎擢在近侍左右禁闥可以同升必能評奏臺議發揚綸誥臨事有立屬詞可觀各隨所長分命以職祇奉乃事無替厥猷存誠並可給事中涯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除李建吏部員外郎制

六官之屬選部郎首之歷代以來諸曹郎之中擇其踐歷久考第高加以有器局律度者遷焉今之選任亦由是矣兵部員外郎李建文行才理公勤課績可謂具美宜居厥官歲調方殷勉勤爾事可吏部員外郎

除劉伯芻虢州刺史制

給事中劉伯芻以文雅才名給事左闈實掌駁議再逾歲時亦謂恪勤宜從遷轉而虢略近郡黎人未康藉爾良能爲予撫字懸賞佇効勉哉是行可授虢州刺史

除周懷義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制

西受降城尤居邊要西戎北虜介乎其閒委之郡符建

白集 卷五十五 五
以戎號將守之選宜乎得人前汝州刺史周懷義久列
禁衛嘗從征伐又領軍郡率著勤功宜加獎用可屬憂
寄况茲要鎮實扼戎吭倚角諸軍肩鏑右地牧人訓旅
兼領非輕無替前勞在申後効可豐州刺史天德軍使

除某官王某魏博節度使制

師長之選重難其人况河上列城鄴中雄鎮初喪良帥
思安衆心若親與仁方膺是命某官王某出忠入孝根
乎至性好學樂善出於餘力發自修已施于爲政可以
守土可以長人今兩河之間三軍乏帥是用命爾領茲
大藩澄清魏風輯理相土爲我垣翰永孚于休往其欽

哉無替厥職可魏博等州節度觀察使

除某節度留後起復制

懋勲德者慶鍾于嗣襲忠順者教本於親於是乎有代
及之恩有賞延之命所以光子道而激臣節也茲惟舊
典可舉而行某官某惟乃祖父勤勞王家咸有忠功書
于甲令降及於爾亦克負荷早承義訓久倅戎麾自罹
閔凶能著成敬恭俟朝命靖安人心雖在幼冲足可嘉
獎今屬元戎初喪衆望顯然宜選親賢以爲統帥留府
之事俾爾專之加戎秩以尊哀遷冬卿以示寵奉揚新
命無忘前修爾宜懋哉懸賞佇効可節度留後檢校工

部尚書

除薛平鄭滑節度制

武牢以東至於白馬形勢之地水陸之會宜擇文武兼備者以爲守臣右衛將軍薛平自司禁旅爲我爪牙訓整警巡能宣其力嘗使于絕國可謂有勞嘗牧于大郡亦聞有政况忠厚爲質通明爲用秉吏道之刀尺襲將門之弓裘可以爲三軍之帥可以理千乘之賦俾輟才於北落往節制於東方爾宜式遏四封輯寧百衆明簡稽以實軍旅信賞罰以勸吏人勉率乃職無忝厥命仍以冬卿副相兼而寵之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除盧士攻劉從周等官制

君有舉左史得書之政有闕諫官得補之二職者歷朝之清選也前侍御盧士攻嘗在西川時爲從事亂危潛伏能潔其身前監察御史劉從周頃佐宣城奉公守政端士之操終然不渝時所稱論並宜甄獎况學術詞藻見推於衆並命清貫僉以爲宜記事盡規各佇能效士攻可起居郎從周可右補闕

張正一致仕制

前諫議大夫張正一學行器用爲時所稱擢居諫官冀効忠謹雖年齒未暮而衰疾有加所宜頤養不可牽率

白集 卷五十五
俾移優秩以從致政可國子司業致仕

張正甫蘇州刺史制

浙右列城吳郡爲大地廣人庶舊稱難理多選他郡二千石之良者轉而遷焉鄧州刺史張正甫自領南陽僅經三載廉平清簡以臨其人人安政和理行第一宜以大郡推而廣之用旌前勞且佇來効可蘇州刺史

崔清晉州刺史制

左司郎中崔清以才良行敏補尚書郎頗積公勤宜加獎任頃嘗爲郡亦聞有政平陽舊壤時謂名藩得才唯能方可共理安人訓俗佇有成績可晉州刺史

除柳公綽御史中丞制

中憲之設糾謬懲違一引其綱百職具舉非清與直不稱厥官諫議大夫柳公綽忠實有常文以詞學介然端直有古之遺風頃居臺憲累次郎位持平守正人頗稱之擢首諫司器望益重今副相缺位中司專席惟有守者可以執憲惟無私者可以閑邪詢事審官爾當是選光昭新命振起舊章宜一乃心以揚其職可御史中丞

除田興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制

馭下安人其道不一或序能以次用或因效以拔才所命雖殊同歸共理某職某官田興時屬本軍初喪戎帥

亂政咸啓羣心不寧而興列在偏裨奮其義勇謀成必
中事至能斷智畧所及指麾所加一軍獲安百衆附悅
連獻章疏恭俟制命有節有禮朕用嘉之夫以將材如
彼軍情若此允膺不次之舉可貴非常之功是用寵之
冬卿擢爲大將仍以印綬就拜軍中其敬之哉無墮乃
力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博等州節度觀察
等使

除鄭餘慶太子少傅制

東朝三少歷代重選不必備位在乎得人吏部尚書鄭
餘慶貞明儉素有占人風發自修身施於爲政出入中
外多歷要重咸有勤績存于官次况動中禮法學綜經
玄是謂羽儀之臣可居師傅之任輔我元子爾其勉敷
可太子少傅

除裴堪江西觀察使制

江西七郡列邑數十土沃人庶今之奧區財賦孔殷國
用所繫茲爲重寄宜付長才同州刺史裴堪素蓄器幹
久經任遇日者資其忠諒入爲諫議大夫藉其良能出
爲左馮翊曾未周歲政立績成區區一郡未盡其用鍾
陵要鎮可以委之夫簡其條章平其賦役徇公率正以
臨其人而人不安未之有也祇服厥命往修乃官仍兼

中憲以示優寵可江西觀察使兼御史中丞

贈杜佑太尉制

生有爵祿歿有褒贈此王者所以崇哀榮之禮厚君臣之恩况有輔臣所宜加等某官致仕佑以通濟之才公忠之節逢時入用爲國大臣外領藩鎮內參台鉉積勤盡悴迨過三紀左右于位亦旣八年天不憖遺奪我元老憫然興歎實軫于懷永言褒榮俾峻禮命上公之秩用賁幽靈嗚呼錄舊旌勞知予不忘可贈太尉

除孔戢萬年縣令制

京邑今缺多擇尚書郎有才理者補之兵部員外郎孔戢自御史府遷夏官之屬凡所蒞職一心奉公在郎闕聞稱有名實加以文學緣飾吏能俾宰京劇佇有成效

除裴向同州刺史制

馮翊之地密邇郊畿分內史之政參京師之化俾善所職其在得人京兆少尹裴向器蘊利用學通政事久試吏治頗著良能累守大郡入亞天府奉上撫下皆有可備左輔之重爾膺其選况征賦猶重人庶未康實望良才與之共治勉副所舉往修厥官可同州刺史

除武元衡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朕嗣守丕業迨將十年實賴一二輔臣與之共治故外

鎮方域則仗以爲將有絳侯厚重之質有邴吉寬大之風自登台司克厭人望頃屬巴蜀軍後人殘權委節施俾往鎮撫信及夷貊恩加疲瘵每因利以施惠不易俗而修教政無苟得人用便安惠茲一方時乃之績報政既久屬望益深宜歸左輔以叅大政夫坦然公道可以敘衆才曠然虛懷可以應群務弼違救失不以尤悔爲慮進善懲惡不以親讎自嫌用此輔君足爲名相欽率是道往復乃官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除李夷簡西川節度使制

征鎮之大實惟蜀川西距於戎南漸於海有重江複山之險有長轂堅甲之旅水陸交會華夷雜居疇能治之我有良帥山南東道節度使某官李夷簡以正事上以簡臨下仗茲器用累當任遇執憲之難也爾爲臺丞其職甚舉司計之重也爾調邦賦其効可稱爰資長才出領重鎮自摠符鉞于漢之南專奉詔條削去敝政均穀籍不一之賦罷舟車無名之征近悅遠來歸如流水俗用丕變人迄小康三載考功爾爲稱首進其右秩遷于大藩以均惠乎四方以旌勸乎羣吏昔文翁明於教化持中種切嵩優於政能巴蜀之間遺美猶在不替前効可以副之佇聞有成用光厥命可檢校吏部尚書劍南西

川節度等使

除袁滋襄陽節度使制

漢以二千石之良者人爲公卿周以六官之賢者出兼侯伯內外之任所命則殊至於治軍國寵忠賢其致一也戶部尚書袁滋奉上甚勤臨下甚簡安人附衆尤是所長須資其能移鎮東郡略其科禁緩其征徭政不滋彰人用休息在部七載績成課高璽書徵還益聞遺愛老幼遮道事鄰古人朕方勤卹疲民褒獎循吏累月再命其有旨哉舉鄭滑之政也故旌武公之美寵以司徒憂襄漢之人也故仗叔子之才委茲征鎮類能而使其

在此乎勉揚厥聲無替前効可某官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歸登右常侍制

近侍之列騎省爲貴歷代迄今選任頗重必詢望實而後命之工部侍郎歸登朴忠沈厚心無詭詐介圭不飾止水無波澹然自居以致名稱抱此素行歷踐清貫掌議左掖職冬官歲時滋深體望益茂可以備顧問應對之選列言語侍從之臣冠附貂蟬立之于右訪諸時論僉以爲然可右散騎常侍

李程行軍司馬制

隋州刺史李程頃自周行出分憂寄漢南大郡守之五年頗著良能宜當選獎况專習文學通知兵事西南重鎮初委元戎慎選副車爾當此舉三軍之重俾往貳之仍加憲職以示優寵可御史中丞劍南西川行軍司馬

李甌虞部郎中制

金州刺史李甌雅有文藝飾以政事早從吏職久領郡符謹慎廉平頗副所任虞曹郎缺命以序遷敬茲寵名勉守厥位尚書虞部郎中

牛僧孺監察御史制

河南縣尉牛僧孺志行修飾詞學優長頃對策于庭其

言甚直累從吏職頗謂滯淹訪諸時論宜當朝選俾升憲府以觀其才可監察御史

裴克諒量留制

華州刺史奏華陰令裴克諒在官清白奉法考秩向滿其政如初借留三年用觀成績朕方旌求良吏俾養黎元適副所懷宜可其奏

張聿都水使者制

前湖州長史張聿頃以藝文擢升朝列嘗求祿養出署外官名不爲身志亦可尚喪期旣畢班序當遷俾領水衡以從優秩可都水使者

薛伾

鋪杯切

鄜

芳無切

坊

觀察使制

鄜時延安抵于中部羌夷種落散在其間戎夏雜居易
擾難理宜選寬明之使通知邊事者委以符節而糾綏
之右金吾將軍薛伾服勤戎職練達吏道出入中外絲
歷歲年能一乃心以宣其力自加寵遇再執金吾徼巡
有嚴夙夜匪懈在公若是何用不臧况爲人沉靜內肅
外和按俗守封是其所善宜輟務於誰何俾宣風於廉
察庶乎勞徠諸部綱紀列城奉詔條以安人參戎索以
訓旅欽承厥命往復乃官仍踐冬卿式光重寄可檢校
工部尚書充鄜坊等州觀察使

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
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
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爲史官記事書法必無
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李暈安州刺史制

宿州刺史李暈勲闕之門嗣生才略久參戎衛頗著勤
勞試守列城觀其爲政屬汴泗之右創畫州居府署城
池委之經始一日必葺三年有成且聞公勤宜有遷轉
重分憂寄再佇良能往安吾人無忝厥命可安州刺史

竇易直給事中制

前御史中丞竇易直器質識智厚重閒敏文合法要學
通政經累踐臺郎擢司邦憲寬猛舉措甚得其中官不
易方府無留事前因病免今以才遷俾升瑣闥以備顧
問夫制令奏議官獄典章苟有依違皆得駁正所任不
細宜敬乃官可給事中

孟簡賜紫金魚袋制

漢制二千石有政績者就加寵命不卽改移蓋欲使吏
久於官人安其化也常州刺史孟簡簡易勤儉以養其
人政不至嚴心未嘗怠曾未再稔績立風行歲課郡政
毗陵爲最方求共理實獲我心宜加命服以示旌寵庶
俾羣吏聞而勸焉 賜紫金魚袋

盧元輔杭州刺史制

河南縣令盧元輔早以學藝列在周行嘗守商都頗聞
有政再領京縣益見其才江南列郡餘杭爲大征賦猶
重疲人未康藉爾登車往分憂矚勞俸安緝稱朕意焉
懸賞旌能以佇報政可杭州刺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集

卷五十三

三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六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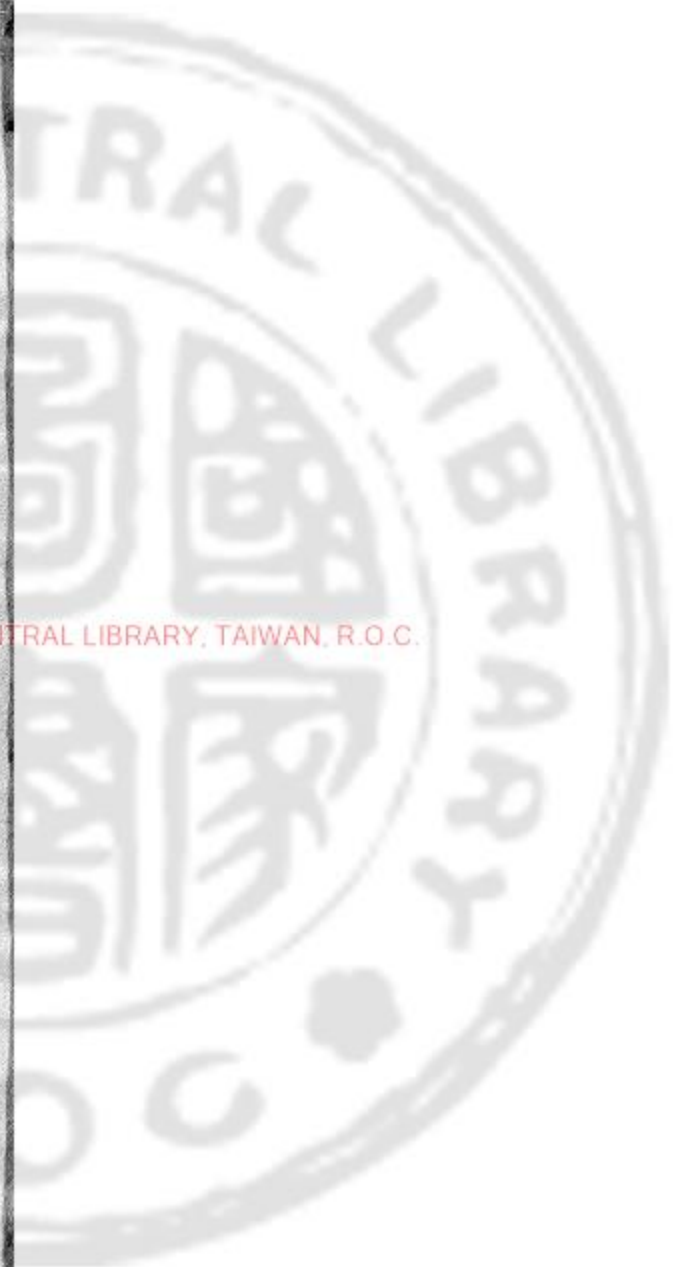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異甫校

翰林制詔三

敕書批答祭文贊
文附凡五十五首

與王承宗詔

敕王承宗朕臨馭天下及此五年三叛誅夷四方清泰
不以功武自負常推恩信爲先爾父云亡卽欲命卿受
詔而遠近方鎮內外人情紛然奏陳皆云不可朕以卿
累代積勲賢之業一門有忠義之風功著艱危恩連姻



戚雖中心是念而衆請難違可否之間久不能決然亦
行視卿進退之禮察卿忠孝之心卿自罹憫凶屬經時
月待使臣而動皆得禮奉章疏而言必由衷請獻官員
願輸貢賦而又上陳密款遠達深誠潔身而謀出三軍
損已而讓推二郡斯有以得臣子之大節知君親之大
恩卿心旣然朕意亦定特加新命仍撫舊封今授卿起
復左金吾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
恒州刺史恒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仍賜
上柱國并賜告身旌節等件想卿忠孝哀感兼深其德
棣兩州以卿進讓尤欲於卿親屬之內選授一人在法

雖有推恩相時亦恐非便今所以除薛昌朝德棣兩州
觀察使昌朝昔嘗事卿先父今又與卿親鄰卿宜具以
誠懷令報昌朝知委卿今授命之後足得節制三軍使
其不失事宜方見卿之忠盡昨者衆情易惑非卿不能
効此誠群議難排非朕不能斷此意所宜保持大義勉
勵遠圖深念斯言永副予望其當軍大將已下各宜特
與改轉卿卽條錄聞奏其官健等亦宜量加優賞想宜
知悉

荅李遜等謝恩令附入屬籍表

卿先父頃逢多難嘗立大功每想忠勞豈忘存歿念先

臣之績雖書名于太常推同姓之恩更附籍于宗正俾
增榮於一族兼延寵於九原卿等或詩禮承家或弓裘
奉業咸鍾新命慶屬本枝省所謝陳深嘉誠懇

祭盧虔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七月日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祕書監贈兵部尚書盧虔之靈惟
爾質性端和風猷茂遠名因文著位以才升秉大節而
事君始終一致陳義方而訓子忠孝兩全甲族推華士
林增美久在貂蟬之列近遷圖籍之司方延寵光遽闕
幽窆詳亦切褒獎之命雖已表於哀榮遣奠之恩宜再申
於軫悼魂兮不昧鑒此誠懷尚饗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朕思求理化親閱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慎兵
之誠取而作鑒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
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
古人之象卿詞彰恭順義見忠規省覽再三深叶朕意
所賀知

批百寮嚴綬等賀御撰屏風表

朕烈祖太宗以古爲鏡用輔明聖實臻理平垂作孫謀
每懼乎失墜取爲殷鑒遂飾丹青至若明君直臣前言

自集 卷五十六
往事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爲座隅之
誠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况卿等職在儀刑
當補察各勤所任共副茲懷所賀知

荅杜兼謝授河南尹表

卿文通吏道學達政源凡歷官常輒聞績効觀能以授
俾亞理於三川見可而遷宜專臨其一府盡委封畿之
政仍兼運漕之權歲時之間佇有勤効勉恭爾職重副
予懷所謝知

與茂昭詔

敕茂昭盧校等至省所奏恒州事宜并別論情陳獻
具悉卿望重勲賢寄崇藩鎮謀參廟筭寵接國姻累上
表章繼陳誠款永言智畧已見匡濟之才載念公忠益
表感知之志若非勞瘁憂國義勇忘家則丹赤之心不
能至此想風興歎至于再三所緣恒州事宜朕亦思之
甚熟但以武俊率身仗順於國有功忠勲所延宜及俊
嗣承宗又密陳深款遠獻忠誠既念舊勞已降成命計
其奉詔必合感恩如或乖違續有商議卿宜以睦隣爲
事體國爲心想卿誠懷當悉朕意

與師道詔

敕師道省表具悉卿業重相門位崇戎闡忠輸于國行

著于家久而益彰嘉歎無已所奏亡兄師古請列于私廟昭穆者此乃心推孝友誠切恭敬覽表見情深足嘉尚但以祠廟所見貴於禮成師古雖則始營至鄉方行祔禮卽卿爲廟主固合其宜况師古爵位尊崇弘選自合祔廟別立祠宇使其主之奉以蒸嘗亦非乏祀也已令有司重議如此頗謂得中且叶禮經卿宜知悉

與於陵詔

敕於陵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賊帥李樂山等三萬人者具悉卿蠻夷犯疆方鎮致討兇徒喪敗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旣同於山藪勢益壯於轡車想

聞捷書當倍慰慙載省所賀深見乃懷

荅段祐等賀冊皇太子禮畢表

朕祗膺統序恭守典常爰推至公乃命長子使主國鬯用貞邦家冊畢禮成良增感慶卿等各司軍衛同奉表章備見忠誠益深嘉歎所賀知

荅李詞賀處分王士則等德音表

朕臨馭天下以懲勸爲先有惡必誅無功不念顧承宗之罪誠合討除思武俊之勲宜令嗣襲况墳墓禁其剪伐將校許以歸降庶明用師蓋非獲已卿職修卿寺誠奉本枝省茲賀章備見忠蓋

與吐蕃宰相鉢闡布敕書

敕吐蕃宰相沙門鉢闡布論與勃藏至省表及進奉具
悉卿器識通明藻行精潔以爲真實合性忠信立誠故
能輔贊大蕃叶和上國弘清淨之教思安邊陲廣慈悲
之心令息兵甲旣表卿之遠略亦得國之良圖况朕與
彼蕃代爲甥舅兩推誠信共保始終覽卿奏章遠叶朕
意披閱嘉歎至于再三所議割還安樂秦原等三州事
宜已具前書非不周細及省來表似未指明將期事無
後艱必在言有先定今信使往來無壅疆場音彼此不
侵雖未申以會盟亦足稱爲和好必欲復修信誓卽須

重畫封疆雖兩國盟約之言積年未定但三州交割之
後尅日可期朕之衷情卿之志願俱在於此豈不勉歟
又緣自議三州已來此亦未發專使今者贊普來意欲
以再審此言故遣信臣往諭誠意卽不假別使更到東
軍此使已後應緣盟約之事如其閒節目未盡更要商
量卿但與鳳翔節度使計會此已處分令其奏聞則道
路非遙往來甚易頗爲便近亦冀速成更待要約之言
皆已指定封疆之事保無改移卽蕃漢俱遣重臣然後
各將成命事關久遠理貴分明想卿通才當稱朕意曩
者鄭叔矩路泌因平涼盟會沒落蕃中比知叔矩已亡

路泌見在念茲存沒每用惻然今既約以通和路泌合
令歸國叔矩體骨亦合送還表明信誠兼亦在此其論
與勃藏等尋到鳳翔舊例未進表函節度不敢聞奏自
取停滯非此稽留昨者以進表函旋令召對今便發遣
更不遲迴仍令與祠部以中兼御史中丞徐復及中使
劉文璨等同往其餘以已具與贊普書內卿宜審於
謀議速副誠懷兼有以賜卿具如別錄至宜領也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以

與希朝詔

敕希朝省所奏請自部領當道兵馬一萬五千人取蔚
州路赴行營并奏土門及承天軍各添兵士備禦者具
悉卿武毅雄才忠貞大節出爲良將倚作信臣約已徇
公忘身許國忿違命不恭之寇激勤王自効之心親統
銳師率先群帥况又周知要害備設防虞計其威聲已
振兇醜有臣如此朕復何憂佇建殊功以副深重所有
動靜宜數奏聞想當知悉

與師道詔

敕師道朱何至省所奏當道赴行營兵馬取正月過渡
河逐便攻討并奏兵馬出界後請自供一月糧料又奏
待收下城邑若有軍糧一月已後續更支計并陳謝慰

問者具悉卿文武閒生忠貞特立動有所効知無不爲
昨獻帛助軍極盈數於萬足今又賫糧出境減經費於
三旬此乃力之所任無不罄竭慮之所及無不經營因
時見憂國之心臨事識忠臣之節詔書慰諭未盡朕懷
章疏謝陳益嘉乃至再三興歎寤寐難忘其所奏聞並
依來表想宜知悉

與劉濟詔

敕劉濟李臯至省表及露布十二月十七日劉緄部領
當道行營兵馬收下饒陽縣城破賊衆三千人并擒斬
將校收獲馬畜器械等兼送賊將朝履清等四人又進

所收饒陽縣等者具悉卿盡忠伐叛發漁陽精統之師
緄仗順臨戎討冀方昏狂之寇詔下而父子戮力鼓行
而將卒齊心先群帥以啟行首諸軍而告捷連擒逆將
併下賊城歸獻罪之俘囚進已收之縣邑可謂忘身徇
國盡禮事君疾風知偃草之心大雪見貞松之節况表
章之內益歎恭勤而眷想之間如覩風采計茲兇醜當
已震驚破竹之勢可乘覆巢之期非遠佇清大憝重副
深懷其饒陽縣卿宜且令鎮守稍加存撫用勸將來宋
常春卿所密奏具委事情且宜叶和以體朕意故令宣
慰想當知悉

祭吳少誠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二月辛未朔二日壬申皇帝遣
內侍省內府局丞賜緋魚袋孫士政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於故彰義軍節度使贈司徒吳少誠之靈曰惟爾
武毅挺質韜鈴拔身負勇果之雄才蓄變通之明識自
察廉列郡節制成師貞且有爲勤而不擾軍戎輯睦封
域底寧從義而致誠仗順而保福旣延寵渥方茂輝榮
遽此幽淪深用傷悼逝波不捨去日苦多想松楸以軫
懷聞鼓鼙而興歎恩加遣奠禮舉褒崇念爾有靈知
此意尚饗

與季安詔

敕季安省所奏當道行營兵馬今月十七日已收賚強
縣其賊棄城夜走者具悉卿輸忠報國嫉惡忘家遣無
敵之師伐不襲之寇軍聲遠屆先路以風行逆黨潛知
棄城而宵遁已收縣邑益振兵威此皆卿訓練所加指
麾有素永言明効實屬深懷固可乘勢應機逐便進討
以卿忠藎當副朕心

與希朝詔

敕希朝張嘉和至省初奏前月二十六日破逆賊河湟
鎮六千餘人具悉卿親領統師誓誅逆黨張軍心以吞

敵奮士力而指蹤潛戒偏裨先攻險阻伐謀而事有成
筭剋日而動不愆期果敗兇徒遂據要地况殺傷既重
收獲頗多益壯軍威可奪虜氣佇聞掃蕩以慰衷懷

與從史詔

敕從史曹公又至省所奏今月三日柏鄉縣南破賊衆
約三萬人并擒斬首級收獲器械及馬等又奏當軍所
傷士馬數并量事優卹事宜具悉卿外揚武畧內竭忠
謀率有名之師深入其阻遇無狀之寇大挫其鋒兵刃
屢加捷書頻至殺傷數廣績効居多非卿悉力摧兇誓
心報國則何能指麾之下動必成功表奏之間事皆審
實既光重委益副深懷嘉歎再三不忘寤寐所奏承璣
出軍合陣并續發露布事宜具委所陳想當知悉

與季安詔

敕季安許峯至省所奏具悉卿勲親重德台輔元臣竭
誠信以戴君弘識度而體國謀能極慮言必盡忠周覽
表章益增寤歎吳少陽自參軍務頗効恭勤豈待奏陳
已有處分想宜知悉

與昭義軍將士詔

敕昭義軍節度下將士等卿等當軍將士與諸道不同
自經艱難多易將帥而忠順之節未嘗有虧朕每思之

無時暫忘盧從史爲卿主將作朕藩臣權位尊崇恩寵優厚而乃外示恭順內懷姦邪刻削軍中暴殄境內朕以君臣之道未忍發明爲之含容頗有年月近又苟求起復請討恒州與賊通謀爲國生患自領士馬久屯行營收當軍賞設之資加本道芻粟之估不爲公用盡入私家此則主將之恩於卿何有臣子之分負朕日深卿等辨邪正之兩端識逆順之大義抱忠勇者恥居其下守名節者憤發於中失三軍之心已聞大去犯衆人之怒果見不容遠察事宜備知誠欵興言嘉歎至于再三其當軍將士等賞設已有處分上自將校下及士卒各勵爾志再思朕言卿等承前以來常保忠貞之節自今以後永爲心腹之軍宜念始終副茲矚望故令宣慰宜並悉之夏熱卿等各得平安

與承瓘詔

敕承瓘

取猥切

卿摠領禁軍控臨戎境見敵每彰其勇敢

因事益表其忠勤言念在懷發於寤歎昭義軍將士等去邪遠惡仗義保忠統其成師宜得良帥孟元陽夙懷武毅累著功庸威名甚彰人望所屬以之爲帥必愜軍情以之討賊必有勳績今授元陽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昭義軍節度等使未到行營聞其昭義軍卿宜切加宣

撫務使安寧烏重胤職在偏裨保於忠正宜從獎擢以表殊恩今授烏重胤河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卿亦宜諭此恩意令知朕心兼恐河陽無人速宜進發想當知悉

與元陽詔

敕元陽澤潞全軍方討恒冀盧從史虧失大節包藏二心姦迹邪謀日已自露軍情物議俱所不容尋追赴朝今已在道朕以昭義將士忠順成風况在行營久勤戎事今欲使其戰者奮發居者悅安共成大功必在良帥以卿有澱水之勲効有河陽之政令思之甚熟無以易卿宜領重藩仍遷宗秩今授卿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澤潞節度等使并賜旌節告身等往卿宜速發先到潞府上訖便赴行營慰安軍心宜諭朕意烏重胤徇忠守節宜加獎用今便授重胤河陽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想宜知悉

與昭義軍將士詔

敕昭義軍節度下將士等卿等久在行營乍無主將而士旅輯睦軍壘安寧足彰守正之心尤見盡忠之節以此歎矚勞於寢興孟元陽是朕信臣爲國良將威略可以攝兇孽慈和可以牧師人累著忠勤克諧朕命爲

其主帥必副群情况卿等同嫉姦邪久因貪暴宜以仁
賢之帥撫卿忠義之軍靖思元陽無出其右今授元陽
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卿等當道節度使勉同王事以慰
朕懷烏重胤特効忠誠深宜獎擢今便授河陽節度使
兼御史大夫故令宣慰並宜知悉

與師道詔

敕師道林英至省所陳奏并進王承宗與卿書者具悉
王承宗童騃無知兇囂有素雖籍祖父之寵曾微分寸
之勞但以武俊勲在冊書姻連戚屬朕獨排群議特降
殊私未卒父喪使承祖業卽加新命仍撫舊封則朕於

承宗恩亦至矣而僞陳誠欺欺誑使臣假託軍情拒違
詔命則承宗於朕罪莫大焉悖禮亂心暴於天下此乃
承宗干國家之紀非朕忘武俊之功遂至用師蓋非獲
已仍開生路許以自新而梟音不悛鴟張益熾人情共
棄國典不容在於朕心安敢輕捨卿旣膺注意義感酬
恩所獻表章具已詳覽慮深遠計詞切謹言在忠謀而
則然於事體而未可誠嘉勤至難允懇懷今諸道將帥
親領士馬深入寇境頻奏捷書四面合圍一心旅進窮
迫已甚覆滅非遙况卿同遣師徒已收縣邑冀清氛孽
佇見功名勉於今圖副此矚望

白集 卷五十六
與師道詔

敕師道任文質至省表具悉盧從史頃者請率全師誓清妖孽推誠待物許之不疑而背恩於上結怨於下邪謀貳志日以彰聞虧大節而自絕於君積辭怒而不容於衆因以邀命幸而脫身屈法申恩已有處分昨者詔旨已明示卿卿體國爲心事君盡力固宜有聞必薦有見必陳竭其忠諒之誠濟其獻替之美省閱章奏嘉歎良多

與茂昭書

敕茂昭王日興至省所奏今月十八日大破賊衆一萬七千人并擒斬收獲訖者具悉卿親率勁兵誓平妖寇竭股肱之力中有奇謀勵父子之軍前無強敵故能深入賊境大破兇徒殺傷旣多俘獲亦廣具詳奏報備見忠勞眷屬之懷發於寤歎將士等各懷勇烈同忿寇讎激於衆心致此殊効况荷戈於炎暑之際奮身於鋒刃之間永念於茲未嘗暫忘故令宣慰宜並悉之

與昭義節度親事將士等書

敕昭義軍節度下親事將士等盧從史受恩至重負國至多衆所不容追今赴闕朕以誤曾任使貴全始終今則止於貶官此蓋曲從寬典卿等抱忠懷義朕所素知

頃以詣營同事從史三軍一體俱是王臣既不相干又能自効朕方優賞以酬功勳何至不安有此疑懼必恐從史已追之後元陽未到之間卿等當營乍無主將或被外人扇誘令衆意憂疑勢使之然事非獲已朕雖在此遠有軍情料卿本心必無此意况元陽勤儉恤下寬厚愛人久在河陽甚近澤潞元陽臧否卿等合諳以卿忠義之軍故擇仁賢爲帥已有詔示宣諭元陽若到行營一無所問乃至將士家口亦令優卹安存卿復何憂必得其所况昭義將士艱難以來保守忠貞未嘗虧失天下稱歎卿亦自知又卿父母妻兒家田墳墓一物以上並在潞州頃刻之間豈忍便棄朕之此語卿宜細思各相勉諭同保忠順計元陽已合到彼卿等便取元陽指麾想卿等心必副朕意故今宣慰並宜知悉

與執恭詔

敕執恭王克謹至省所奏今月八日進收平昌縣已令鎮守并奏劉濟欲與卿約義事者具悉卿奉辭伐罪仗節啓行指顧偏裨收復城邑已令鎮備兼務緝綏威惠之方旣明弔伐之義斯在永言倚任彌注衷情劉濟將相大臣與卿先父同列欲求契約固合允從豈惟繼好私情亦足叶心王事載省來奏深鑒乃誠至於寢興不

自集
卷五十六
三
忘嘉矚

與恒州節度下將士書

敕成德軍節度下將士等朕以王者之道與物無私若違命執迷則罔有容捨若知非改悔則無不宥弘不窮無告之人不塞自新之路頃屬姦臣從史謀構異端致使恒陽隔於恩外六郡之地皆廢農桑三軍之人並懼鋒鏑每一念至中心憫然今卿等繼獻表章遠輸誠款省承宗之勤懇難阻其情思武俊之功勞不能無念况事因註誤而理可哀矜今已降制書各從洗雪承宗仍復舊官爵充恒冀深趙德棣六州觀察使成德軍節度使將士等官爵實封並宜仍舊待之如初卿等各宜協力同心知恩感德共保終始稱朕意焉故令宣慰宜並知悉

與承宗詔

敕承宗頃者盧從史包藏姦詐矯示公忠下誣物情上惑朝聽使卿陷於違命使朕至於用兵交亂君臣罪有所在今從史已正刑典遠棄驩州已構亂者既就屏除誘陷者自宜明白况卿代連姻戚朕豈不思祖有功勞朕豈不念事不得已勢至如斯棄絕以來常懷潤惻卿今既陳章疏懇獻衷誠請進官員願修貢賦誓心以納

欵歸罪而責躬情可哀憐法存開釋朕託于人上及茲六載體天地含弘之德厚君臣終始之恩常以人安爲心豈欲物失其所今所以開獨見之路降非常之恩卿及將士等已具制書並從洗滌卿仍復舊官爵便充恒冀深趙德棣等州節度觀察等使并賜旌節告身等往爵土仍舊君臣如初想卿中懷當自知感所宜追補前悔勉勤後圖夙夜思之永副朕意想當知悉

批宰相賀赦王承宗表

先臣武俊功不可忘後嗣承宗過而能改朕所以捨其罪悔議以勲親垂宥過之恩尚宜及爾十代引泣辜之責誠合在予一人與其黷武而取威不若匿瑕而務德卿等重居台輔密贊謀猷發於衷誠有此稱賀省閱章奏嘉歎久之

與劉濟詔

敕劉濟省所謝男紹及孫景震等授官并謝賜器仗弓甲刀斧等者具悉卿文武全才將相重任本於忠諒成此勲勞尚德尊賢位已極於台輔念功懋賞寵宜及於子孫時論允歸朝章斯舉至於出茲戎器賜我元臣但可以申朕恩私未足以表卿功績載覽來表備見乃誠併此謝陳益嘉勤蓋

代王似咨吐蕃北道節度論贊勃藏書奉敕撰

大唐朔方靈鹽豐等州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寧塞郡

王王似薄密切致書大蕃河西北道節度使論公麾下遠

辱來書兼蒙厚貺慰悚之至難述所懷國家與彼蕃代
為舅甥日洽恩信雖云兩國實若一家遂令疆場之臣
得以書信相問况麾下以公忠之節雄勇之才翊佐大
邦經畧北道似近蒙制命守在邊陲慰望之情一二難
盡皇帝以贊普頻遣和使懇求通好凡此邊鎮皆奉朝
章但令慎守封陲不許輒令侵軼至於事理彼此宜然
且如寔都項切項久居漢界曾無征稅既感恩德未嘗動

搖然雖懷此撫循亦聞闕缺規切彼財貨亡命而去獲利

而歸但恐彼蕃不知大為寔項所賣其中亦聞誘致事

甚分明不能縷盧舉切陳計已深悉今請去而勿誘來而

勿容不失兩境之歡不傷二國之好在此誠為小事於

彼卽是遠謀幸履坦途勿遵邪徑今聖上德柔四海威

及萬方雖外國蠻夷尚皆率伏况中華臣妾敢有不恭

豈假彼蕃欲相借助誠愧厚意終訝過言承去年出師

討逐迴紇其間勝負此亦備知不勞來書遠相示及所

蒙寄贈並已檢到似為邊須守常規馬及胡瓶依命已

受其迴紇生口緣比無此例未奉進止不敢便留今却

分付來人至彼望垂檢領有少荅信具如別數幸恕寡
薄也初秋尚熱惟所履珍和謹因譯語官馬屈林恭廻
不具似白

與吉甫詔

敕吉甫韓用政至省所奏陳謝具悉卿忠貞立身文武
爲德志惟經國謀不忘君才可以雄鎮方隅故委之外
闡智可以密叅帷幄故任以中樞而能一其衷心再有
冲讓雖勞謙彌切每陳丹府之誠而憂寄方深難輟紫
垣之務勉諭已伸於前詔忠勤載露於來章今征討已
停方隅稍泰克清之日雖則不遙難奪之心亦宜且抑

重此宣知體朕懷是推至公頗有陳謝

與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書

敕吐蕃宰相尚綺心兒等論思諳悉至省表并進奉具
悉卿等才器特茂識略甚明仗義立身資忠事主上佐
贊普下康黎元以尋盟結好爲謀繼好息人爲請是卿
上策叶朕中心每覽表章輒用嘉歎朕與彼蕃國代爲
舅甥日結恩信自論盟會頗歷歲時常欲速成以爲永
好雖誠明之內彼此無疑而言約之閒往復未盡今故
略收來意重示所懷想卿通明當所鑒悉河隴之地國
家舊封論州郡則其數頗多計年歲則沿來甚近旣通

和好悉合歸還今者捨而不言豈是無心愛惜但務早成盟約所以唯言三州則沒於彼者甚多歸於此者至少猶合推於禮讓豈假形於言詞來表云此三州非創侵襲不可割屬大唐來且此本不屬蕃豈非侵襲所得今是却歸舊管何引割屬爲詞去年論與勃藏來卽云覆取進旨贊普便請爲定今兩般使至又云比之小務未合首而論之前後既有異同信使徒煩來去雖欲速爲盟會其如無所適從靜言二三固不在此若論和好卽今各無侵軼已同一家若議修盟卽須重定封疆先還三郡若三郡未復兩界未分卽是未定封疆

爲要約彼若吝惜小事輕易遠圖未能修盟且務通好至於信使一往一來但令疎數得中足表情意不絕彼有要事卽令使來此有要事亦令使往若封境之上小事事宜但令通商節度所處計會商量則勞費之間彼此省便前般蕃使論悉言贊至緣盟約事大須審商量未及發遣後使雖是兩般所論只緣一事故今相待今遣同歸在於日時亦未淹久所送鄭叔矩及路泌神樞及男女等並已到此良用惻然厚贈遠歸深嘉來意其劉成師原非劉闢子侄本是成都郡人已令送還本貫其餘事目並在贊普書中卿等宜審參量以副朕意使

迴之日可備奏聞今遣兼御史中丞李銛及中使與迴使同往各有少信物具如別數至宜領之秋涼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荅王承宗謝洗雪及復官爵表

帝者之道蕩然無私唯推赤心以牧黔首故一夫不獲若納之於隍一物歸誠則容之如地况卿家聯懿戚龍自先朝祖立茂功賞延後嗣因人註誤不染疵瑕然以恩波煦之寵澤撫舊封而廉察六郡進新律而統制三軍蕩穢加恩何以過此及覩來表乃見深誠言必由衷事皆知感承家業慶誓盡力於前修補過酬恩願指期於後効永言爾志甚叶朕懷勉思始終用副眷矚所謝知

與鄭綯詔

敕鄭綯省所奏邕管黃少卿及子弟等事宜具悉卿望重中朝寄深南服誓敷惠政佇化遠人言念忠勤不忘監寤山洞夷落易擾難安比來撫之未及其道覽卿所奏頗合其宜歲時之間當革前弊勉於招諭以副朕心

荅高郢請致仕第二表

卿有忠貞之節立於險中有清重之名鎮於朝右而能始終有道進退有常援禮引年遺榮致政人鮮知止卿

獨能行不唯振起古風亦足激揚時俗於卿則確然難
奪在朕則情豈易忘誠鑒乃懷未允來表

與劉總詔

敕劉總卿業繼將門才兼武畧累臨軍郡悉著良能襲
以弓裘宜加旌鉞仍舉奪情之典以昭延賞之恩今授
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充范陽節度等使并
賜旌節官告往想宜知悉

荅裴均讓中書侍郎平章事表

卿自登台輔每竭忠貞一身秉彝百度惟序致君盡力
久積股肱之勤憂國勞心微生媿理之疾暫從休告遽
獻表章所陳雖是卿心所請殊非朕意宜加調攝速就
平和以副虛懷無爲固讓

荅劉總謝檢校工部尚書范陽節度使表

卿幼承義訓長有令聞能遵忠孝之風不墜弓裘之業
朕所以命加異等寵冠常倫特授雙旌超登八座豈唯
延賞亦在任能將懋前修勉申後効載省章疏深鑒誠
懷所謝知

與茂昭詔

敕茂昭王日興至省表陳讓檢校太尉者具悉卿文武
大僚勲戚重望累展朝宗之禮足表恭敬之心况多戰

白集 卷五十一
三十一
伐立功彌彰勤盡言念及此每用嘉焉宜加寵榮已降
新命何至謙讓仍辭舊官眷倚之懷並具前詔想宜知
悉

荅任迪簡讓易定節度使表

卿修文立身經武致用每誓心於忠勇常濟事以智謀
自副戎車已屬時望及分旌鉞果愜軍情况武義之師
輸忠仗順所期慰撫以就輯寧何至撝謙有茲陳讓所
進官告今却賜卿宜體朕懷卽斷來表

荅裴垪讓宰相第三表

卿疾病已來表疏相繼雖辭乞之誠頗切而注望之意
方深所以來章久而未報然念卿勤懇之請至於再三
若心不甚安卽疾難速愈是用輟樞劇之務加崇重之
官稍遂優閒佇期痊復勉從爾志深抑予懷

荅裴垪謝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表

卿自居鈞軸日獻謀猷戴君常竭其股肱憂國每形於
顏色及嬰疾病益不遑安未踰四旬以至三讓撝謙秉
易退之道堅懇陳難奪之詞遂抑朕心俯從卿請而七
命印綬五兵尚書官秩甚崇事務稍簡就以優養冀乎
和平載省表章深見誠意

與劉總詔

白集 卷三十六
敕劉總康志安至省所謝陳具悉卿之先父爲朕元臣
大節殊功歿而不朽宜加恩禮俾洽哀榮故命宰臣爲
之撰錄卿義深報國孝重承家旣感顯親之恩願竭戴
君之節遠有奏謝益用嘉之想宜知悉

與房式詔

敕房式卿以良才尹茲東洛公忠無怠聲績有聞嘉歎
之深寧忘寤寐宣城重寄深在得人藉卿政能徃就綏
撫今授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等州都團練
觀察處置等使并賜告身徃卿宜便起赴本道勉修所
任以稱朕懷想當知悉

與盧恒卿詔

敕盧恒卿累登朝序皆著公方自領藩條益彰理行恪
恭而奉上勤儉以牧人不加寵榮何勸來者朕以擢管
漕運軍國所資其務甚殷所寄尤重以卿有忠勞之前
効幹濟之長才常簡朕心宜授此職今除卿尚書刑部
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并賜告身徃宜卽赴闕庭想
當知悉

與新羅王金重熙等書

敕新羅王金重熙金獻章及僧冲虚等至省表兼進獻
及進功德并陳謝者具悉卿一方貴族累葉雄材仗忠

孝以立身資信義而爲國代承爵命日慕華風師旅叶和邊疆寧泰况又時修職貢歲奉表章進獻精珍忠勤並至功德成就恭敬彌彰載覽謝陳益用嘉歎滄波萬里雖隔於海東丹慊一心每馳於闕下以茲嘉尚常屬寢興勉弘始終用副朕意今遣金獻章等歸國并有少信物見如別錄卿母及妃并副王宰相已下各有賜物至宜領之冬寒卿比平安好卿母比得和宜官吏僧道將士百姓等各加存問遣書指不多及

答文武百寮嚴綬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表

朕勤求道本廣挹教源以真如不二之宗助清淨得一之化况斯經典時爲大乘名理精微翻譯成就雖契心則離於文字而得意亦假於筌蹄庶使發揮因爲述序卿等精通外學懇竭忠誠引經贊揚奉表稱賀再三省覽嘉歎久之

答孟簡蕭俛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狀

大僊經典最上法乘來自西方闕于中禁將期利益必在闡揚遂命僧徒譯其句偈兼詔卿等潤以文言昨因披尋深得真諦悟本生不滅之義證心地無相之宗方

勤護持聊著序引永言述作猶愧聖明卿等賀陳良深
嘉尚

荅元應授岳鄂觀察使謝上表

夏口重鎮屬在時賢非明肅不能理其軍非簡儉不能
阜其俗以卿有仁厚之質寒直之風累踐班行皆著名
節遂輟中憲往臨外藩知已下車深慰人望佇茲報政
用副朕懷所謝知

荅李鄘授淮南節度使謝上表

卿抱兼人之才秉徇公之節每登要職悉著能名若刃
發硎投而不滯如玉在佩動必有聲朕以距淮而南人
物繁會非廉明何以貞師察俗非簡惠何以通商綏農
前勞旣彰後效何遠載省來表知已下車勉副虛懷佇
觀新政所謝知

畫大羅天尊贊

歲正月十九日順宗仙駕上昇之日月也皇帝嗣位六
載每及茲晨齋居孝思明發不寐以爲玄祖之教本乎
道先帝之神在乎天故畫大羅天尊像者欲以最上勝
因而成本功德也然則知之者不如念之者念之者不
如仰之者是用諦念真力虔仰尊儀命設色之工圖其
儀形命掌文之臣贊其功德達孝誠于天上致孝理於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七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翰林制誥四 凡六十八首

荅元義請上尊號表

朕自君臨運逢休泰時歲豐稔兇醜殄夷此皆宗社降
靈忠賢宣方顧惟寡德敢受鴻名卿中發懇誠上尊美
號雖屬人望難貪天功宜悉所懷勿固爲請

荅薛萃賀生擒李錡表

白集 卷五十一
朕自嗣耿光每多惕厲念必先於除害志無忘於安人
李錡大負國恩自貽天罰師徒未動於疆場音亦父子俱
肆於市朝信上天之禍淫與率土而同慶省視來表深
鑒乃誠所賀知

與薛萃詔

勅薛萃楊君靖至省所陳謝具悉卿勤王之節徇公滅
私事主之誠移忠資孝苟非褒贈何以顯揚且清白之
風旣自家而刑國則寵旌之澤宜因葉以流根式遵追
遠之經用表教忠之訓是爲禮典煩致謝章

與嚴礪詔

勅嚴礪薛光朝至所陳謝具悉卿徇公竭誠臣節克著
揚名濟美子道有光教忠旣本於義方追遠宜崇於禮
命俾優褒贈爰慰孝思秩貴冬官以表過庭之訓封策
石笏居效切用旌徙宅之賢雖示新恩允符舊典遠煩陳
謝深見懇誠

與餘慶詔

勅餘慶省所謝陳具悉卿累居袞職時謂盡忠自尹洛
師日聞報政臣節旣彰於宣力子道莫大於揚名俾光
孝思爰舉禮命榮褒冢宰寵賁幽靈式是彝章豈爲私
渥有煩陳謝深見誠懷

白集 卷三十一
答黃裳請上尊號表

朕以薄德嗣守丕圖不敢荒寧以弘理道幸屬歲時豐稔兇寇梟夷風雨不愆禮圓丘而報本雷霆未震許切與豐同太社而服刑斯皆十聖降靈幽贊寡昧百辟叶德馴致和平永惟弘名實懼虛美卿上稽祖訓下酌羣情陳獻表章請加徽號暨于王公卿士降及耆艾緇黃咸一乃心各三其請朕嘗以宰元化者曲成於物法天道者從欲於人雖恤隱泣辜未臻三五之化而樂推欣戴難違億兆之心德非稱焉讓不獲已勉從所請深愧于懷

與從史詔

勅從史楊幹至省所奏今日七日到潞城縣降雪尺餘兼奏耆老等詣闕請欲立碑并手疏通和劉濟本末事宜者具悉卿分朕之憂求人之瘼時降大雪豐年表祥豈惟澤及土田將使物無疵厲休慶斯在慰望良深耆老等遠詣闕庭請立碑記尋已允許當體誠懷以旌政能無至陳讓知卿協比其鄰翼翼爲意陳此手疏發於血誠忠懇彌彰嘉嘆不已永言臣節何日忘之想宜知悉

與韓臯詔

勅韓臯省所陳賀具悉卿朕自守睿圖每思寬政慮先
禁暴念在措刑李錡負國反常阻兵干紀未勞師旅已
就誅夷卿宣力納忠秉心嫉惡遠陳慶賀深見懇誠想
宜知悉

與元衡詔

勅元衡卿立身許國竭力匡君人之具瞻予所嘉賴凋
殘是卹遠藉宣風之能利澤所資暫輟爲霖之用慈和
旣敷於兵後惠信當洽於言前永念忠勤豈忘寤想計
卿行邁已到西川涉遠冒寒固甚勞頓勉加綏撫以副
朕懷想宜知悉

荅李扞等謝許上尊號表

朕自臨萬邦僅經三載位雖託於人上化未洽於域中
永念眇身敢當大號卿等義深宗室忠盡君親一其情
誠三有陳獻迫以人望厭于天心遂抑所懷勉從其請
固辭而事非獲已撫德而何以堪之再省謝章彌增惕
厲

荅馮伉請上尊號表

朕統承大寶時屬小康伐謀而吳蜀克清示信而華夷
有截斯皆宗社坐祐天地降和非予冲人所能馴致卿
上稽十聖之訓下酌萬人之心以爲不讓強名未傷於

白集 卷五十七
體道屈已循物何爽於至公遂抑素懷俯從衆望雖鴻
名未稱每勞躋地之心而人欲下從卽爽法天之德勉
依勤請良用愧懷

荅長安萬年兩縣百姓耆壽等謝許上尊號表
朕每念雍熙慙未及於億兆永言徽號讓已至于二三
而文武具寮緇黃庶老懇陳誠欵明引訓謨開予以天
地無私之心起予以聖宗不易之訓以大道者無求於
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立而不讓迫於固
然之禮不得已而許之卿等誠至感通義深欣戴再煩
陳謝益用愧懷

荅元素謝上表

卿用兼文武識合變通輟綱領於中朝授麾幢於外閭
吏能足以惠物將略足以董戎人望所歸予心是賴知
卿已到本鎮當慰疲人深藉撫綏之方以安凋弊之俗
日期報政歲望成功勉勤所圖用副朕意

荅韓臯請上尊號表

銷沴致和幸逢昌運加名建號豈稱眇身而文武具寮
黎獻庶老引古今之明訓陳億兆之懇誠謂德有所歸
謳誦不可以苟讓謂功有所獻徽號不可以固辭遂抑
中懷俯從衆望庶增修乎茂實異克副於鴻名卿發誠

自中歸美于上勉依所請彌愧于心

荅馮伉謝許上尊號表

朕以眇身嗣于丕業心雖勞於惕厲化未及於雍熙永惟強名實懼虛美上自一二元老下及億兆黎人大洽詢謀明徵典訓增予以巍巍之號感予以顛顛之誠既迫所懷俯從其請卿義深奉上志切戴君再省謝陳彌增愧惕

與顏証詔

勅顏証戴岌至省所賀及謝王國清充五嶺監軍具悉卿職在撫綏任兼備禦公勤夙著聞望日彰言念于懷豈忘寤寐乾象昭感壽星垂文與時相膺有道則見顧慙非德何以當之卿戎旅事殷宜有監領益爲常例煩至謝陳想宜知悉

與從史詔

勅從史省所陳謝追贈亡母并舉薦韋悅具悉卿推誠奉國積慶成家旣彰盡節之忠宜洽流根之澤雖祿難逮養已闕靈於九原而孝在顯親宜旌賢於三徙俾崇封贈以極哀榮韋悅旣有才能又所諳委卿卽發遣令赴闕庭卿之忠誠朕所識察豈待陳露然後知之載覽來章益嘉懇切想宜知悉

與季安詔

勅季安省所陳請具悉卿朕纂承鴻業司牧蒼生僅致
小康未臻大化實慙薄德未稱崇名而華夷兆人內外
羣后屢有勤請難於固違卿遠獻表章明徵典訓納忠
於歸美於君勉從懇誠良用愧悵儲貳者上繼宗祖下
貞邦家心豈暫忘事或未暇尚阻來請當體所懷

與高固詔

勅高固卿奉國戴君必竭忠節統戎護塞克著勲勞自
領藩垣委之心膂忠懇之志久而益彰欽歎在懷何嘗
暫忘以卿一從軍旅多在邊陲歲月積深勤勞滋久所
宜出入中外周旋寵光今授卿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
大夫兼右羽林軍統軍以端揆之崇兼環衛之帥遂卿
望闕之戀表朕念功之心仍賜卿官告卿宜卽赴闕庭
想宜知悉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
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靈曰惟爾
和順積中柔明奉上動靜合肅雝之體進退得婉變之
儀選自良家備茲內職修令顏以顧德蘭幽有香守明
節而保身玉潔無玷方資懿範以茂嘉猷彼美有聞于

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惻傷旣十日晨爰申奠醑以爾
有班氏之明智故贈以婕妤以爾有宓妃之姿容故葬
於洛浦魂兮不昧歆此誠懷尚饗

洛浦原在
長安界

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巳卯
嗣皇帝臣稽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天元皇大帝
伏以今年司天臺奏正月三日起上帝于南郊佳氣充
塞四方溫潤祥風微起廬州申連理樹一株彰義軍節
度使進白鳥一鄭滑觀察使奏瑞麥五科司天臺奏六
月五日夜鎮星見河陽節度使進白雀一荆南節度使

申連理樹一本山南西道觀察使申嘉瓜一枚司天臺
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見河南府申芝草兩莖司天
臺奏冬至日佳氣充塞瑞雪祁寒者臣嗣承丕圖肅恭
寅畏祖宗坐慶佳瑞薦臻虔奉禎祥伏深祗惕今時惟
玄律節及季冬仰薦明誠敬率恒典謹遣攝太尉司徒
平章事杜佑薦獻以聞謹詞

與茂昭詔

勅茂昭盧校至省所奏請上尊號及建儲闈賀誅李錡
并進馬者具悉卿朕以寡德祗嗣丕圖雖致小康豈稱
大號迫於人望遂抑予懷永惟強名實愧虛受儲貳者

上繼宗祖下貞邦家心非斃忘事或未暇尚阻來請宜
體所懷李錡包藏亂心奮發兇德不勞征討自就誅夷
想卿忠誠倍以爲慰所進馬馴良可尚服御且聞取其
戀主之心足表爲臣之節再三省覽嘉歎久之想宜知
悉

荅百寮謝許追遊集宴表

在昔哲王居于人上推其憂樂與衆共之頃屬三兇薦
興二載連獲凡百有位咸一其心誠念嘉謀共致昭泰
今四表無事三農有年思與羣情同其具慶是宜削苛
察之前弊均寬裕之新恩仁及下而啓迪歡心澤先奏
而導迎和氣昨逢多故主憂且使臣勞今致小康上安
則宜下樂庶欲解人之愠粗伸推已之恩豈曰殊私煩
於陳謝

荅李扞謝許遊宴表

朕自御萬方僅經三載運逢休泰俗漸和平當朝野無
虞之時見君臣相遇之樂是故去滋彰之化弘優貸之
恩近自宗親下及士庶賜其宴衍遂以優遊蓋以已之
所安思與人之共樂雖夕惕而若厲每戒志於無荒賜
春遊以發生宜助時而有慶卿等榮崇宗寺恩重本枝
省所謝陳彌嘉誠懇

荅劉濟詔

勅劉濟省所奏茂昭送卿管內百姓殷進能等七人奏前後事由具悉卿爲國大臣與君同體寡而得衆忠以忘身每循公而滅私能虛懷以容物與茂昭疆場音亦之事小有違言曲直是非朕已明辯卿外崇藩翰內贊謨猷念屈已以爲心或難容忍思戴君而是力宜務叶和勉卿寬裕之懷助朕含弘之化想宜知悉

與柳晟詔

勅柳晟上英琦至省所奏慶雲并進圖者具悉昌運將開祥符先見發自和氣聚爲卿雲捧日而五色相宣垂天而萬物咸覩斯爲嘉瑞宜契昇平朕方致小康未臻大化受茲方貺祗惕良深卿以誠事君推美奉上獻輪囷於圖畫陳懇款於表章披閱再三彌增嘉嘆

荅薛萃謝授浙東觀察使表

卿久踐吏途累聞能政及居藩鎮尤見忠勤訓導而羣黎向方廉察而列郡承式實嘉乃績每簡予心宜遷雄劇之藩以廣循良之化勉於爲理副朕所懷所謝知

上元日嘆道文

道本無象功成強名生一氣之先爲萬物之母吹煦寒暑陰陽節而歲功成輔相乾坤上下交而生物遂故能

皇蕃動植啓迪雍熙邦家保安夷夏咸若今以時殷獻
歲節及上元女道士某等奉爲皇帝焚香行道敬修功
德伏願聲聞紫極不降玄休大庇羣生永康四海流光
垂慶億萬斯年

畫大羅天尊讚文

道用無窮統之者大聖神化不測感之者至誠非圖像
無以示儀形非供養無以展嚴敬故一念一禮而福隨
之畫大羅天尊者奉爲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忌
辰之所造也皇帝祖玄元之風嗣清淨之理志在善繼
心惟孝思申命工人彰施繪事粹容儼若真相炳焉蒸
志誠而上通聖景福而下濟詞臣奉詔恭爲讚云
真通之象孝感之心率土瞻仰在天照臨蓄爲精誠發
爲圖畫如從大羅應念而下

荅朱仕明賀冊尊號及恩赦表

朕以寡德嗣承睿圖俯從衆誠勉受鴻稱慶之大者豈
在予一人推而廣之宜及爾萬姓爰因受冊之禮遂施
作解之恩俾與羣生同斯大慶卿盡忠訓旅推美奉君
省茲賀陳深見誠至

祭咸安公主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某

白集 卷五十一
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咸安大長公主觀濬毗伽可敦
之靈曰惟姑柔明立性溫惠保身靜修德容動中規度
組摠五紉詳倫之訓既習於公宮湯沐之封遂開於國
邑及禮從出降義重和親承渥澤於三朝播芳猷於九
姓遠修好信既申協比之姻殊俗保和實賴肅雍之德
方憑福履以茂輝榮宜降永年遽歸長夜悲深計告寵
極哀榮爰命使臣往申奠禮故鄉不返烏孫之曲空傳
歸路雖遙青塚之魂可復遠陳薄酌庶鑒悲懷嗚呼尚
饗

與仕明詔

卿久鎮邊防初膺闡寄式旌勤効俾洽恩榮褒德
故進封以示寵忠誠亮節宜因實而錫名既表新恩亦
惟舊典今改封卿丹陽郡王仍改名忠亮勉勤乃事以
副所懷想宜知悉

與崇文詔

勅崇文段良玘至省所謝亡妻邑號具悉卿有濟時之
勲寵居袞職士政承積善之慶列在王官俾洽恩光故
加褒贈念梧桐之早落不及夫榮追芣苢之遺芳宜從
子貴式崇寵命以賁幽靈省茲謝章良用嘉嘆

祭張敬則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二十七日丁未皇帝遣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鳳翔節度使贈某官張敬則之靈惟爾挺武毅之質負將帥之才名以忠聞位由勤致自膺闡職益茂勲猷惠葺疲氓威吞黠虜一方膏雨千里長城繼博望之功勞能恢代業傳子房之籌略不墜家聲方誓山河遽捐館舍逝川無捨遠日有時微績空存書旗常而播美音容不見聽鼙鼓而增思永念忠勤彌深軫悼往陳遣奠庶鑒悲懷嗚呼尚饗

與希朝詔

勅希朝劉忠謹至省所奏沙陀突厥共一千八百七十一人并駝馬器械歸投事宜具悉卿以將帥之才鎮重之要憂勞爲國忠勇忘家聲動寇戎塵清封略突厥等嚮風輸款率屬來賓雖慕我懷柔遠無不至亦因卿威惠導之使來念其歸投宜有優賜今賜衣服及匹段等自首領已下卿宜等第給付其部落家口等遠經跋涉宜稍安存以勸歸心用副注意

與元衡詔

勅元衡省所奏當管南界外生蠻東凌六部落大鬼王苴春等以所管子第百姓等二千餘戶請內屬黎州并奏南路蕃界消息者具悉卿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

仁和下布黎庶獲安威惠旁流蠻夷率附勲勤斯著倚
賴彌深欽矚之懷豈忘寤寐生蠻部落苴春等久阻聲
教遂此歸投願屬黎州請通縣道勉於撫慰以勸將來
所奏蕃界事宜具已知悉戎虜雖聞喪敗封疆不可無
虞亦宜隄防用副憂矚

與陸庶詔

勅陸庶省所奏當管新開福建陸路四百餘里者具悉
卿望重周行寄分越徼嘉聞素著茂政累彰况勤可使
人智能創物廢驚波之路開砥石之途捨舊謀新以夷
易險財力不費商旅斯通惠既及人動非擾下績用可

尚欽嘆良深

荅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并移貫屬京兆
表

卿男從史爲國重臣自領大藩厥有成績公忠茂著政
理殊尤勒石所以表勲賜文所以褒德惟功是念有善
必旌是國舊章非予私渥昨又請移鄉貫願隸京邑家
聲益振臣節逾章雖清望標門崇冠山東之族而丹心
戀闕恥爲關外之人載省懇誠彌深嘉嘆所謝知

與宗儒詔

勅宗儒卿邦家楨幹班列羽儀嘗作股肱弼諧無怠及

司管籥鎮靜有方欽重之懷寢興不捨春宮之長非賢
不居既簡朕心亦符人望今授卿禮部尚書并賜官誥
往除餘慶東都留守卿宜便與交割卽赴上都想宜知
悉

與希朝詔

勅希朝省所奏党項歸投事具悉卿邊隅寄重闡外事
繁威行而軍聲外揚信及而戒心內附動皆展効進必
盡忠勞績彌彰倚望尤切党項拓跋忠敬等頃雖爲盜
今已經恩懼而歸投情可容恕許其後効以補前非卿
宜安存無使疑懼其磨梅部落等尚能繼至亦許自新
宜加招諭令知朕意

與韓弘詔

勅韓弘任光輔至省所陳請具悉卿文武全畧邦家重
臣自居大藩厥有成績輯寧百姓嚴整三軍使予無憂
惟爾之力省茲章奏懇願朝宗誠嘉深衷難遂勤請朕
以梁宋之地水陸要衝運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散
非卿之惠不能安師衆難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衆方
悅附人又知歸鎮撫之間事難暫輟雖戀深闕積十
年而頗勞然倚爲長城捨一日而不可勉卿忠力布朕
腹心宜體所懷卽斷來表

白集 卷五十七 五
荅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

卿道贊謨猷功成輔弼師損克承訓義雅有令名豈惟
賞延兼以能選班行久次頗積功勤郎署稍遷未爲渥
澤省茲章奏深見懇誠所謝知

與嚴礪詔

勅嚴礪省所奏進蒼角鷹六聯具悉卿任重列藩寄兼
外閫事皆奉上動必竭誠時屬勁秋致茲鷺鳥調習成
性進獻及時取其效用之能足表盡忠之節

與韓弘詔

勅韓弘卿苦心奉國極慮撫人惠彼一方于茲十載歷
展勤王之効累陳戀闕之誠才以任彰節因事著不加
殊寵何表成功夫外擁旌旄爪牙之任重內參台衮股
肱之寄深以爾一心授茲二柄永言倚賴當副誠懷今
除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等使餘並
如故并賜官告往想宜知悉

荅王鏐陳讓淮南節度使表

卿自領大藩累彰殊効惠安百姓表正一方雖戀闕誠
深然殿邦寄切旣執圭而肆覲宜返旆而勞旋況淮海
要衝旌旄重任永言共理已有成功方注意於撫綏何
瀝誠而陳讓難允來請宜體所懷

白集 卷五十一
答韓弘讓同平章事表

致理之道審官爲先以卿有文武之才故授卿以將相之任所異外爲藩翰張爪牙之威內贊謨猷宣股肱之力僉諧允屬衆望攸歸方注意於安危何執謙而陳讓所進官告今却賜卿無或再辭卽斷來表

畫大羅天尊讚文

唐元和巳丑歲四月十四日畫大羅天尊一軀成奉爲睿聖文武皇帝降誕之辰所造惟歲之春惟月之望誕千年一聖之始降百祥萬壽之初電繞樞而夜明雷出震而時泰皇帝孝敬寅畏憂勤勞謙以謂無疆之休雖

肇自於元聖莫大之慶思廣被於羣生爰命國工俾陳繪事真相儼若玄風穆如疑從大羅感聖而降至誠上通於一德景福旁濟於萬靈休命耿光自茲無極詞臣承詔恭爲贊曰

大羅天兮高不測浩無倪兮杳無極中有聖兮無上尊惟玄德兮可升聞圖相好兮仰高真誠上感兮福下臻俾百祥兮與萬壽配聖日兮而長新

答韓弘再讓平章事表

將相兼委實難其人非其德不可謬承當其才不在懇讓朕非虛授卿勿固辭宜斷來章卽奉成命已具前詔

當體朕懷

畫元始天尊讚 并序

元者諸天之先始者萬靈之母混而成一強以為名至哉無上尊得以是為號正月二十有三日德宗神武孝文皇帝在九仙之月遇八音之日也皇帝教弘玄訓業奉真宗承文祖之貽謀申孝孫之誠敬以謂元始天尊者真儀不遠隨相而生神用無方應念而至故命設繪素展儀刑五彩彰施七寶嚴飾所以表當宁之瞻仰感在天之聖神通玄應於希夷集靈祐於盼嚮許兩切詞臣承命跪唱讚云

玄聖何在天上天欲徃從之宵無緣命工設色五彩官忽如真相見於前聖應聖今玄又玄薦百福兮垂萬年

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讚 并序奉勅撰

高昂字敖曹渤海蓆他歷切人也姿體甚異膽力過人累經戰伐皆著功績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其勇敢忠壯冠于一時時稱為名將後竟以攻戰死於王事年四十八贈太尉謚曰忠武贊曰
敖曹之容好配子羽生揚勲烈死謚忠武武不顧身忠不忘主誠哉選士無以貌取

與驃國王雍羗書

勅驃國王雍羗卿性弘毅勇代濟貞良訓撫師徒鎮寧
邦部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鄰之善謀秉事大之明
義又令愛子遠赴闕庭萬里納忠一心稟命誠信彌著
嘉想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并卿男舒難陀那及元
佐摩訶思那等二人亦各授官告往至宜領之此所以
表卿勲勤申朕恩禮敬受新命永爲外臣勉弘令圖以
副遐矚今有少信物具如別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
平安官吏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與季安詔

勅季安劉清潭至省所奏貝州宗城縣百姓劉弘爲

病割股充祭事宜具悉卿任重弼諧寄深鎮守勤撫綏
之政贊燮理之功至使部人忘身展孝雖因心有感誠
化我之時風而率下可知足表卿之理行省茲陳奏欽
嘆良深

荅杜兼謝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

三川封畿實重其任貳職綱紀亦難其人卿素懷器能
累著聲績亞理以明慎選專領以展長才知已下車當
親綏撫佇聞報政用副憂勤所謝知

代忠亮荅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

奉
撰

白集 卷五十二
大唐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丹陽郡王朱忠亮致書大藩東道節度使
論公都監軍使論公麾下專使辱問悚慰良深國家與
吐蕃代爲舅甥日修鄰好雖曰兩國有同一家至於封
疆尤貴和叶忽枉來問稍乖素誠雖有過言敢以衷告
來書云頻見燒草何使如然者至如時警邊防歲焚宿
草蓋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况牛馬因風猶出疆
以相及草木延火縱近境而何傷遽懷異端未敢聞命
又云去年忽生異見近界築城者且國雖通好軍不徹
警近邊修緝彼此尋常况城是漢城地非蕃地豈乖通

理何致深疑靜言思之誰生異見頃當報牒彼已息訟
今又再言寧無慙德又云皇天無親有德卽輔者皇帝
君臨萬方迨及四載道光日月德動乾坤南北東西化
無不及若非皇天輔德明神福仁北虜何爲歸明南蠻
何爲慕化風雨何因大順歲時何因屢豐則神助天親
可明驗矣彼若無故生疑無端結怨但思小利不務遠
圖則咎孽之生恐不在此末言取笑却請三思又云漢
之臣下頻有叛逆者近以吳蜀小寇暫肆猖狂未及討
除尋以殄滅皇威不露妖沴自清豈假彼蕃遠思傍助
忠亮謬蒙恩渥叨在藩垣恭守邊隅幸鄰封壤縱未能

白集 卷五十七
爲漢名將亦不可謂秦無人輒獻直言以祛深惑願推誠信同保始終各勉令圖以求多福歲暮嚴寒惟所履安勝遠垂惠貺愧佩殊深今因押衙迴亦有少荅信具如別紙恕輕尠也不具忠亮敬白

與南詔清平官書

勅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爨何棟尹輔首段谷普李异傍鄭蠻利等段史倚至知异牟尋喪逝朕以義重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哀慕所切當何可任又知閣勸繼業撫人輸誠奉教蒸黎咸又封部獲安皆是卿等同竭忠謀佐成休績未言及此嘉慰良深勉終令圖以嗣選矚今遣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節册命閣勸想當悉之卿等各有所信物具如別錄至宜領也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荅王鶚賀賑恤江淮德音表

水旱流行江淮艱食朕明申詔旨親遣使臣蠲其逋租賑以公廩爰與利物之利用表憂人之憂庶俾疲氓均霑惠澤卿克勤乃職共理爲心省茲賀陳深見誠意

與茂昭詔

勅茂昭盧校至省所陳奏具悉卿翼戴君親出入將相久專戎閫累覲王庭忠勞必竭其智謀誠懇每形於章

表近者志在憂國慮及安邊請率精兵親防黠虜朕以卿當管軍鎮寄重事殷實藉撫綏用安封部雖未允所請而深嘉乃誠今又密奏恒州具申事體曲盡忠勤之節備知丹赤之心言念再三發於嗟嘆眷重之至併在予懷想宜知悉

與潘孟陽詔

勅孟陽卿夙懷才畧早振聲猷歷踐班行累彰績効自守關輔克舉藩條惠及蒸黎威行軍鎮永言所任未展其能朕以東川蜀門重鎮弊承軍後雄壓險中思得忠勤之臣撫此凋殘之俗量才注意無以易卿今授卿劍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并賜官告往想宜知悉

荅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古先聖王託于人上與百姓同其欲與天下共其憂唯推是心可底于道朕臨御萬國迨茲五年惕厲之懷雖勤於夙夜愆伏之候猶害於歲時思革弊以救災在濟人而損已是用欽刑緩死責已卹貧罷郡國之貢珍省宮殿之煩費延春令而布仁行惠先南風而解愠阜財庶憑歡心以召和氣卿等或匪躬獻替或悉力弼諧啓沃之間已申霖雨之用變理之際佇見陰陽之和各宜勉之以輔予理所賀知

白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答宗正卿李詞等賀德音表

朕統承鴻緒子育蒼生累歲有秋今春不雨在陰陽之數雖有盈虛爲父子之心敢忘惻隱俾除人弊以盪歲災卿等任重宗卿恩連屬籍省茲陳賀深見忠誠

答將軍方元蕩等賀德音表

朕以時陽舛候春澤愆期思備旱之方無如貶省務動天之德莫若精誠是以修己卹人去煩節用興答天戒以致時和卿志竭邦家職修軍衛省茲表章深用嘉之所賀知

與迴鶻可汗書

皇帝敬問迴鶻可汗夏熱想比佳適可汗有雄武之姿英果之畧統制諸部君長一方纂承前修繼守舊好故得邑落藩盛士馬精強迴控西戎永藩中夏况嚮風之義每勤於朝聘事大之敬常見於表章動皆由衷言必合禮朕所以深嘉忠欵遐想風規至於寢興不忘嘆矚勉弘令德用副誠懷達覽將軍等至省表其馬數共六千五百匹據所到印納馬都二萬匹都計馬價絹五十萬匹緣近歲以來或有水旱軍國之用不免闕供今數內且方圓支二十五萬匹分付達覽將軍便令歸國仍遣中使送至界首雖都數未得盡足然來使且免稽留

貴副所須當悉此意頃者所約馬數蓋欲事可久長何者付絹少則彼意不充納馬多則此力致歉馬數漸廣則欠價漸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約彼此爲便理甚昭然况與可汗禮在往來義存終始親鄰旣通於累代恩好益厚於往時所以萬里推誠期於一言見信遠思明智固體朕心其東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當事緣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撚拓勿施鄔達于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慶雲供養師僧請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將軍充檢校功德使其安立請隨般次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懇宜知悉今賜少物不多及

與韋丹詔

敕韋丹竇從直至省所陳賀并奏江饒等四州旱損其所欠供軍留州錢米等並已放免又奏權減俸及修造陂堰并勸課種蒔粟麥等事宜具悉朕頃緣時旱慮害農功雖推咎已之心敢望動天之德而未逾浹日膏澤霈然仰荷玄休俯增祗惕卿喜深稱慶忠切分憂旣覽賀陳兼詳奏請至如蠲逋以卹人隱減俸以濟軍須抑

末業而移風務茲菽麥防旱年而歉雨修利陂塘皆合其宜並依所奏非卿公勤奉上仁惻發中則共理之心不能至此再三興歎一二難申勉於始終以副朕意想宜知悉

與從史詔

敕從史史澣至省所陳謝具悉卿亡父早踐班榮久著聲績永言褒贈自叶典常况卿孝友承家勤勞事國念茲忠節皆稟義方將慰匪我之心宜流自葉之澤豈爲殊渥頻至謝草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朕以春候發生歲功資始順陽和而布政賑貧乏而勸農載念罪人因除弊事隨其所利施以爲恩富庶之端實漸於此卿等義敦宗戚誠竭君親省茲賀陳用增嘉歎

與孫疇詔

敕孫疇劉德惠至省所進隴右地圖兼進戰車陣圖車樣及奏陳收復河湟事宜者具悉卿尹茲右輔固乃西疆創制戎車繕修軍實思收故地誓立殊勳載覽陣圖兼詳所奏誠得開邊之畧益加報國之心斯謂盡忠彌增注意眷言所至無忘于懷

與李良僅詔

敕李良僅卿久在軍門習知邊事居常恭恪動必忠勤
眷乃才良可分憂寄今授卿延州刺史兼安塞軍使并
賜官告往延州既兼軍鎮且雜蕃戎防遏撫綏兩須得
所宜勉所仕用副朕懷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耆壽謝賑貸表

朕勤求人隱恤卹農功念播植之時必資首種慮懸磬
之日多乏見糧將便公私宜從歛散卿等名登庶老業
守先疇各勉農人以副朕意所謝知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七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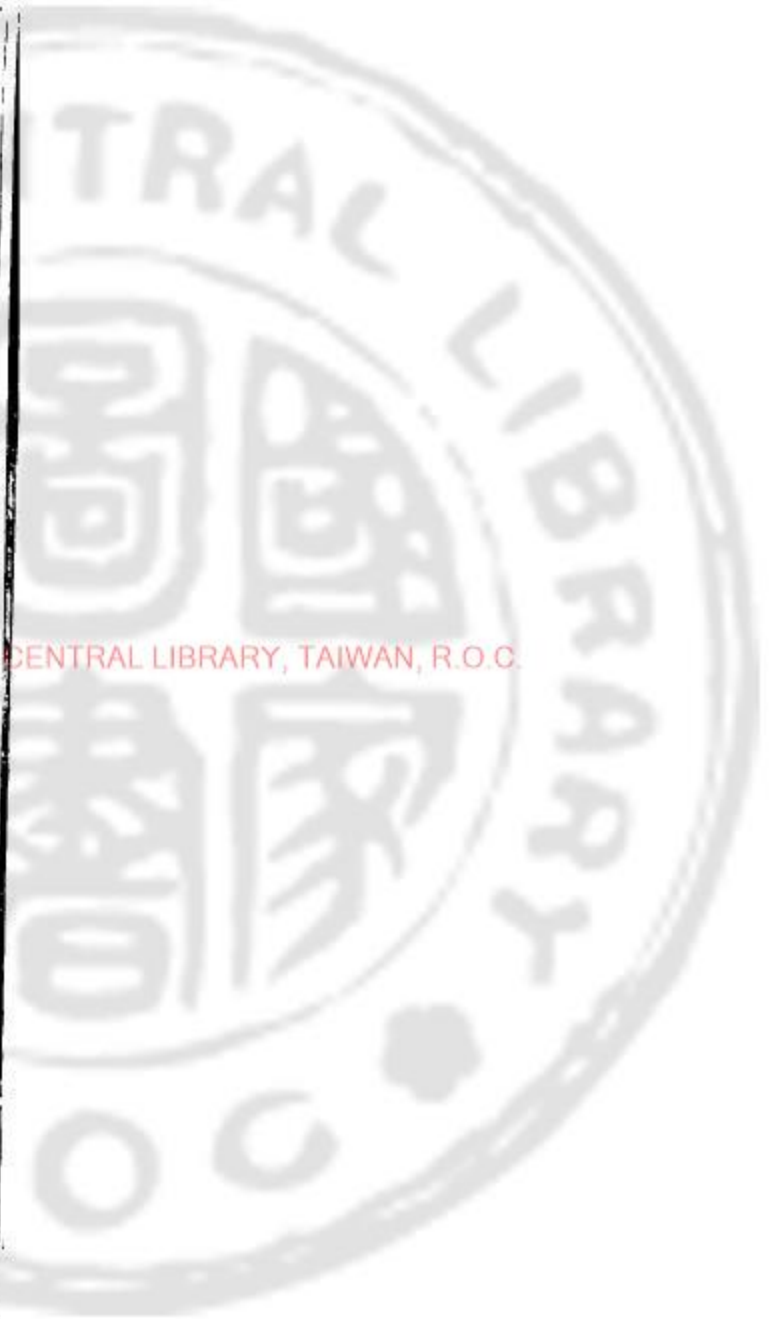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奏狀一首凡十

初授拾遺獻書元和三年進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
頓首謹昧死奉書于施辰音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
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前充翰林學士者臣與崔羣同
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



詳覽臣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庭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闇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

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廢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伸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

白集 卷五十一
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
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
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制科人狀

近日內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警遠近之情不無
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
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
謂爲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爲關外官揚於陵以考策
取收直言者故出爲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爲

果少刺史裴垪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內職除戶
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爲虢州司馬盧坦以數舉事爲
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爲名故黜爲左庶子王播
同之亦停知雜臣伏以裴垪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
忠正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衆
情私相謂曰此數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
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道行欲卜時事之否
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已來並蒙
獎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
忽一旦悉疎棄之或降於散班或斥於遠郡設令有過

白集 卷五十八
猶可優容况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衢路衆心洶洶驚懼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爲人之所媒孽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辯之乎所聞皆實陛下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誹謗以廣聰明漢文之

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謂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爲罪此臣所以未諭也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爲及之則誹謗痛哭尚合容而納之况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爲未及則僧孺等之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爲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卽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弘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

白集 卷五十八 四
爲第三等自畿尉擢爲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
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於穆質而遽
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
觀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均王涯等
覆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
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爲取捨雖有讐怨不敢棄之雖
有親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
上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
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心嗷嗷構成禍端聖心以此察
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

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任例與
官裴均等依舊職獎用使内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
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
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
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安敢不自陳以待罪戾臣
今職爲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
惜身不言豈惟上孤聖恩實亦下負神道所以密緘手
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論于頔裴均狀

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並請入朝伏聞聖恩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爲陛下謀恐非穩便晝夜思慮不敢不言伏見貞元以來天下節將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兇威加四海是得諸道節度使三二年來朝廷追則追替則替奔走道路懼承命之不暇斯則聖德皇威大被于四方矣夫謀宜可久事貴得中當難制之時則貴欲令其朝覲及可制之日則不必使之盡來何則安衆心收衆望在調馭之得其宜也臣伏見近日節度使或替或追稍似煩數今又許于頔等入奏或慮便留在朝臣細思之有三不可

何者竊見外使入奏不問賢愚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莫不減削軍府割剝疲人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又聞于頔裴均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荆襄之人必重困於剝削矣奪軍府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權貴之有餘伏料聖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臣又竊聞時議云近日諸道節度使或以進奉希旨或以貨賄藩身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爲請以戀闕爲名須來卽來須住卽住要重位卽得重位要大權卽得大權進退周旋無求不得天下節度使盡萌此心不審聖聰聞此議否今于頔等以入覲爲請若又許

之豈非須來卽來乎旣來必以戀闕爲名若又許之豈非須住卽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况必求之乎大權不得不與况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頔旣得則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宰相也亦國親也若引于頔爲例獨不可乎若盡與之則陛下重位大權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獨與彼不與此則忿爭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今倖明已開矣速杜之又令于頔等開之臣必恐聖心有時而悔矣其不可一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權太重則下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將相來則總朝廷

之權家通國親入則連戚里之勢勢親則疎者不敢諫權重則羣下不敢言臣慮于頔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者其勢已赫赫炎炎矣况其已來乎臣恐于頔未到之間內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况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耶若用術制之不知不制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且于頔身是大臣于爲附馬性靈事速陛下素諳一朝到來權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若縱其作爲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難聖憂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

秘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况臣以疎議親以賤論貴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近密身被恩榮苟有聞知卽合陳露儻言而得罪亦臣所甘心若默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鑒俯察愚誠謹具奏聞謹奏

論和糴狀

今年和糴折糴利害事宜

右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處和糴令收賤穀以利農人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

則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人儻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於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只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利害之間可以此辯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斗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爲利况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

白集 卷三
偷貨易不免折損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斛斗既無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糶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糶不如折糶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曾爲和糶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爲畿尉曾領和糶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覩臣頃者常欲疏此人病聞于天聰疎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擢居禁職列在諫官苟有他聞猶合陳獻况備諳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緘默隱而不言不惟上孤聖恩實亦內負夙願猶慮愚誠不至聖鑒未迴卽望試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潛問鄉

和百姓和糶之與折糶孰利而孰害乎則知臣言不敢苟耳或慮陛下以救命已下難於移改以臣所見事有不然夫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使人唯求利物若損益將半則不必遷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追改不獨於此其他亦然伏望宸衷睿賜詳察謹具奏聞謹奏

論太原事狀

三件

嚴綬 輔光

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對時已仔細面奏今奉宣輔光已替嚴綬續追此皆聖鑒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内外人心甚

為愜當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遲緣與輔光久相交
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今見別除監軍小人
乍失依託或恐嚴綬相黨曲為妄陳軍情事宜之間須
慮伏望聖恩速令貞亮赴本道便許嚴綬入朝

貞亮

右貞亮原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弊使替輔
光然臣伏聞貞亮先充汴州監軍日自置親兵數千又
任三川都監日專殺李康兩節度使事迹深為不可為
性自用所在專權若貞亮處事依前即太原却受其弊
雖將追改難以成功其貞亮後赴本道之時恐須以承

前事切加約束令其戒懼此事至要伏惟聖心不忘

范希朝

右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况又
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
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駢使
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制成立然後
擇能者則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
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恐便須擇人與希
朝相代謹具奏聞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

二件

緣今時旱請更減放江淮旱損州縣百姓今

年租稅

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放租稅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所放數內已有納者縱未納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况旱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今年稅租疲乏之中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於斯却是今年伏望聖恩更與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先旱損州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隱之恩感動人情無出於此敢竭愚見以副聖心

請揀放後宮內人

右伏見大曆已來四十餘歲宮中人數稍久漸多伏慮駢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貴遂情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見自太宗玄宗已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用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非小臣愚懇不能發此言非陛下英明不能行此事如蒙允許便請於德音中次第處分謹具奏

白集 卷五十八
聞伏待聖旨謹奏

論于頔所進歌舞人事宜狀

右臣三五日來聞於時議云前件所進者並是于頔愛妾被普寧公主闇欲選進今于頔所進事非獲已者臣未知此說虛之與實再三思之皆爲不可何則于頔自入朝來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體故厚加寵位知其性惡故不與威權中外人情以爲至當在於于頔亦自甘心今因普寧奪其愛妾衆人既有流議于頔得以爲詞臣恐此事不益聖德在臣愚見豈敢不言伏見陛下數月以來分別邪正所有制斷所有處置無不合於

公論無不愜於人情唯此一事實乖時體關於損益臣實惜之今道路云云皆有此說是于頔自進亦恐外人不知去就之間恐須却賜于頔內足以辨明聖意外足以止息浮詞又令于頔有所感戴臣所聞所見如此伏恐陛下要知輒敢密陳庶禱萬一謹具奏聞謹奏

論魏徵舊宅狀

李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徵舊宅事宜

右今日守謙宣令撰與師道詔所請收贖魏徵宅還與其子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加優卹今緣子孫

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還其後嗣
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依宣便許臣
非宜况魏徵宅內舊堂本是宮中小殿太宗特賜以
表殊恩既又與諸家不同尤不宜使師道與贖計其典
賣其價非多伏望明敕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
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臣苟有所見不敢不
陳其與師道詔未敢依宣便撰伏待聖旨謹具奏聞謹
奏

論王鏐欲除官事宜狀

右臣竊有所聞云王鏐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
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
功不合輕授王鏐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深爲
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早已紛然今王鏐
若除則如王鏐之輩皆生異望之心矣若盡與則典章
大壞又未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俸門一
啓無可奈何臣又聞王鏐在鎮日不卹凋殘唯務差稅
淮南百姓日夜無慘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
領入朝號爲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
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鏐進奉而
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剥生人

營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鏐邪故臣以爲深不可也其王鏐歸鎮與在朝伏望並不除宰相臣尚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卽言之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右臣伏聞向外傳說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於銀臺進奉前件銀器雖未審知虛實然而物議喧然旣有所聞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時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罷進奉天意如感雨澤應期巷舞途歌咸呼萬歲伏自德音降後天下顒望遵行未經旬月之間裴均便先進

奉若誠有此事深損聖德臣或慮有人云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遂勸聖恩不妨受納以臣所見事固不然臣聞衆議皆云裴均性本貪殘動多邪巧每假進奉廣有誅求料其深心不願停罷必恐卽日修表倍程進來欲試朝廷嘗其可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諸道進奏院報事例不過四五日卽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進物方到以此詳察足見姦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計况一處如此則遠近皆知臣恐諸道依前從此不守法度則是陛下明降制旨又自棄之何以制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反覆思慮深爲陛下惜之伏准德音節文

自集 卷五十八
除四節及旨條外有違越進奉者其物送納左藏庫仍
委御史臺具名聞奏若此事果實則御史臺必准制彈
奏諫官必諫宰相必論天下知之何俾聖政以臣所見
伏望明宣云裴均所進銀器雖在德音之前恐四方不
知宜送左藏庫收納如此則海內悅服天下歡心事出
宸衷美歸聖德又免至御史諫官奏論之然後有處置
在於事體深以爲宜伏願聖心速賜裁斷謹具奏聞謹

天長慶集卷第五十八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奏狀二 凡二十四首

論孫疇

神六切

張奉國狀

孫疇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爲重鎮
承前以來多擇有功勲德望者爲之節度使昨者孫疇
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

白集 卷五十九
甚不愜人心孫疇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效自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畧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合便授此重藩豈唯公議之間以爲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况今聖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疇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移待到鳳翔觀其可否以後不可不審伏恐聖聰要知

張奉國

右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効及李錡作亂之日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倫已

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勸以臣所見更宜與一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攝天下姦臣之心何者奉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愛若奉國更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爲貪寵榮誰不爭効忠順萬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負恩則麾下偏裨競爲奉國亂臣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忠貞二則闇銷禍亂聖人機柄正在於斯今奉國聞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深惜之然以奉國未曾爲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與奉國最爲得宜謹具奏聞謹奏

奏所聞狀

向外所聞事宜

右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旨令宣與諸道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入勘問便仰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伏惟德音除四節外非時進奉一切並停如有違越仰御史臺察訪聞奏今若不許報臺不許勘問即是許進奉而廢德音也伏以陛下憂人思理發自深誠德音中停罷進奉最是大節昨者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猶慮四方不知

將謂容有違越特令送出外庫宣報所司遠近傳呼聞於道路此則不獨人心欣躍感動四方實亦國史光明垂示百代今未踰數月忽有此消息賀德音之使未絕於道途許進奉之聲已聞於內外此衆情所以驚愕而不測也臣訪昨聞又無明敕伏料聖意必無此處分但恐宣傳之際或致疑誤遂令內外有此流傳實恐旬月之間散報諸道虧損聖政無甚於斯若此果虛即望宣示內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伏願宸衷速有處分謹具奏聞謹奏

奏閩

無分切

鄉禁囚狀

白集 卷五十九
三
號州閩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

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數十人並積年禁繫其妻兒皆乞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獄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轉運下囚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可填陪一禁其身雖死不放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節文不該至今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無重於死故殺人者罪止於死坐贓者身死不徵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合填納然以貧窮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日至使夫見在而妻嫁父已亡而子囚自古非人未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爲

痛傷况今陛下愛人之心過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人古者一婦懷寃三年大旱一夫結憤五月降霜以類言之三怨此囚等寃怨之氣必能傷陛下陰陽之和也其囚等人數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該事由臣即未知委細伏望與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聞奏如或是實禁繫不虛伏乞特降聖慈發使一時放免一則使縲囚獲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則明天聽及卑遠近自無寃滯事關聖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鹽鐵使下諸州縣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續條疏其事奏上

論承瓘取猥職名狀

承璀充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

右緣承璀職名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便休伏望聖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爲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良國爲都監近日高崇文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爲都監此皆權宜且爲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

統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觀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伏乞聖慮又以此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官以來則曾驅使承璀歲月旣久恩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下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自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

白集 卷五十九 五
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
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爲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
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聖慮
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爲都監
且徇舊例雖威權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
聽如蒙允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爲諸軍都監臣不勝
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崔羣等再已奏聞至
未蒙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迴臣更細思事有不
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
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
已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
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
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
舉事先以元稹爲戒無人肯爲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
爲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
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
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旣從重

白集 卷五十九
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爲責詞然外議誼誼皆以爲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劉士元踢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歐打者亦以元稹爲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以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

口入驛又奏裴玠甲民切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韓皋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爲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鎮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爲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爲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

聽至於再三乎誠以所損者微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爲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師閒官免令元稹部事方鎮此乃上裨聖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請罷兵第二狀

五月十日進

請罷恒州兵事宜

右緣討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臣不合一奏便休伏願聖聰再賜詳省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合用兵旣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

今看事勢保必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瓘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瓘自去以來未敢苦戰已喪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軍入賊界下營未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畧均况奏報之間又事恐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在逗遛兼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數月以來方入賊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一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今却被賊打破則其進討之勢想亦可知劉濟親領全軍分圍樂壽又奏賊城堅守卒不易攻師道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便不進軍如此事由陛下具見據其去就豈

有成功未審聖心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陛下痛惜者二可爲陛下深憂者二何則若果有成功即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伏見陛下比來愛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聖躬每事節儉今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貴强大臣每念此不勝憤歎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議無不許請而後捨模

樣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每念此實所疚心此其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饑渴疲勞疫疾暴露衣甲暑濕弓箭瘡痍上有赤日前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况神策官健又最烏雜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迴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

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臣每思之憂入骨髓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伏惟詳臣此狀察臣此心審賜裁量速有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不獨天下幸甚謹具奏聞

請罷兵第三狀

六月十五日進

請罷恒州兵馬事宜

五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懼罪

惜身上負陛下伏希聖鑒憐察血誠知臣心如此更詳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一一具知師道今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亦甚乖宜季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縣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澤潞潰散健兒其間有入魏博却投邢州者季安追捉並按軍令昨所與詔都不稟承據此情狀畧無形迹但恐今日以後此輩無不辦爲又比來所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今師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南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瓘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

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議不可抽假使承璫等竭
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
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
忽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姦過於
羣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
討或可有詞見雪恒州必私懷喜何則於承宗本末之
勢同也假令劉濟實忠實盡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量
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
況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之不疑臣昨日以軍
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已具

陳奏今果聞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有言語
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貼必扇諸
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者則陛下求
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事不得已然後
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更惡如此事勢皆
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盧從史已歸罪左降王
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整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
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名罷猶有勢若又此時不
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
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李錡兵合之後坐見誅擒豈料

遷延經年如此然則始謀必尅猶不可知後事轉難更何所望至於竭府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可爲深憂可爲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陳况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忘國家大計豈得以小耻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此爲慮臣前後已獻三狀不啻千言詞旣繁多語亦懇切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况又塵黷不休臣卽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爲是所言爲忠則陛下何忍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下罷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分臣不勝負憂待罪懇迫兢惶之至謹奏

論嚴綬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恒嚴綬衆稱怯懦無耻二人臧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聞清淨境內頗安縱要改移卽合便擇勝宗儒者且嚴綬在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爲談柄陛下罷其節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爲至當今忽再用又替宗儒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歎兼邪人得計正人憂疑大乖

羣情深損朝政臣前後所奏宜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望聖意更賜裁量其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論孟元陽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

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二千戶

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事頗修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所除官合加優獎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統軍衆猶謂屈今元陽事卽不同希朝又除統

軍恐似更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况元陽功效忠勤天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別臣恐今日已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大將軍輕重之間實爲得所只如柳惟晨李簡之輩有何功業合比元陽猶居此官動逾年歲伏望聖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中書狀便撰謹具奏聞伏待聖旨謹奏

謝官狀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新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

士雲騎尉臣崔羣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進旨特加
慰諭并賜告身者聖慈曲被寵命猥加俯以拜恩跪而
受賜蹈舞離次驚惶失圖伏以郎吏諫官古今所重位
當星象職在箴規皆須聞望清方行實端慤然可以佐
彌綸於草昧能正其詞盡獻納於芻言必直其節苟輕
所選實忝厥官臣等學識庸虛才質愚懦自居近職忝
冒已深况超擢榮班慙惶交至初授殊常之寵聞實若
驚再思難報之恩感而欲泣唯當奮勵駑鈍補拾闕遺
中誓赤誠上酬玄造俯伏憂愧若無所容無任感恩兢
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奏陳情狀

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進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本官合滿欲議改轉知臣
欲有陳露今臣將狀來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希聖
慈俯察愚懇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以為養
藥餌或闕空致其憂情迫於中言形於口伏以自拾遺
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制舊序相類俸祿稍
多儻授此官臣實幸甚則及親之祿稍得優豐荷恩之
心不勝感激輒敢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陳伏待聖旨

謝官狀

元和五年五月六日進

新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慰諭兼賜告身者俯偃拜恩怵惕受命戰越跼迹驚惶失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自顧庸昧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慙日深況於官祿之間豈敢有所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甘馨之費病乏藥石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聖念雖許陳情敢望天恩遽從所欲况前件官位望雖小俸料稍優臣今得之勝登貴位此皆皇明俯察玄造曲成念臣爲子之誠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心知愧因事吐誠烏烏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力誓効死以酬恩榮幸不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品無任荷恩抃躍之至

謝蒙恩賜設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窮賤才質孱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在禁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魂不寧手足無措况樽開九醞饌列八珍惠過加籩榮優置醴金壘引滿將王澤而共深玉饌屬厭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歎捫心自驚戰汗慙惶墮越于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恩賜衣服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薄効累受殊私况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輕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祕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

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聖恩賜臣等於曲江宴樂并賜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侍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曲水

蹈舞跼地歡呼動天况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閒臣等謬列近司猥承殊澤捧觴知感終宴懷慙肉食無謀未展消埃之効素飡有愧難勝醉飽之恩以此兢惶未知所報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九月九日謝恩賜宴曲江會狀

右臣今日伏奉進旨賜臣等於曲江宴會特加宣慰并賜酒脯等者伏以重陽令節大有豐年賜宴於無事之朝追歡於最勝之地况天厨酒脯御府管絃寵賜忽降於寰中慶幸實生於望外仍加慰諭曲被輝華臣等各以凡才同叅密職幸遇休明之日多承飫賜之恩樂感

白集 卷五十九
形骸歡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以爲春徒激丹
心豈報玄澤謹奉狀

臘日謝恩賜口蠟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伴口蠟及紅雪澡豆等仍以時
寒特加慰問伏以時逢臘節候屬祁寒豈意聖慈不忘
微賤念嚴凝而加之煦嫗慮較規倫切瘕文切而潤以脂
膏喜氣動中歡容發外挾續之恩所勉和則體舒不龜
之澤旣霽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懷愧因物諭情豈止飲
德縈心唯驚寵賜必擬澡身勵節以答鴻私感躍之誠
倍萬恒品謹具奏聞謹奏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屆
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况以
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下明忖度
之心爲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慙心畢同臣等塵忝
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違而尸素內
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奏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珎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
過藏煙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臣顧

白集 卷五十九
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
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
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恩賜冰狀

右今日奉宣旨賜臣等冰者伏以頒冰之儀朝廷盛典
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異之恩况春羔之薦時始因風
出當夏蟲之疑日忽自天來煩暑迎消涼飈隨至受此
殊賜臣何以堪欣駭慙惶若無所措但飲之慄慄常傾
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懷履薄之戒以斯惕厲用答皇
慈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新曆日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新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鞠
躬捧持開卷受時見履端之有始披文閱處知御曆之
無窮慶賀既深感戴無極謹奉狀陳謝

謝恩賜茶果等狀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進旨以臣等在院修撰制問賜
茶果梨脯等曲蒙聖念特降殊私慰諭未終賜賚旋及
臣等慙深曠職寵倍驚心迷清問以修詞言非盡意仰
皇慈而受賜力豈勝恩徒激丹誠詎酬玄造

謝賜設及匹帛狀

白集 卷五十九
右今日高品劉全節奉宣進旨以臣等在院覆策畢特
加慰問并賜設及匹帛者臣等職在掌文詔令考策雖
竭鄙昧猶懼闕遺豈意皇鑒下臨聖慈曲至惠加賜食
榮及承筐寵厚縑緗仰難勝於玄貺恩深醉飽退有愧
於素飡徒積慙惶何酬慶賜

社日謝賜酒餅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餅饌餅等伏以時唯秋社
慶屬年豐頒上尊之酒漿賜太官之餅餌既非舊例特
表新恩空荷皇慈豈伸丹慊謹奉狀陳謝
白氏長慶集卷第五十九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誦鬻青校

奏狀三凡七首

論重考科目人狀

今年吏部應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試文書等
右臣等奉中書門下牒稱奉進旨令臣等重考定聞奏
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置
考官唯遣尚書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至繁劇考送固

難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退者必多
韓臯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責臣等又以
朝廷所設科目雖限文字其間收採兼取人材今吏部
只送十人數且非廣其中更重黜落亦恐事體不弘以
臣所見兼請不考已得者不妨傲倖不得者所勝無多
貴收人材務存大體伏乞以臣等此狀宣付宰臣重賜
裁量伏聽進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
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臣白
居易等狀奏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
尚書祠部員外郎上護軍臣李虞仲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

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叅官上後三
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有體要之
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
選備侍臣叅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諳詳輒
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勅旨
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
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
知制誥臣白
居易狀奏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已來論奏者甚衆伏計煩
黷聖聽之外必以為或親或故同為黨庇臣今非不知

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
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
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考乃至公至
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况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
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
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閒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
懇盡然臣等別有急見上禪聖聰反覆思量輒敢密奏
伏准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
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
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

事按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
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
私特全身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耻其
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
擢又忝職司實願禪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
伏待聖裁謹奏

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
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

易等奏重考試進士官朝散大夫
守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臣王起

讓絹狀 長慶元年八月十三日進

恩賜田布與臣人事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慰進旨敬命荷恩遂與臣前件絹臣不

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
取者臣已當時進狀陳謝訖感戴聖恩昨日不敢不謝
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物但以昨
者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
諸家何者未報父讐未雪國耻凡人有物猶合助之况
取其才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誠云一
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今以五百
匹絹與臣臣若便受則是有違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
凡節將之臣發軍討叛大費雖資於公給小用亦藉其
家財今陛下欲使田布誓心報讐捐軀殺賊伏料

諭慰問使者道路相望若奉使之入悉須得物臣恐鎮
州賊徒未殄田布財產已空欲救將來乞從臣始此則
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聖渥倍深責其成功必有
可望臣食國家之厚祿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錢尚慙
尸素無名之貨豈合苟求伏願天鑒照臨知臣不是飾
讓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應黷尊嚴心實不安不
敢不奏其前件絹臣尋已却還田布伏乞聖慈許臣不
敢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聖恩謹錄奏聞伏待進旨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長慶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奏

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

起居舍人溫造可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
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可鄧

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
伏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宰相既從遠貶已是深文
其同飲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以兩
省史館皆是近署聚飲致醉理亦非宜然皆貶官卽恐
太重况獨孤朗與李景儉等皆是僚友旦夕往來一飯
一飲蓋是常事景儉飲散之後忽然醉發自猶不覺何
况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見貞元之末時政嚴

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衆心無慘以爲不可
自陛下臨御及此二年聖慈寬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詔
或下衆情不免驚憂兼恐朝廷官寮從此不敢聚會四
方諸遠不知事由奔走流傳事體非便伏惟宸鑒更賜
裁量免至貶官各令訓俸感恩知失亦足戒懲臣不揆
蠢愚輒敢塵黷豈不懼罪豈不惜身但緣進不因人出
於聖念自忠州刺史累遷中書舍人已涉二年一無裨
補夙夜慙惕實不自安前後制勅之間若非甚不可者
恐煩聖聽多不備論今者所見若又不奏是圖省事有
負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獨

孤朗等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

應緣鎮州行營利害事宜謹具如後

一請專委李光顏東面討逐委裴度四面臨

境招諭事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以來詔太原魏博澤潞易定
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士八十
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已失
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爲用節將太衆則
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近旨不行
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劔女六者不開得軍功無

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顏旣除陳許
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通前約與三四萬人
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
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
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
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來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
未及誅夷自生變改况光顏久諳戰陣素有威名裴度
爲人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事勢驅
之自須死戰若比向前模樣用命百倍相懸破賊責功
無出於此况太原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旣得人足當

一面以此計度無如二人

一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付光顏事

右伏請詔光顏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者每軍各取三四千人並令光顏專統一則藉其兵力討襲鎮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爲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况令守疆亦足展効或聞澤潞魏博兵馬同討淮西之時素諳光顏勤卹將士必樂爲用可望成功今光顏得到下博後卽陳許先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顏又領鳳翔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陽等軍悉皆効勞

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馬約有三四萬人盡付光顏足以成事其襄陽陝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還豈唯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陣今旣只留東西二師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兵馬監軍伏請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一請勒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報父仇望其感激衆心先立功效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聞魏博

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七八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衣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閒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雖經接戰勝負畧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挫叔良又乏將謀勢不支任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費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實最可痛惜者也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右伏以行營最切者豈不以國用將竭軍費不充更至春夏已來實恐計無所出今若兩道共留六萬其餘退食本道衣糧卽每月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月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旣易支持自然豐足責其死戰敢不盡心臣以爲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

右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斷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必恐遲疑當逗留克融之時是經營庭湊之日遲則心固久則計成三數月閒須有次第延引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時時不可失以臣

白集 卷六十一
等所見謹具如前伏以行營今日事宜真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遠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及無出於此何者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覽臣此狀必有二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戰機宜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亦知况察群情兼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真皆云賊徒計日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難於改移而事若得其宜

合旋有成績至今既無次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之桑榆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卽救療轉難臣又切有過憂敢不盡吐肝肺實恐軍困不濟更須百計誅求日引月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色錢內每貫已抽減三百茶鹽估價有司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稅不許卽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竊念之不以重難改移忽於大計也臣等又憂深州久圍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糧道未通下博諸軍致於窮地光顏兵少欲入無由外卽救援不來內卽餓糧罄竭各求生路誰向死門無可柰何忽然奔散卽

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鑒不遠在貞元中韓全義五樓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狀思臣此言若以為然速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久憂國情深志在懇切言無方便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任感激惓款之至謹同詣延英門進狀以聞伏聽勅旨謹奏

長慶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

臣白居易狀奏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長慶二年五月十一日奏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律非因鬪爭無事而殺者名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為鬪相擊為毆交鬪致死始名

鬪殺今門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損傷則不得名為相擊阿王當夜已死又何以名為相爭既非鬪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右按律疏云不因爭鬪無事而殺名為故殺此言事者謂爭鬪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鬪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是明事謂爭鬪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鬪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鬪一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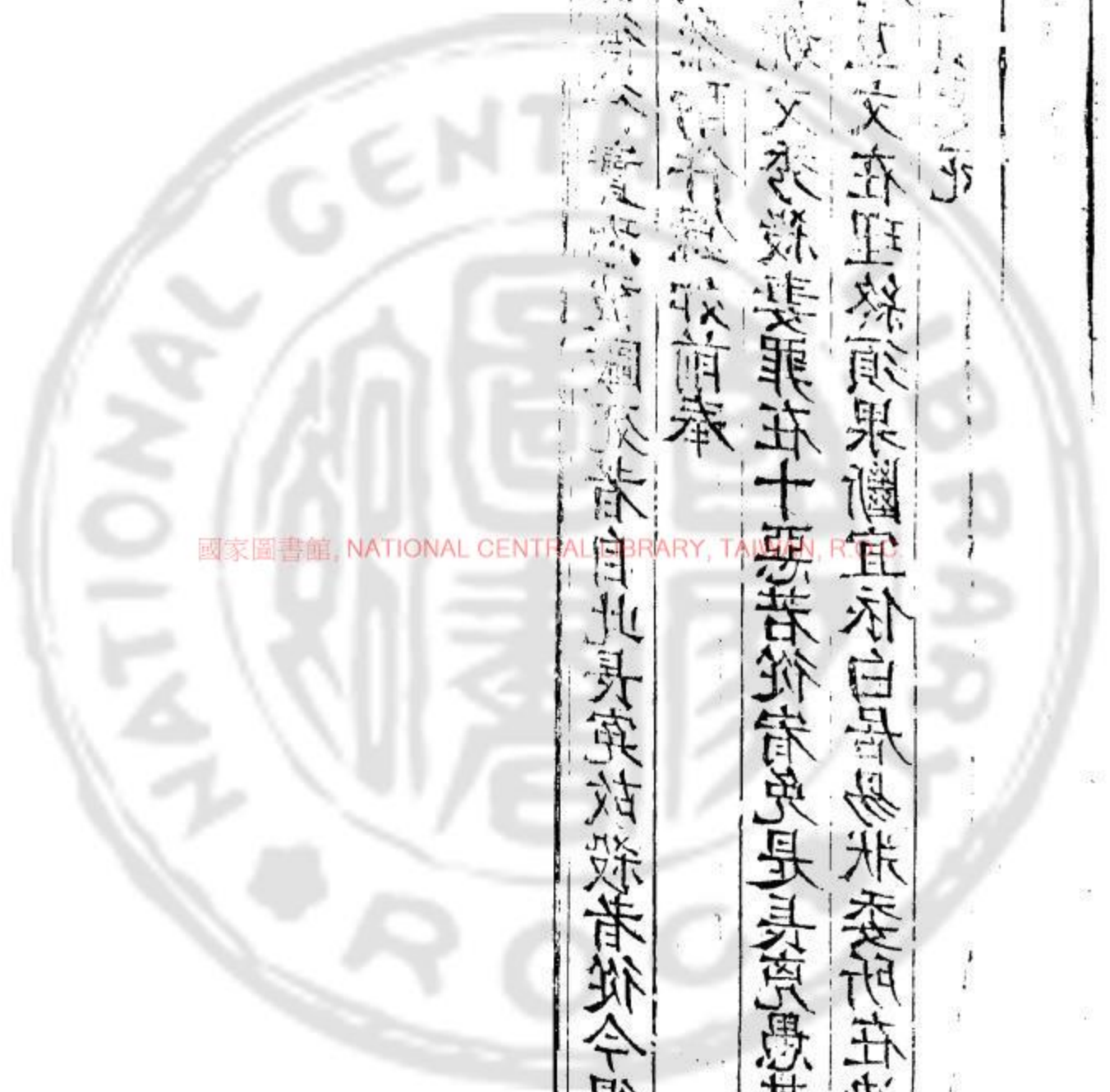
一擊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
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
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
故殺卽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
以物毆殺了則曰我因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又如此可
乎設使因爭理猶不可况阿王已死無以辨明姚文秀
自云相爭有何憑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駱全儒
等毆殺人事承前寺斷不爲故殺恐與姚文秀事其間
情狀不同假如畧同何妨誤斷便將作例未足爲憑伏
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
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寃故殺者從今得計謹
同叅酌件錄如前奉

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寃愚其律縱
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決重杖
一頓處死

一

文奇匪絲既果適宜亦自易易非委和五失重林
文變殊斐罪五十惡昔錄管免具具資愚其軒錄
錄習者錄取前奉

錄習者錄取前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一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異甫校

奏狀四

表附凡
十七首

為宰相賀赦表

長慶元年正月
就南郊撰進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臣與百執事奉
揚宣布與億兆衆蹈舞歡呼自天降和率土同慶臣等
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御極建元發
號大明升而六合曉一氣薰而萬物春肆眚措刑滌瑕

百集 卷之二
蕩穢凡在圓首納於歡心矧又祗祀天地孝享宗廟蠲
減租賦策徵賢良褒德及先賞功延嗣敬賓養老念舊
睦親生人之積弊盡除有國之類綱必舉况陛下承二
百祀鴻業之重纂十一聖耿光之初始奉嚴禋新開寶
曆天下之目專專然觀陛下之動天下之耳顯顯然聽
陛下之言斯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必達於朝野舉一
事不浹辰必聞於華夷當疲人求安思理之秋是陛下
敬始慎微之日苟行一善則可以動人聽而式歌舞况
具衆美信足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康哉可期天下幸甚
臣等謬居重位幸屬鴻休慙竊股肱喜深骨髓歡忻快
躍倍萬常情無任鼓舞慶幸之至

為宰相請上尊號第二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四日臣等已陳表章請上尊號愚
誠雖懇聖鑒未迴踏地跼天不勝大願臣等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聞大道者無求於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
非欲其名名生而不讓不讓故與天合德不辭故率土
歸心斯所謂應乎天而順乎人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嗣
興一德統牧萬方致時俗之和平納生靈於富壽金革
已偃銷七十載之厲階玉燭方調啓一千年之聖運天
人合應書軌混同而鴻名未加盛典猶缺華夷失望史

策無光此誠君上之謙然亦臣下之罪也今臣所以上
稽天意下酌人情再黷皇明重陳丹慊臣謹按書曰思
作睿睿作聖又曰乃聖乃神乃文乃武經曰明王以孝
治天下凡此五者歷觀列辟雖甚盛德莫能兼之伏以
陛下自卽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
冀無二弓遺鏃之費而立定幽燕仁和一薰獷亡猛鰲切
盡化可不謂睿文乎削平天下震耀八荒北虜求婚以
稟命西戎乞盟而納款威靈四及奔走來賓可不謂神
武乎陛下以萬乘之尊四海之富供養長樂道光化成
推而置之可塞天地可不謂孝德乎故臣等敢冒死稽

首上尊號曰睿文神武孝德伏惟陛下略撝謙之小節
弘祖宗之大猷惟十一聖在天豈忘繼其志以億兆人
爲子寧忍阻其心特迴宸衷俯受徽號在玄功不爲主
宰於盛德有所形容煥乎大哉垂裕無極此實天下之
幸甚非獨臣之幸也臣等無任誠願懇禱之至

爲宰相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授臣某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者寵擢非次憂惶失圖躅地跼天不知所措臣某誠兢
誠惕頓首頓首臣聞上理陰陽下平法度外撫夷狄內
親黎元使百官各修其職一物不失其所此宰相之任

也臣有何功德有何才能越次超倫忽承此命下乖人
望上紊朝經致寇速尤無甚於此臣謬因文學忝列班
行先朝之人擢居內職星霜屢改爵秩驟加未逾十年
忽登相位名浮於實任過其才豈唯覆餗蘇谷切是憂實
累知人之鑒况陛下肇開曆數將致升平輔弼之臣尤
宜慎擇臣粗知古今敢言本末樞衡要地初不得人則
理化勞心終無成日此所以重陳手疏再瀝血誠乞廻
此官別授能者臣若得請便不負恩情見於辭非敢飾
讓皇天白日實鑒臣心無任懇款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讓以聞

爲宰相賀雨表

臣某言臣聞聖明在上刑政叶中則天地氣和風雨時
若常聞其語今見其時臣某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臣
伏以陰陽氣數盈縮相隨去秋多霖今春少雨宿麥猶
茂農功未妨陛下念物憂人先時戒事靡神不舉有感
必通故雲出于山月離于畢初灑塵以霖霖漸破塊而
霧霏圃圉田疇無不霑足雨之所致臣知其由自上而
來雖因天降從中而得實與心期發於若厲之誠散作
如膏之澤凡在率土孰不懽心臣等位忝鈞衡職乖燮
理仰陰陽而增懼顧霖雨而懷慙無任兢惕之至

為宰相賀殺賊表

臣某等言伏承某道逆賊其一某月某日已被某殺戮
訖皇靈震耀堯孽梟夷率土普天歡呼鼓舞臣等誠喜
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亂臣賊子阻兵干紀者明則有天
討幽則有鬼誅遲速之間罔不殲殄伏惟文武孝皇帝
陛下君臨八表子育群生合天覆地載之德順春生秋
殺之令宿寇遺孽闐然銷去四海九州廓然清晏逆賊
某乙一介賤隸兩河叛人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戕害主
帥度劉善良慕燕鷗魚偷活頃刻顛木之餘拚呼罪切呼罪座
疽何切余之遺種斧斨千羊切欲加而先折鉞石未攻

而自潰不有弔伐孰知德威不有妖氛孰知神筭則天
下之心有以知順存逆亡其猶影響者也臣伏以某一
既已斬首某一將何保身若不乞降卽應生變輔之或
在車則相依皮既不存毛將安附况我乘破竹彼繼覆
車止戈之期翹足可待無任喜慶忭躍之至

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為宰相作

臣某等謹言臣聞堯湯之逢水旱陰陽定數也宋景之
感熒惑天人相應也蓋天地大統不能無災皇王至誠
可以銷慝嘗聞此說今偶其時臣等誠欣誠幸頓首頓
首伏見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虧者陛下舉舊章下

明詔避正殿降常服禮行於已心禱于天天且不違物
寧無應况正陽月朔亭午時中和氣周流密雲布護蒙
然暫蔽赫矣復明屏翳朝濟但驚若煙之涌曜靈晝掩
不見如月之初所謂誠至於中而感通於上也臣等敢
不再陳事理重考徵祥三光忌盈必有時蝕萬物莫覩
與無灾同慶生交感之間喜浹照臨之內雖卿雲五色
瑞景再中除沴致祥曾何足比百辟伏賀萬人仰觀事
彰天鑒孔明道配日新其德臣等幸遭昌運謬荷殊私
皆乏濟時之才同居待罪之地日月薄蝕自慙燮理無
功山川出雲實賴聖明有感感賀忻戴倍萬常情無任
抃躍竦踴之至

為崔相陳情表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輒陳露伏增戰灼臣亡
父某官亡妣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某贈某官臣今
承後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亡伯位高無後以猶子之
義命臣繼紹仍賜臣名嗣襲雖移孝思則在上荷君命
永承繼絕之宗中奪私恩遂阻劬勞之報歲月曠久情
禮莫伸自去年已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
有陳乞皆許迴授况臣猥當寵擢謬陟台階爵祿之榮
實有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飲泣茹悲哀

慙兩極臣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叙勲封特乞聖
慈迴克追贈倘允所請無幸於斯則臣烏鳥之心猶再
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死以酬恩踏地仰天不勝感
咽披陳誠懇煩黷宸嚴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
露以聞

忠州刺史謝上表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勅旨授臣忠州
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恩特獎非
次陞遷感戴驚惶隕越無地臣誠喜誠懼頓首頓首臣
惟本疎愚識惟褊狹早蒙採錄擢在翰林僅歷五年每

知塵忝竟無一事上荅聖明及移秩官寮卑冗疎賤不
能周慎自取悔尤猶蒙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祿食出佐
潯陽一志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未嘗敢安負霜枯
葵雖思向日委風黃葉敢望霑春豈意天慈忽加詔命
特從佐郡寵授城喜極魂驚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
兩河又寧臣得爲昇平之人遭遇已極况居符竹之寄
榮幸實多誓當負刺慎身履冰勵節下安凋瘵上副憂
勤未死之間期展微効跼身地遠仰首天高螻蟻之誠
伏希憐察無任感激懇款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一奉
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平淄青表

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

臣某言伏見二月二十二日制書逆賊李師道已就梟戮者皇靈有截睿筭無遺妖氛廓清遐邇慶幸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亂常干紀天殛神誅李師道包藏禍心暴露逆節盈惡稔衆叛親離未勞師徒自取擒戮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文經天地武定華夷凡是猖狂無不殊剪兩河清晏四海會同昇平之風實自此始臣名叅共理職忝分憂抃舞歡呼倍萬常品守官有限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快踊躍之至謹具奏聞謹奏
賀上尊號後大赦天下表

臣某言伏奉七月十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跪捧宣布蹈舞歡呼自天降休率土同慶中謝臣聞玄功盛德非鴻名不能形容物屬人疵非皇澤不能滌蕩自非上聖莫能兼之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纂承大業子育群生信及豚魚威殲梟獍削平寰海混一車書億兆一心願崇大號從人欲而俯膺盛禮賜時和而廣洽皇恩蠲減賦租收拔淹滯命黜陟而別能否開諫議而策賢良宿弊必除舊章咸舉帝王能事盡集於今凡在生靈孰不幸甚臣謬當委擢職在頒條抃躍之誠倍萬常品限以守官不獲稱慶闕庭無任慶抃之至

杭州刺史謝上表 長慶二年

臣某言去年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未通取襄漢路赴任水陸七千餘里晝夜奔馳今月一日到本州當日上任訖上分憂寄內省庸虛仰天戴恩跼地失次臣某 中謝 臣謬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朝黜官以來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後數月徵還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踰年擢知制誥未周歲正授舍人出泥登霄從骨生肉唯有一歎擬將報恩旋屬方隅不寧朝廷多事當陛下旰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輸肝寫膽之時雖進獻愚衷或期有補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猶自

知况在天鑒忝非土木如履冰泉合當鼎鑊之誅尙忝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責輕欲荅生成未知死所唯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詔條勤卹人庶下蘇凋瘵上副憂勤萬分之恩莫酬一二仰天舉首望闕馳心葵藿之志徒傾螻蟻之誠難達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爲宰相謝恩賜酒脯餅果等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等前件物等俯僂受賜竦躍荷恩天酒來以分甘御羞降而示惠臣等省躬知感恩因物言情寵過加遵懼多尸素之責榮同置醴慙無麴蘖

之功徒瀝丹誠豈酬玄造

爲宰相謝恩賜吐蕃信物銀器錦綵等狀

右臣等材愧庸虛職叨輔弼遇天下削平之日當西戎
卽叙之時遂使殊方致茲遠物此皆率由玄化感慕皇
風人臣旣絕外交問遺敢言已有今蒙重賜益荷聖慈
况來自外夷知德廣之所及降從中旨仰恩深而不勝
感戴慙惶倍萬常品

爲段相謝恩賜設及酒脯等狀

伏蒙聖慈特加寵錫珍羞出於內府旨酒降於上尊捧
戴歡榮不知所措臣久叨台鼎新忝節旄勤勞無展於

股肱醉飽有慙於口腹

爲段相謝借飛龍馬狀

伏以出從內廐行及中塗假飛龍之駿駒代跛鼈之蹇
步執鞭拜命借馬喻身取其戀主之心以表爲臣之節
恩深易感情懇難陳

爲段相謝手詔及金刀狀

詔賜累加慙惶交集寵來天上感動人間且金蘊其堅
奉之而永貞王度刀宜其利操之而遠耀天威豈唯佩
作身榮實可藏爲家寶况臣望闕漸遠受恩轉多比堅
而報國有時効死而殺身無地

爲宰相謝官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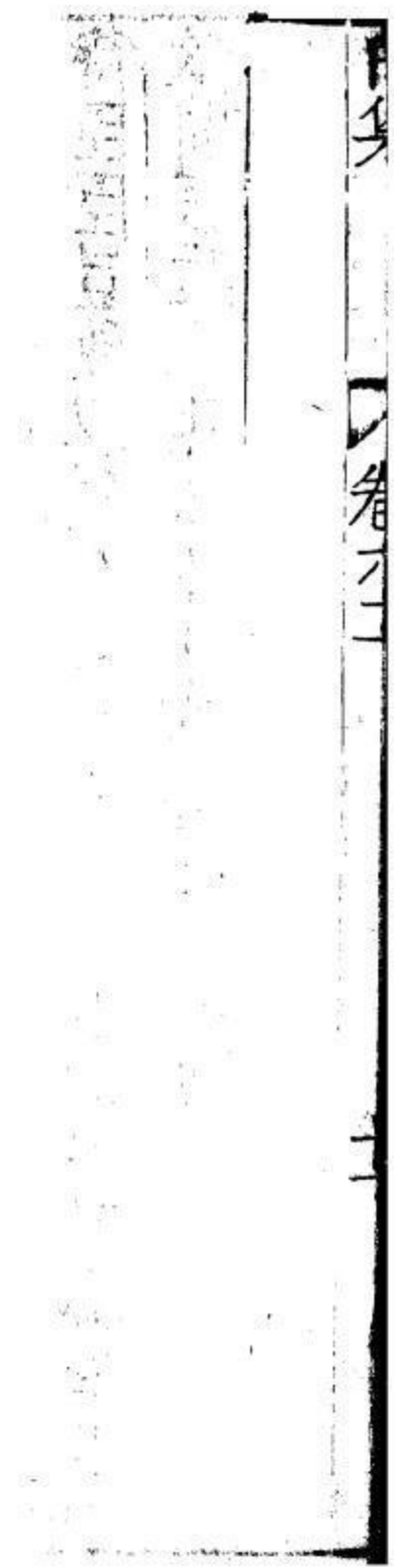
爲微之作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於凡陋竦駭震越不知所爲中謝臣伏准近例宰相上後合獻表陳謝臣今所獻與衆不同伏惟聖慈特賜留聽臣伏聞玄宗卽位之初命姚元崇爲宰相元崇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間不立相位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陛下視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遠不及元崇若又僂俛安懷因循保位不惟恩德是負實亦軍國可憂臣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

下揅時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爲日久矣陛下許行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事前先此陳啓况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天心自知不因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聽合當死責豈意憐察曲賜安全螻蟻之生得自茲日今越流輩授以台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撫已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臣豈敢以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臣心得獻前言雖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款之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二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異甫校

策林一

有序。凡二十二道。

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
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構成策目七十五門
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其
餘自以精力所致不能棄捐次而集之分爲四卷命曰
策林云耳



白集 卷之三
一策頭一道

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令持下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嘗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臣每覽漢史至此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豈不以臣不愛死雖憐其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以至明臨兆人故數年之間仍降詔旨四海之內累徵賢良思酌下言樂聞上失諭以旁求之意詢以無隱之辭是則陛下納諫之旨遠出於漢朝徵臣獻言之罪不虞於折檻矣况清問之下條對之中苟言有可觀策有可取陛下必光揚其名氏優崇其爵秩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又相萬也賤臣得不有犯無隱以副陛下納諫之旨乎殫思極慮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唯以直詞昧死上對

臣生也幸沐聖朝垂覆育之惠當陛下無忌諱之日斯則朝聞夕死足矣而况於充賦王庭者乎伏念庸虛謬膺詔選誠不足以明辯體用對揚德音欲率爾而言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若默默而退又何以副陛下虛求之心是以窺玉旒讀金策慙惶僂俛不知所裁者久矣然以愚慮之中千或一得而往古之成敗耳或妄有所

聞當今之得失目或妄有所見進不敢希旨退不敢隱情唯以直言昧死上對

二策項二道

臣聞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故億兆之所趨在一人之所執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則復朴保和貴德賤財之令行則上讓下兢恕已及物之誠著則蒼生可致於至理養老敬長之教洽則皇化可升於太寧由是言之蓋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繫乎君之作爲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可從容而

馴致矣

臣聞教無常與亦無常廢人無常理亦無常亂蓋興廢理亂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爲爲教興廢之本君之舉措爲人理亂之源若一出善言則天下之人獲其福一違善道則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階於亂一念於德而邦有以漸於興交應之間實猶影響今陛下以懋建皇極爲先則大化不得不流矣以欽若前訓爲本則大樸不得不復矣以緝熙庶績爲念則五刑不得不措矣以祗奉宗廟爲心則五教不得不敷矣而尚有未流未措未復未敷之間自懋建也下皆疊策問中事

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故不自見其益也求理之心太速故不自見其功也臣何以知之然臣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難終之實難也陛下又能終之則太平之風大同之俗如指掌耳豈止化流樸復刑措教敷而已哉

三尾策

三道

臣鄙人也生仁壽之代沐文明之化始以進士舉及第又以拔萃選授官臣之名既獲二成君之祿已受一命雖天地不求仁於芻狗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倦倦之誠蓄之久矣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垂下濟之恩詳延

謨猷親覽條對逢不諱之日雖許極言當無過之朝不知所述無裨清問有負皇明仰冒宸嚴伏待罪戾謹對臣幸逢昭代得列明庭慙無嘉言以充清問輒罄狂瞽惟陛下擇之謹對

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蒙陛下子育之恩覩陛下昇平之化謬膺詔選充賦天庭安足親承德音條對清問逢旁求之日雖許直言當已理之朝將何極諫塵黷聖鑒俯伏待罪謹對

四美謙讓

惣策問中事
連贊美之

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自謂之理非理也自謂之亂非

亂也自謂之安非安也自謂之危非危也何者蓋自謂
理且安者則自驕自滿雖安必危自謂亂且危者則自
戒自強雖亂必理理之又理安之又安則盛德大業斯
不遠矣伏惟陛下嗣建皇極司牧蒼生夙興以憂人夕
惕而修己以今日之理陛下視朝廷未以為理以今日
之安陛下視海內未以為安而又思酌下言樂聞上失
弊無不革利無不興今則嚴禋郊廟猶謂敬之不至愛
養黎庶猶謂惠之不弘省罷進獻猶憂人之困窮蠲免
適租猶慮農之勤匱搜揚俊乂猶畏賢之遺逸滌蕩罪
戾猶念獄之非辜底定兵戈猶懼其未戢懷柔夷狄猶

恐其未賓大化參乎陰陽猶慙之以寡德重光並乎日
月猶讓之以不明斯乃陛下勞謙之心合天運之不息
也勤卹之德合地道之無疆也如臣者何所知焉何所
述焉伏以聖聰貴聞庶議苟有愚見敢不極諫

五塞人望歸衆心○在慎言動之初

夫欲使人望塞衆心歸者無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
耳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動不書
非盛德也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焉若王者言中倫動中
度則千里之外應之百代之後歌之况其邇者乎若言
非宜動非禮則千里之外違之百代之後笑之况其邇

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戲言身不敢妄動動必三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臨兆庶臣伏見天下之目專專然以觀陛下之動也天下之耳顚顚然以聽陛下之言也則陛下出一言不終日而達於朝野動一事不浹辰而聞於華夷蓋是非之聲無翼而飛矣損益之名無脛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伏惟觀於斯察於斯使一言一動無所苟而已矣言動不苟則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歸焉

六教必成化必至○在敬其終

向先王之教布在方策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小大之應其猶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形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深淺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七不勞而理○在順人心立教

問方今勤卹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爲而理今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爲得至於此

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皇之爲君也無常心以天下心爲心五帝之爲君也無常欲以百姓欲爲欲順其心以出今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

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爲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以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已心爲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已欲爲欲拂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時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勵精纔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厚

而鮮勸此由捨人而從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
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爲心則政教何憂
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爲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
則不殷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
捨已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
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爲心臣以爲致貞觀之
理者由斯一言始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八風行澆朴

由教不
日時

問昨俗之理亂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

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在君臣又云澆朴之
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

臣聞代之澆漓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
時蓋政之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
覈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德寢衰君臣凌
替蠶食瓜割分爲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
同歸覆亡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
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
刑罰不試昇平之美隣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
矣降及魏晉迄于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

建區夏未遑緝熙迨於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
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
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
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
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
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
之德漸衰家國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
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朴素
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
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

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樸至
今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
之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
言萬民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時則
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卽稂莠植而秠稗生故
教化優深則謙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訛僞起而
姦宄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物在下化之者
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
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稂莠死其不可
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仁比屋可封桀紂率

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九致和平復雍熙○在念今而思古也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朴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

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省苛酷之官郵人力之易罷也則念省修葺之費則念減服御之費懼人之有餒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損嬪嬙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羲軒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侔唐虞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辜而卹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周之興也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杜之謹議以致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之又行

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澤流行矣行之又行

之則天下雍熙矣

十王澤流人心感○在恕已及物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已及物而已夫恕已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觀身推其所爲以及天下者也故已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壽則念人之嘉生也已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已欲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已欲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已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虐之官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役輕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損矣念其凍餒則布帛麥禾之稅輕

矣念其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恕已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及已故恕之又恕之則王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聞也

十一黃老術○在尚寬簡務清淨則人儉朴俗

和平

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

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

十二政化速成○由不變禮不易俗

夫欲使政化速成則在乎去煩擾弘簡易而已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臣聞伯禽之理魯也變其禮革其俗三年而政成太公之理齊也簡其禮從其俗一月而政成故周公歎曰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魯後代其北面事齊矣此則煩簡遲速之効明矣伏惟陛下鑒之

十三號令○令一則行推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人專之慎之然則號令旣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號令旣行而心猶未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導之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臣聞王者發號施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一之則人人之心各

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於萬姓漸于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汗之義言號令如渙汗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於始慎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於疎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下推於誠者也凡下從上

也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爲也蓋行諸已也誠則化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也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戶曉而人不信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爲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徃引之而來道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心顯顯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蓋是謂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者哉

十四辨興亡之由○由善惡之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繫於君乎

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爲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爲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焉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

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惡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王知其然故則天不息之道以修己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於中也慄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凜乎若馭朽索猶懼其未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憂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己如是而不興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已來未之有也臣愚以爲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也

十五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爲而不用三王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耶道有優劣耶又三代之際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代質文忠敬大備于今而尚人鮮朴而忠俗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董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

於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民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詭救詭莫若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同根於冥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

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代典墓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絕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願陛下以繼周爲己任以行夏爲時宜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僿斟酌於教經緯其人使瞻前而道繼三王顧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於上古矣

十六議祥瑞○辨妖灾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斯豈國之興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妖反爲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成禍於帝辛豈吉凶或僭在人將休咎不常其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効何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爲無災亂代或聞其有瑞報施之道何繆濫哉

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

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蓋瑞不虛呈必應聖哲
妖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爲祥孽之根妖瑞爲興亡
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人氣而生然則道
之休明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
而應者謂之妖瑞爲福先妖爲禍始將興將廢實先啟
焉然有人君德未及于休明政不至於昏亂而天文有
異地物不常則爲瑞爲妖未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
意以寤君心俾乎君修改悔之誠以荅天鑒如此則轉
亂爲治變災爲祥自古有之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
聽飛雉雖于鼎宋景有罰熒惑守于心及乎懋懿德以

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則升耳之異自殄退舍之慶自臻
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代之賢主也有一
德之違亦謫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也有一言之感
亦冥應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主也苟有過而必知
下之感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不懼妖之
不滅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不至足
明休徵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成妖悟天鑒
者災亦爲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在乎
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役輕
服用儉兵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聲教日被謳

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大妖在乎
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雷不時水旱不節五穀不稔百
騰不藏徭役煩征賦重干戈動刑獄作君子隱小人見
政今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妖孽也至若
一星一辰之瑞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妖一草一
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非休咎之徵
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亦不干常明聖之朝不能
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質帝
王之疑明天地之意耳王者但外思其政內省其身自
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

政之能立道之能行雖有瑣瑣之妖不足懼也臣竊謂
妖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不備而言之

十七興五福銷六極

問昔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人
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
沴何感而生將欲辨行可明本末又今人財耗費既貧
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銷六極致五福豈一代
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爲可致於此

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
哉中和之爲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仁以之

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
生於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
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
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
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
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網緼積爲壽蓄爲富舒爲康寧
敷爲攸好德益爲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爲甘露凝爲慶
雲垂爲德星散爲景風流爲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
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
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氣所致也若人君內

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
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
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
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和之氣交錯堙鬱伐爲凶短折
攻爲疾聚爲憂損爲貧結爲惡耗爲弱其羨者潛爲伏
陰淫爲愆陽守爲彗星發爲暴風降爲苦雨四序失其
節三辰亂其行迨于襁褓卵胎之生皆天闕阿葛切而不
遂木石華蟲之怪皆採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
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
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診所加衆或

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之以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爲樂變病爲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憂之所自欲救人

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絕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是

可以陶三才繆濫之氣發爲休祥毆一代鄙天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夫何遠哉

十八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

問狂常雨若僭常暘若此言政教失道必感於天也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將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歉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

數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小大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冤濫者或小人入用讒佞有得志者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或賦斂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之氣憤怨之心積以傷和變而爲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遇一異則回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冤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

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曰狂常雨若僭常暘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虔罪已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爲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反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爲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則唐堯九載之水殷湯七年

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聖湯之至仁于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上之失道蓋陰陽之定數爾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能輔時也將在乎廩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難而人無離心儲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強勝天蓋是謂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

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非家至日見衣之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源也夫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以時斂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食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則貴糴而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兵甲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

白集 卷之三
之豐凶下以權地利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禳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爲命切禳風雨祭山川以圭璧祈土龍於玄寺舞群巫於靈壇徙市修城貶食徹樂緩刑省禮務嗇勸分殺哀多婚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時之宜勤卹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義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塗而王也

曰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一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三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異甫校

策林二 凡十七首

十九息游惰○勸農桑議賦稅復租庸罷緡錢
用穀帛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蠶天下有受其
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
心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

白集 卷之三
夫然豈懲戒游惰之法失其道耶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雖水火蹈焉雖白刃冒焉故農桑苟有利也雖日禁之人亦歸矣而况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日勸之亦不爲矣而况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斂失其本也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

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糴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常反覆思之實由穀帛輕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

則財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
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
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
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
以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
若量失家之桑地計穀帛爲租庸以石斗登降爲差以
匹夫多少爲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
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
心游手於道途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迹於軍籍釋
流者可返躬於東作欲其浮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
稼穡之艱難則薄斂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
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
奇器之蕩心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
又修己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響答順之如風行斯
可謂下令如流水之源繫人於包桑之本者矣欲其浮
惰其可得乎

二十平百貨之價○陳斂散之法請禁銷錢爲
器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
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

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斂散之節失其宜耶將泉布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也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斂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斂穀防險備凶之時也時不可

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今人之弊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爲器破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官家之歲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矣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銅無利也則錢不復銷矣此實當今權節重輕之要也

二十一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爲逸用富易貧究

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
行之以康天下

臣聞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
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竊
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
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
一而已矣以億兆人之奉其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
木之功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味盡文采
之華君之耳目雖愔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君之心體
雖倦畋漁之樂疲轍迹之游猶未全擾於人傷於物

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及於人者
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頒於方鎮方鎮布
於州牧州牧達於縣宰縣宰下於鄉吏鄉吏轉於村胥
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臣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
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
百端者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亦君好則臣爲上行則
下効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
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
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人實何堪其弊此又
爲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躁靜爲人勞逸之本

君之奢儉爲人富貧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而已是以聖王之修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己情不窮己欲不殫人力不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茲子

二十二不奪人利○議鹽鐵與權酷誠厚歛及雜稅

問鹽法之謀權酷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捨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於生人取捨之間孰爲可者

臣聞君之所以爲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爲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旣不自地出又非從天來必是巧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

其害不見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庫析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穴開而罪梯構然則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堯夏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鹽鐵之利亦國足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皇漢武隋煬之時雖入太半之賦徵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而人貧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

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孰與不足禮記曰人以君爲心君以人爲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地之生財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如皮盡於毛下本或不存與之也同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斷可知焉是以善爲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貨

不用計數之吏不畜聚斂之臣臣聞權筦之謀則思侵削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歌詠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二十三議鹽法之弊○論鹽商之幸

臣伏以國家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起則法隳利厚則奸生奸生則利薄臣以爲隳薄之由由乎院場太多吏職太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旣多則各慮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旣衆則各懼

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奸緣誤雖存而利失今若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麤謹鹽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出無羨鹽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貨矣鹽不濫出貨不濫入則法自張而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上農大貿易其資產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裨販少出官利唯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商農

上無益於筦權明矣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之次也若上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幸人姦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析毫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二十四議罷漕運可否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閒水旱不時賑貸貧乏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脚價糴戶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爲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爲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矣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爲法徇以爲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湊也萬人所會也六軍所聚也雖利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得充其費况可日削其穀月股其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

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
易之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賫斂羅之資省
漕運之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
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
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也
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
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
他蓋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汎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
知小計而不知大會矣此臣所謂若以爲長久之法則
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節財用均貧富禁兼并止盜

賊起廉讓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
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爲奸爲盜
有餘者爲驕爲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
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廉恥行作爲何方可至於此

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
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
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
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

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爲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爲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有常力人之用財有常數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嬪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

欲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貴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廉恥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豔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

白集 卷之三
讒諂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
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
外防其攻甚於寇戎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
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
矣

二十六養動植之物○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

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力無極以有時
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必物暴殄而財
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

時取之以道是以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

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虫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

加斧斤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麇忙皮切卵魯管切虵胡

切百足蟲似蜈蚣而小能毒人蛭于權切蠃類五穀百果不中殺者皆有

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用不可勝

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

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狘呼決切胎卵可窺麟鳳效靈

龜龍爲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二十七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効其用

然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豈不以貴賤相懸
 朝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悽盧侯切又音間
 悽之誠何由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
 然兩不相遇如此則豈唯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
 以從古以來亂多而理少者職此之由也臣以為求賢
 有術辨賢有方方術者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近
 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也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
 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
 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求必以類至此亦猶水流
 濕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夫以德義立身者必交於
 行善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必用於正直不用於
 頗邪以貪冒為意者必比於貪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
 肆心者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者事相害而不相
 利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倫人物常理必然之
 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
 則思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察流濕就燥之
 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必群分而自見求人
 之術辨人之方於是乎在此矣

二十八尊賢○請厚禮以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造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才

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聞致理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之由由乎審理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幣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憑几據杖以令召焉則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爲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爲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開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美盡善之事畢矣

二十九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

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舉耶

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違濫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賢之歎也伏惟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材授以大小之職然後明察臧否精考殿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

責轉輸以相求俾夫草靡風行達于上下天下之耳盡爲陛下聽天下之目盡爲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三十審官○量才授職則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出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辯衆才而後入仕使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

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能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展長才於短用者猶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及豈不宜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柄如稅切者無圓方之謬備輪轅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修其要彝倫日敘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哉

三十一大官乏人○由不慎選小官也

問國家台衮之才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祕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然則畿赤之吏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祕著之官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推輪公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祕著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唯以資序求不商較其器能不研覈其才行至使頃年以來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求豈直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參於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黃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器十年

以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塞徼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爲文權以救弊蓋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爲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聞故每臺省缺員曾莫擬議則守文之弊一至於斯伏願思以後難革其前失廣丞郎推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才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三十二議庶官遷次之遲速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常此經久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爲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也今欲速遷而勸善恐誘躁求之心將令久次而望功慮興滯用之歎疾徐之制何以爲中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爲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爲官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且勸善之法缺而懲惡之典隳矣大

凡內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先於二千石乎臣竊見近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爲善成政之速速於聖賢耶將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豈善惡未著莫得而知耶將有司遺忘而不舉耶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遞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爲吏能有聞者旣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陛下獎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曰黑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逾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下試垂意而察焉

三十三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爲日久矣今吏多於員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奸僞日起其計何生馳騫日滋其風何自欲使吏與員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銷公平政理之道長妍媸者不能欺於藻鏡錙銖者不敢詐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

之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
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
者衆冒資廕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
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斯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
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
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旣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
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
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否
臧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寔而成弊真僞爭進共徵循資
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
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
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
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閒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
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
濫之弊所由銷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
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
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
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三十四牧宰考課○議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已
問今者勤郵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才亦旣得人使之

爲政何則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
未知我勤卹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
以革其非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
歸而牧宰之用爲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王之
風教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
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卹黎元
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
陛下勤卹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
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聞賢者

爲善不待勸矣何哉性不忍爲惡耳愚者爲不善雖勸
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爲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
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捨之則陷於惡故曰
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
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知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
况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得勸沮伏以方今
殿最之法甚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
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
同貫未甚行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貞不能識也雖
有齊竿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將失善善

苟未勸淫或未懲欲望副陛下勤卹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求俊乂而四兇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爲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爲臭使蘭化爲艾也且聖人之爲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夫秉其樞操其要刻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甚有

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風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不能爲理矣

三十五使百職修皇綱振○在乎革慎默之俗
夫百職不修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頽俗蕩而不還
者由君子謹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
代以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爲明智以柔順安身
者爲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爲凝
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
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
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効至使
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
一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長大

息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
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正
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
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勸
惡者懲百職修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爲歷代之頽
俗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革
振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務若利出
於慎默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謹直則謹直之風
大行亦猶冬月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自歸之者無
他溫涼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

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僞之俗
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
行之法於是始立匭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始設登
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匭使之
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
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羣下之冤濫所由達也
此皆我烈祖所創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
貞觀之太和開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
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匭者寢而不報待制
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

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
壅蔽者有所未通冤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
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條舉廢事使
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明惟新以初爲常今其時
矣時不可失惟陛下惜而行之則堯舜之化祖宗之理
可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奉成式不必
乎創新規也

三十七决壅蔽

在不使人知所欲

臣聞國家之患患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生生於君之
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

白集 卷之四
間歷代有之可略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諂諛之
言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壅之殷辛
好音師洎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納豔妾
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同
歸於壅也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見其意
將爲下餌蓋謂此矣然則明王非無欲也非無壅也蓋
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
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以然者將在乎靜思其
故動防其微故聞其言則慮趙高之諛進於側矣見厚
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洎之音
誘於耳矣顧豔色則慮褒氏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則
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慮之寤寐
思之立則見其參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
業日慎一日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
蔽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三十八君不行臣事

委任宰相

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臣所奉也臣
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事亂專與亂其弊一也然
則臣道者百職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寸所能盡
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乎分務於羣司

白集 卷之四
各令督責其課受成於宰相不以勤倦自嬰然後謹殿
最而賞罰焉審幽明而黜陟焉則萬樞之要畢矣故失
君道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慮而彝倫未必序也行臣事
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績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
有終非其宜勞而無功故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
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職也故陳平不肯知錢穀邴
吉不問死傷者此有司之職也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
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職况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
百執事之事乎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人
柄羣職由之而理亂庶政由之而施張君之心督待宰

相而啓沃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
非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勿用用則勿疎
然後能訢合其心馴致其道蓋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
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在均其祿厚其俸也

臣聞爲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
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爲去貪致清者在乎厚
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關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
其子况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
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

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
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刻不已也
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
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克凍餒並至如此則
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况可使撫人字物斷獄
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
利而望吏之不日侵於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
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
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
禁天下官長侵刻使天下之吏溫飽克於內清廉形於
外然後示之以恥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爲非者百無
一二也

四十省官併俸減使職

臣聞古者計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制必稽
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少多俾乎官足以
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負必叅
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荐臻戶口流亡財征減
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官省則事簡
事簡則人安祿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
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廉矣知

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能則事墜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爲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衆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故祿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四十一議百司食利錢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月徵而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戶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利官課積於逋債至使公食有闕人力不堪弊旣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患在不均况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曷若謂之曰征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若日計其費歲會其用舉爲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稅以分徵使萬民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均之於衆則貧戶無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矣公私交便其在茲乎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臣伏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內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廩祿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國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其田之肥瘠如此則沃瘠齊而戶租均等列辨而祿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誠能申明舉而行之則前弊必自革矣

四十三議兵

用捨逆順興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非資以定功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一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迹何由逆順之要安在

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不好不
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
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

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猶立司馬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逆順之要大畧有三而兵之名隨焉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爲名先義然後動謂之義兵恃力宣驕釁取亂侮亡不爲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貪人土田謂之貪兵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之兵先弱敵而後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之兵先自敗而後戰也故勝與不勝同歸於亡焉然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則思耀武是獲一兔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思弭兵是因一咽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敵者根於義自敗者本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順之要昭然可見唯陛下擇之

四十四銷兵數

省軍費在斷召募除虛名

臣伏見自古以來軍兵之衆資糧之費未有如今日者時議者皆患兵之衆而不知衆之由皆欲兵之銷而不得銷之術故散之則軍情怨而戎心啓聚之則財用竭而人力疲爲日旣深其弊亦甚臣以爲銷兵省費者在

乎斷召募去虛名而已伏以貞元軍興以來二十餘年
陛下念其勞効固不可散棄幸以時無戰伐又焉用增
加臣竊見當今募新兵占舊額張虛簿破見糧者天下
盡是矣斯則致衆之由積費之本也今若去虛名就實
數則一日之內十已減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補死不填
則十年之間又十減其三四矣故不散棄之則軍情無
怨也不增加之則兵數自銷也去虛就實則名不詐而
用不費也故臣以爲銷兵之方省費之術或在於此唯
陛下詳之

四十五復府兵置屯田

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

夫欲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則在乎復府兵置屯田而
已昔高祖始受隋禪太宗既定天下以爲兵不可去農
不可廢於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府有常官
田有常業俾乎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之番遞勞
逸之序故有虞則起爲戰卒無事則散爲農夫不待徵
發而封域有備矣不勞饋餉而軍食自克矣此亦古者
尉侯之制兵賦之義也况今關畿之內鎮壘相望皆仰
給於縣官且無用於戰伐若使反兵於舊府興利於廢
田張以簿書頒其廩積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其將
也命之以府官始復於關中稍置於天下則兵權漸分

而屯聚之弊日銷矣戎備漸修而訓習之利日興矣軍食漸給而飛輓之費日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則選將之術在乎因人之耳而聽之因人之目而視之因人之好惡而取捨之故明王選將帥也訪于眾詢于人若十人愛之必十人之將也百人悅之必百人之將也萬人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為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四十七御功臣之術

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榮並加長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則無厭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忌之心啓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也恩榮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念功之道全或

難矣故傳日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唯陛下察之

四十八禦戎狄

徵歷代之策陳當今之宜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畧多矣故王恢陳征討之謀賈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爲可者

又問今國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討之則疲頓師徒捨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啓貪而厚費約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今欲遏彼虔劉化其桀驁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臣聞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剪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爲侵暴之患久矣而備禦之畧亦多矣考其要旨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用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然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羗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畧之患暫寧而和好

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爲匈奴所欺也用晁錯之策則
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
絕歸心之望故漢武猶病之有廣武之役也是以討之
以兵不若誘之以餌餽之以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
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前代以驗之事可覆而視也以
今叅古棄短取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爲近算淺
圖非帝王久遠安邊之上策何者臣觀前代若政成國
富德盛人安則雖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
國貧德衰人困則雖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備則
國富則師壯師壯則令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恩理如

此久久則天子之守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矣則
暫雖有事何足憂焉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不虞人困
則心離心離則思亂如此久久則天子之憂不獨在於
邊陲或在於蕭牆矣則暫雖無事何足慶焉蓋古之王
者慶在本而不在末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柔中
懷外近悅遠來北虜嚮風南蠻底貢所未化者其餘幾
何伏願陛下畜之如犬羊視之如蜂蠆不以士馬強而
才力盛恃之而務戰爭不以亭障靜而煙塵銷輕之而
去守備但且防其侵軼遏其虜剽去而勿追來而勿縱
而已然後畧四子之小術弘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

爲圖以人安師壯爲計故德盛而日聞則服服必懷柔
師壯而時動則威威必震讐夫然可以不糜財用不煩
師徒不盟誓而外服不和親而內附如此則四海之內
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來河隴已侵之地
庶從容以歸上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四十九備邊併將置帥

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師之兵其數
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邊侵掠禁奪攘則可矣
若大戎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
以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鎮壘太多
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
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
矣卒然有事誰肯當之今若合之爲五將統之以一帥
將合則戮力帥一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
察功罪必待賞罰然後據便宜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
待勞以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爲也臣又以爲自古及
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
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
宜也五寸之關能制其開闔居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
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可以少息矣

五十議守險

德與險兼用

問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則用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誠二義相反其旨何從

又問以山河爲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爲藩者四夷爲之守也何則苗恃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又何故也今欲鑿昌亡審用舍復何如哉

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蓋恃險之論興於此矣史記曰在德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

此矣臣以爲險之爲用用舍有時恃旣失之棄亦未爲德也何者夫險之爲利大矣爲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爲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爲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爲藩以仁義爲屏以忠信爲甲冑以禮法爲干櫓者教之險政之守也以城池爲固以金革爲備以江山爲襟帶以丘陵爲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卽秦之險建都創業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憑太行保洞庭而不修德政坐取

覆亡者是專恃其險也。苜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喪其三都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而觀之山河之阻溝壟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誠而不可棄也。智以險昌愚以險亡昌亡之間唯陛下能鑒之。

五十一議封建論郡縣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僭亂何則爲制不同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余始建侯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慮乖稽古之義考其要旨其誰可從。

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黃唐郡縣之規始於秦漢或沿或革以至國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垂無疆之休大鑒興亡從長而用無論古今擇善而行侯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于策當舉行之。

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要歸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弊也。諸侯擅戰伐倍臣執國命故聞蠶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之議繇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也。萬民無定主九族爲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問士衡之論繇是作焉。又曰漢氏侯功臣王同姓其失也。

爵號太尊土宇太廣故鴟張瓦解以至於勃亂也而晁
錯上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周之弊也旣以亡而
易衰漢鑒秦之亡也亦矯枉而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
此者以臣所觀竊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聞王
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者在
乎操理柄立人防導化源固邦本而已蓋刑行德立近
悅遠安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爲臣妾
况海內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若法壞政荒親離賢
棄王澤竭於上人心叛於下如此則九族爲讐敵况天
下乎雖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爲周之衰滅者上
失其道天厭其德非爲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
其毒人離其心非唯郡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
教立不選賢非獨強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苟固其本導
其源雖郡與國俱可理而安矣苟踰其防失其柄雖侯
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下慮遠憂近鑒古觀今以
敦睦親族爲先不以封王爲急以優勸勞逸爲念不以
建侯爲思以尊賢寵德爲心不以開國爲意以安撫黎
元爲事不以廢郡爲謀則無疆之休不拔之業在於此
矣况國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
議非臣敢知

五十二議井田阡陌

息游惰止兼并實版圖

問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別都鄙之名其爲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爲功利可得而聞乎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啓游惰實繁雖歷代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廢之甚難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則食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

田之廣狹畫爲夫井量入戶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室以容游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敗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因食力相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徵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門開至使貧苦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強者專籠山給野之利故自秦漢迄于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以爲井田者廢之頗久復之稍難

白集 卷之四
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奢者得其計王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桑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廣者且修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家夫漸有數夫然則井邑兵田之地衆寡相維門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地者矣

五十三議肉刑可廢不可用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之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爲可

臣伏以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傳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筆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爲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當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

者夫肉刑者蓋取劓腓黥劓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爲之而天旣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况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旣如彼酌之於情又如此可吝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爲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五十四刑禮道

迭相爲用

問聖王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導人情故人知耻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意者將偏舉而用邪將並建而用耶從其宜先後有次耶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難之以刑其闢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

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禮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爲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淫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刻邪窒欲致人於耻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亦如祁寒之節則踈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順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較其短長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用達其理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慮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則時矣伏惟陛下惜而不失焉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low contrast.]

新編
 文獻
 考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五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策林四 凡二十一 道

五十五止獄措刑○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
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効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
氏爲君赭衣滿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
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耻且格刑措不用備

詳本末著之于篇

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虚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至于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

德正而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讐斂萬姓窮苦有怨無耻奸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殫財竭盡爲寇賊羣盜滿山滯水塞路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思奸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爲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咎陶爲士不能

白集
卷之三
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聖賢並
生臣竊以爲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
減於科條得情僞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要也非王者
卹刑之德也至若盡欽卹之道竭哀矜之誠使生者不
怨死者不恨此王者卹刑之法也非聖人措刑之道也
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
廉耻之路塞其寃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則
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耻立大制
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
行也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升法科選法吏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爲而太和
今何爲而未理事同効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
耶抑官吏不得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
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行於今而人未休和臣
以爲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
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甚
多小人也蓋刑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
安小人習之則詐僞而滋彰滋彰則俗弊此所以刑一

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鈕限切

也閣閣制勅堆盈於案凡官不徧觀法無定科今則條理

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在於小

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

矣有陷讐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

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

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

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剗革前弊

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

其三曰明習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

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應之者必俊

又也升法直為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

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為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為法官

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格刻

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詐小吏竊

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

言季羔刑門者之足亾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

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

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小過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
恢則漏網而爲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
適宜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
中何者爲得

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
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况小者乎刑故無小况
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
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
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急察之政急於
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

則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捨之
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
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
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寬猶防決防
決則魚逝是以善爲理者舉其綱疎其網網舉則所羅
者大矣網疎則所漏者小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
疎其網於朝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
悅服之化聞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五十八去盜賊○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

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廉耻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効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仁盜賊屏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禁科雖嚴桴鼓未靜與奪同數如羊切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困窮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喻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耻格舉以賢德使國無倖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聞於擊析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五十九議赦

臣謹按書曰青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痊才何切疽女余切之礪乃鹽切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啞簡下切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爲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爲得也何者赦之爲德大矣爲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爲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爲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

白集 卷之五
赦則惠姦之路啟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
可疎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茲
乎

六十救學者之失○禮樂詩書

問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
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
者拘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
故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
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
盈減積之爲言行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本焉故古之
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
者也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
先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
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人相從而化然臣觀之
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
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
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
棄精而好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
之嘆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而

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俾
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
書者以五代典纂爲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
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禘襲之容也學
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
夫然則詩書無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
者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
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
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觀之
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
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黜子書

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
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氏之
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
班固敘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
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
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
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
家九流尚爲之隱退况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

銷盪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
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六十二議禮樂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効何徵禮之崩也
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尚於
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
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
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
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

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前代有亂亾者由不能知之
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
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
下也修禮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扆垂拱
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
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唯皇家乎臣伏聞
禮減則銷銷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
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
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弭故禮稍
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陛下慮其減銷則命司禮者

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茲乎

六十三 泐董禮樂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泐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亾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方今大致雖立至理未臻豈泐襲損益未適其時宜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旨審至樂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不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

臣聞 有曰禮莫備於二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

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總章辟雍冠服篋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爲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作樂之本情也蓋善泐禮者泐其意不泐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泐襲而同臻於理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爲亂矣故曰行禮樂之

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况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舍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守烈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爲體以別疑防欲爲用以玉帛俎豆爲數以周旋禘襲爲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爲心以中和孝友爲德以律度量鏗鏘爲飾以綴兆舒疾爲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則公襲損益不同同歸于理矣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於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與矣其說若此以爲如何

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矣伏覩時議者臣竊以爲不然何者夫器者所

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
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
荒人心動而怨則雖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
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
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
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護韶武之音人
情不利也不樂也故臣以爲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
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
樂者不可以僞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
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鼗桴擊野壤聞之者亦
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
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戚戚矣故臣以爲諧神人
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歡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
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
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禳禱者有僭濫諂媚之
風蒸嘗者失疏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
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爲何作可以救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禮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
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教人追孝
也三者行于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
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神而
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
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其牲牲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
其黍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
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
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
厚生業也故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

然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誣黷之萌
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
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
而刑不舍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神不相黷矣不相傷
矣近代以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
淫昏追遠者昧從生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
弊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蒸嘗不經
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
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
俗和人神之大端也惟陛下詳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制喪葬之紀尊卑豐約煥然有章今則鬱而不行於天下者久矣至使送終之禮大失其中貴賤昧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况多藏必辱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寢而成俗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陛下誠欲革其弊抑其淫則宜乎振舉國章申明喪紀奢侈非宜者齊之以禮凌僭不度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法犯貴之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移風革俗其在茲乎

六十七議釋教○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寢興或曰足以耗蠹國風又云足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乖誘善崇福之方若許之大行慮成異教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誠著傷生之費亦深利病相形從其遠者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離派別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覩其教大抵以禪定爲根以慈忍爲本以報應爲枝以齋戒爲葉夫然亦可誘

白集 卷六十五 十四
掖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爲不可者有以也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之教令令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况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生有恭默無爲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間邪之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

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者以此也况僧徒月益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焉

六十八議文章○碑碣詞賦

問國家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

美者多覩其虛辭今欲去僞抑淫芟蕪剷穢黜華於枝
葉反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
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
之弊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
選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年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
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有美不能無
小疵是以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
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誄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
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

則混真僞而疑將來臣伏思之大非先王文理化成之
教也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紉王教繫國風下以存炯戒
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
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
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雖彫章縷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
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
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
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

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者誠去僞
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
代同風者歟

六十九採詩○以補察時政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順
爲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
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
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何如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已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
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

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誠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
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篇則知澤
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詩
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
袖高髻之謔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
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
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
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
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

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七十納諫○上封章廣視聽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起沃之路久矣而謇諤者未盡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下之心智爲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今之絕滅者通于外上無違德下無隱情何爲何方得至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有賢有否至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萬幾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起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

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聞也苟臣管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芻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謇諤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於握中矣納其謇諤則朝廷之得失如指諸掌內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之目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識思謀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啟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蔽之有耶何絕滅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誠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悞諫而理者也况其有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况其有得乎勤懇勸誠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鑒之

七十一 去諂佞○從謙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

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無賢正者邪將有而不用耶思決所疑可徵其驗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興從佞亾也而取舍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使衰亾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已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臣聞昏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矣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由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為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肯出而為

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方六切掌也用舍興亾之驗

唯明主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邦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有前車覆而後車不誠者何也蓋常人之情悅其從命遜志者惡其違已守道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况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况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疎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及疎則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骸者日疎言則犯龍鱗而必

白集 卷之五
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爲衰轉
安爲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已引
而進之知小人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謹言
之爲良藥也雖逆于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爲美疹忍止
切也雖遜于心忍而絕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
斯所以變衰爲盛轉危爲安者矣盛衰安危之効唯明
主能鑒之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在乎明報施之道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傳
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
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
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其臣
致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
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賈道賈道者利則
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之臣是
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樂君臣之道旣阻於
上則兆庶之心不得不離於下也故曰君視臣如股肱
則臣事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君
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人如土芥則人視
君如寇讐孔子云審吾之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來我

也則盡忠愛上之策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七十三養老○在使之壽富貴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者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蓋能爲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導樹畜之產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爲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特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謂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爲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親○選用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矣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訓也刑寡妻而御家邦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閑之以教訓選其賢能

授之以官政或出爲牧守入爲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于內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根本可庇骨肉厚而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教令

問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覽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昔時者歟但在乎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在列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爲待陛下誠信以將之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爲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今以陛下上聖之資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勢萬萬

自集 卷之五
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聞周公之
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
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
以爲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待焉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五

古道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六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者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判 凡五十
一道

得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怒不許
二姓好合義有時絕三年生育恩不可遺鳳雖阻於和
鳴烏豈忘於返哺旋觀怨偶遽抵明刑王吉去妻斷絃
未續孔氏出母疎網將加誠鞠育之可思何患難之不
救况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

白集 卷之六
陰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想芣苢之歌且聞樂
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忍不庇于根難抑其辭請敦不
匱

得辛氏夫遇盜而死遂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

責其失貞行之節不伏

親以恩成有讎寧捨嫁則義絕雖報奚爲辛氏姑務雪

冤靡思違禮勵釋憾之志將殄萑朱惟切蒲蓄許嫁之心

則乖松竹况居喪未卒改適無文苟失節於未亡雖復
仇而何有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耻詩
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無效

尤於邾婦庶繼美於恭姜

得乙與丁俱應拔萃乙則趨時以求名丁則勤

學以待命互有相非未知孰是

立已徇名則由進取修身俟命寧在躁求智乎雖不失
時仁者豈宜棄本屬科懸拔萃才選出羣勤苦脩辭乙
不能也吹噓附勢丁亦耻之躁靜既殊性習遂遠各從
所好爾由徑而方行難強不能吾捨道而奚適觀得失
之路或似由人推通塞之門誠應在命所宜勵志焉用
趨時若棄以非封失則自求諸已儻中其正鶴得亦不
愧於人無尚苟求盍嘉自致

得丁冒名事發法司准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
官有美政請免罪授真以勸能者法司以亂
法不許

宥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爲心
僞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僞咎則自貽終勵節而爲官政
將何取節使以功惟補過請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姦
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材雖苟
得踰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於一夫守法宜
遵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真

得乙上封請求不用赦大理云廢赦何以使人

自新乙云數赦則姦生恐弊轉甚

刑乃天威赦惟王澤于以御下存乎建中上封以宥過
利淫倖門宜閉大理以盪邪除舊權道當行皆推濟國
之誠未達隨時之義何則政包寬猛法有弛張習以生
常則起爲姦之弊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請思砭石
之言兼詠蓼蕭之什數則不可無之亦難

得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其過禮景云哀情所
鍾

孝乃行先則當銜恤子爲親後安可危身景喪則未終
老其將至懷荼蓼之慕誠合盡哀迨桑榆之光豈宜致

毀所以爰資肉食唯服麻纒况血氣之既衰老夫毫矣
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苟滅性而不勝則傷生而非
孝因歿立節庶畢三年之喪順變從宜無及一朝之患
既虧念始當愧或非

得辛奉使遇昆弟之仇不鬪而過爲友人責辭

云銜君命

居兄之仇避爲不悌銜君之命鬪則非忠將滅私而奉
公宜棄小而取大辛時惟奉使出乃遇讎斷手之痛不
忘誠難共國飲冰之命未復安可害公節以忠全情由
禮抑未失使臣之體何速諍友之規臯駢立言嘗聞之
矣子夏有問而忘諸乎是謂盡忠于何致責

聞軍帥選將多用文儒士兵部詰其無武藝師

云取其謀也

忘身死節誠重武夫制敵伐謀則先儒士將籌策而可
尚奚騎射之足稱軍帥明以知兵精於選將以爲彎弧
學劍用無出於一夫悅禮敦詩道可弘於七德功宜保
大理貴從長若王師之有征以謀則可苟戎略之無取
雖藝何爲况晉謀中軍選於義府漢求上將舉在儒流
豈惟我武惟揚誠亦斯文不墜元戎舉德未爽能軍兵
部執言恐爲辱國

得甲至華嶽廟不禱而過或非其違衆甲云禱
非禮也

嶽則配天自修常事神雖福善安可苟求宜率道以去
邪豈從衆而失正甲志惟守義言乃合經以爲視以三
公實天子之所饗降其百福寧匹夫之可禳如修蘋藻
之誠是用秕補委稗切之禮况人之僭濫徒欲乞靈
而神實聰明豈歆淫祀非鬼是爲諂也黷神無乃吐之
旅於泰山古猶致誚禱于華嶽今豈不非諒正直之難
誣雖馨香而勿用將勸來者所宜救歟

得乙隱居徵辟不起子孫請以所辟官用陰所

司不許

修身獨善寵則可驚制爵尊賢命其難廢形雖遺於軒
冕蔭宜及於子孫乙貞以自居辟而不起鶴書莫顧雖
忘卹後之心爵命已行寧闕賞延之典若使死無用陰
生不及榮何成旌善之風且是廢君之命塲苗不食誠
自絕於繫維葛藟有陰義難虧於燕翼請優後嗣以獎
外臣

得江南諸州送庸調四月至上都戶部科其違
限訴云冬月運路水淺故不及春至

賦納過時必先問罪淹卹有故亦可徵辭月旣及於正

陽事宜歸於宰旅展如澤國蓋納地征歲有人貢之程
敢忘慎守川無負舟之力寧免稽遲苟利涉之惟難雖
愆期而必宥地官致詰虛月其憂江郡執言後時可愍
然恐事非靡盬辭或憑虛請驗所屆公文而後可遵令
典

得景爲縣令教人煮木爲酪州司責其煩擾辭
云以備凶年

事不舉中有災寧救政或擾下雖惠何爲景念在濟時
動非率法且煩人而不恤是昧烹鮮何歉歲以爲虞將
勤煮酪信作勞於無用豈爲教之有方必也志切救災
而效之宜聽責言勿迷知過

得丁爲郡守行縣見昆弟相訟者乃閉閣思過
或告其矯辭云欲使以田相讓也

化本自家政先爲郡禮寧下庶宜寬不悌之刑訓在知
非是得長人之道况天倫不睦地訟攸興利方競於膏
腴恩難虧於骨肉教宜引古過貴自新雖聞以子許敵
墻有傷魯衛之政庶使愧而讓畔將同虞芮儒稅切之風
苟無訟之可期則相容而何遠推田以讓爾誠謝於孟
光閉閣而思吾何慙於延壽宜嘉靜理勿謂矯誣

得甲獻弓蹲甲而射不穿一札有司詰之辭云
液角者不得牛戴牛角

貫革乖方則宜致詰相角失理亦可徵辭甲奠體以成
執簫而獻中規不撓六材雖則合三捨拔有愆七札不
能穿一宜恐傷人之甲不曰堅乎而非戴牛之弓無自
入也液信虧於巧者射遂爽於臧兮周典足徵彼自乖
於三色楚君明試此無愧於二臣咎且有歸責之非常
得乙有同門生喪親將往弔之其父怒而撻之
使遺縑而已或詰其故云交道之難

子道貴恭當從理命交游重義蓋郵哀情存不在於詭
隨仁豈忘於惻隱乙父訓乖愛子道昧擇交况求益之
初無友不如已者及居喪之際凡人猶合救之既罔念
於一哀是不遵於父要苟知生而不弔雖贈死以何爲
舊館遇喪宣父尚宜出涕同門在戚王丹未可忘情縱
申遺帛之誠豈補贈芻之義肆一杖之怒父兮既爽義
方杜三諫之辭子也亦虧孝道宜哉或詰允矣知言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水不通請築塞兩河
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
築塞無以供軍

川以利涉竭則雍稅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從

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雨流可通財引漕運之
千艘實資積水生稻梁於一漑亦藉餘波利既相妨用
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思開竇而有年轉運司以
邦賦貴通恐負舟而無力辭雖執競理可明徵雍四國
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贍軍雖望於秋
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可知

得景為宰秋雩刺史責其非時辭云旱甚若不
雩恐為災

居常授時政則行古恤人救弊道在從宜旱將害於桑
盛雩難拘於秋夏景象雷是職不雨其憂苟旱魃之愆
時虐既太甚雖蓐收之戒序雩亦何傷冀有聞於鶴鳴
庶無慮於狼顧馨香以感夕且望於月離稼穡其傷時
難遵於龍見雖事乖魯史而義合隨時製錦執言是亦
為政褻帷致詰未可與權

得丁為郡歲凶奏請賑給百姓制未下散之本
使科其專命丁云恐人困

臨邦臣乏情本由衷為國救災美終歸上丁分條出守
求瘼居心歲不順成人既憂於二鬴與釜同公有滯積戶
將餼於一鍾是輸濟眾之誠允叶分憂之政然以事雖
上請恩未下流稍違主守之文遽見職司之舉使以未

有君命何其速歟郡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卹貧振廩
鄧攸雖見免官矯制發倉汲黯不聞獲罪請宥自專之
過用旌共理之心

得戊兄爲辛所殺戊遇卒不殺之或責其不弟
辭云辛以義殺兄不敢返殺

捨則崇讎報爲傷義當斷友于之愛以遵王者之章戊
居兄之位應執兵而不返辛殺人以義將俾資四切刃而
攸難雖魯策垂文不可莫之報也而周官執禁安得苟
而行之將令怨是用希實在犯而不校揆子產之誠損
怨爲忠徵史駢之言益仇非智難從不弟之責請聽有

李之辭

得甲爲將以簞醪投河命衆飲之或非其矯節
甲云推誠而已何必在醉

將主軍情酒存人欲推誠之義必在於均飽德之文不
專於醉甲寄分外閫令出中權九醞投河義由獨斷一
瓢飲水惠在同霑儻師人之多寒恩逾挾續如戰士之
載渴功倍望梅分少以表無頗和衆寧宜及亂豈資滿
腹所貴歸心少卿絕甘見稱漢代子反獨醉實敗楚軍
苟臧否之必由何古今之有異非其矯節是不知言
得乙有罪丁救以免乙不謝或責之乙云不爲

已

在公而行誠非爲已懷惠以謝則涉徇私彼旣求仁而得仁此宜以直而報直乙惟獲戾丁乃解紛以爲非罪而拘治長見稱於尼父直言以免叔向寧謝於祁奚論恩則丘山不勝在道而江湖可忘况情非私謁可以不愧于人義在公行實以無求於我合嘉遺直勿聽責言得景妻有喪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

喪則有哀見必存敬樂惟飾喜舉合從宜夫婦所貴同心吉凶固宜異道景室方在疚庭不徹懸鏗鏘無倦於鼓鍾好合有傷於琴瑟旣愆夫義是棄人喪儼麻縗之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如賓之敬頗乖若往之哀斯瀆遂使唱和不應憂喜相干道路見緣猶聞必變隣里有殯亦爲不歌誠無惻隱之心宜受庸奴之責

得甲年七十餘有一子子請不從政所由云人戶減耗徭役繁多不可執禮而廢事

役且有辭信非懋力老而不養豈謂愛親戀若阻於循陔怨必興於陟岵顧惟甲子及此丁年戶減事繁政宜勤於晝夜家貧親老養難闕於晨昏在子道而可矜雖王徭之宜免事聞諸禮情見乎辭天子敦風猶勸養其

三老庶人從政亦何假於一夫况當孝理之朝難抑親人之請所由之執愚謂不然

得景於逆旅食噬腊遇毒而死其黨訟之主人云買之有處

生不可保死必有因盍知命於喪予豈尤人於食我景秋蓬方轉朝薤何戒切欲晞旅次爰來將受餐而已生涯溘盡當終食之間且非祭地之疑自是逢天之戚永言其黨不察所由死且焉知徒云噬腊之毒買而有處請無寘董之嫌誠虐士之可哀在主人而何咎幸思怨物無妄罪人

得詔賜百寮資物甲獨以物委地而不拜有司劾其不敬云本贓物故不敢拜

賜表主恩拜明臣禮苟臨事而不敬雖有辭而勿聽甲列在朝行頒其資物宜荷天而受賜何委地而如遺曾是姦賊誠可惡於清德今爲寵錫諒難拒於鴻私既爲善而近名亦失恭而遠禮必也志疾貪冒節勵貞廉自當辭讓有儀豈得棄捐不拜况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爲心苟無瑕伯夷飲泉而可爽宜許有司之劾用懲不恪之辜

得乙爲大夫請致仕有司諾其未七十乙稱羸

病不任事

時制未及尚可俟朝疾疹所加固難陳力乙位叅食采志在懸車揆以紀年桑榆之光未暮驗其羸病蒲柳之質先零既稱量力而行所謂奉身以退雖髮未種種告老無乃速歟而心既諄諄致政固其宜矣請高知止無強不能

得景爲縣官判事案成後自覺有失請舉牒追改刺史不許欲科罪景云令式有文

政尚從寬過宜在宥苟昨非之自悟則夕改而可嘉景乃案察叅諸簿領當推案務劇詎免毫釐之差屬褻惟政苛不容筆削之改誤而不隱悔亦可追縣無罔上之姦州有刻下之虐先迷後覺判事雖不三思苟有必知牒舉明無二過揆人情而可恕徵國令而有文將欲痛繩恐非直筆

得甲替乙爲將甲欲到乙嚴兵守備不出迎發制書勘合符以法從事御史糾其無賓主之禮科罪不伏

師律貴貞兵符示信苟未會合敢忘戒嚴乙奉中權甲承後命推輪相代言赴及瓜之期裏甲自防猶軫前茅之慮且信惟守器權在隱情符節既未合同軍衛如何

白集 卷之六
徹警所宜慮遠安可徇私闕於將迎雖乖主禮究其守備是叶軍謀無責建牙恐非直指

得鄉老不輸本戶租稅所司詰之辭云年八十餘歲有頒賜請預折輸納所司以無例不許丹制既登誠宜加惠歲賦不入何以奉公苟布常而是違雖移用而不可鄉老年叅耆耄名繫版圖天賜未頒且有躁求之請地征合納非無苟免之心曾是徇私固難違例况時逢恤老節合勤王尚齒肆筵我歲敦於善養食毛入賦爾奚忘於樂輸受賜任待於時頒量入難虧於歲杪不從妄請誠謂職司

得乙女將嫁於丁既納幣而乙悔丁訴之云未

立婚書

女也有行義不可廢父兮無信訟所由生雖必告而是遵豈約言之可爽乙將求佳婿曾不良圖入幣之儀既從五兩御輪之禮未及三周遂違在耳之言欲阻齊眉之請况卜鳳以求士且靡咎言何莫鴈而從人有乖宿諾婚書未立徒引以爲辭聘財已交亦悔而無及請從玉潤之訴無過桃夭之時

得景請與丁卜丁云死生付天不付君也遂不

卜或非之

聖人建易雖用稽疑君子樂天固宜知命苟吉凶之罔
僭何中否之足詢丁執心不回出言有中爾考前知之
兆誠足決疑吾從昆命之文必先蔽志以爲禍福由已
休咎則繫於慎行生死付天脩短乃存乎陰陽當脫身
於木鴈寧問命於老龜言既中倫理亦窮性况詹尹釋
策有問焉知鬪廉立言不疑何卜不從握粟是謂忘筮
得耆老稱甲多智縣司舉以理人或云多智賊
也未知合用否

道雖棄智政且使能苟養之以恬則用之不惑甲稱予
智縣舉爾知時老者之審才得賢斯美何或人之情理
爲賊是虞誠蔽蕩之無聞庶利仁之可取然以智殊小
大用有否臧識若限於挈瓶或當害物道能弘於樂水
何爽理人請審兩端方從一見

得乙爲邊將虜至若涉無人之地監軍責其無
勇畧辭云內無糗糧外無犄角

封疆貴安伍候尚警苟不固吾圉則速卽爾刑乙登以
將壇鎮于邊壘誠可戒嚴走集罔有敵于我師何乃啓
納寇戎若無人於吾地是昧安邊之畧信貽失律之凶
拳勇蔑聞罪戾誰執如或寇強師老食絕城孤期盡敵
而還且勤於堅守苟知難而退猶愈於覆亡宜矜犄角

之辭難議建牙之罪

得景進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於浙江陽
子江口各阻風五日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
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安得
不愆于素覽所由之語聽使者之辭旣異遑寧難科淹
恤限滄波於于役匪我愆期販朱實於厥苞非予有咎
捨之可也誰曰不然

得了喪所知於野張帷而哭鄰人詰云夫子惡
野哭者

死喪有別哭泣從宜情或異於親疎禮則殊於內外丁
義勤交道動循容止未忘半面嘗同傾蓋之歡永念重
泉遂展張帷之哭雖聲非有慟而分止所知未乖夫子
之言何致鄰人之詰如或肆號眺於路左物或惡之今
則具威儀於野中禮無違者允符前志奚卹斯言

得甲妻於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訴稱非七出

甲云不敬

細行有虧信乖婦順小過不忍豈謂失和甲孝務恪恭
義輕好合饋豚明順未聞爽於聽從叱狗愆儀盍勿庸
於疾怨雖怡聲而是味我則有尤若失口而不容人誰

無過雖敬君長之母宜還王吉之妻

得乙爲軍昧夜進軍諸將不發欲罪之辭云不

見月章

表旗示信戎政貴明在九章而或乖雖三令而惟反乙是稱戎帥未達軍容奉明罰之辭無聞月捷用潛師之計方事宵征徒欲蓋以爪牙曾不明其耳目况將經武必在昭文夜號未申有虞固宜不進月章莫舉毀匱自可當辜訴非失辭責乃當罪

得景嫁殤鄰人告違禁景不伏

生而異族死豈同歸且非合祔之儀爰抵嫁殤之禁景夭婚是恤窀穸斯垂以處子之薜華遷他人之蒿里曾靡卜於鳴鳳各異室家胡爲相以青烏欲同宅兆徒念幼年無偶豈宜長夜有行况生死寧殊男女貴別縱近傾倒之歲且未從人雖有遊岱之魂焉能事鬼旣違國禁是亂人倫請徵媒氏之文無抑鄰人之告

得丁陳計請輕過移諸甲兵省司以敗法不許
丁云宥罪濟時行古之道何故不可

軍興事亟則務益兵時泰教成固難敗法丁志崇陳計識昧相時當兵戢之朝詎資凶器在刑行之日寧利幸人是廢國章欲崇軍實禍關黷武弊起惠姦宥罪未若

慎行濟軍不如經國況王霸道異古今代變小哉管氏之器會是行權哿矣省司之言孰非經父得失斯在用捨可知

得甲在獄病久請將妻入侍法曹不許訴稱三品以上散官

獄雖慎守病則哀矜苟或無瘳如何罔詔甲罪抵刑憲身從幽縶憂能成疾膏肓之上未痊危則思親縲縶之中有請勢窮搖尾念切齊眉臥或十旬既軫彌留之懼官惟三品宜從侍執之辭敢請法曹式遵令典

得乙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皆信

或謂之妖不伏

上稟天性旁通物情是謂生知孰云行怪况形雖異類心則同歸四鳥分飛聽音既稱有信三犧皆用聞鳴豈可爲妖且叶前言殊非左道爾惟不講我則有辭以周官業將同於夷隸詳夫魯史責不及於葛盧獸語可徵人言奚恤

得丁母乙妻俱爲命婦每朝參丁母云母尊婦卑請在婦上乙妻云夫官高不合在下未知孰是

肅恭成德卑則敬尊者定辨儀賤無加貴眷彼母妻之

品視其夫子之官敬將展於君前禮且殊於門內閨闈
垂訓長幼雖合有倫朝廷正名等列豈宜無別婦道雖
云守順國章未可易班母則失言妻唯得禮且子兮位
下尚欲宗予而夫也官崇如何卑我請依序守無使名
愆

得景請預駙馬所司糾云景庶子也且違格令

欲科家長罪不伏

冒婚傲倖既抵官刑罔上失忠亦虧臣節在幼賤而不
禁豈尊長之無辜屬下嫁王姬旁求都尉選吹簫之匹
雖則未獲貞人預傳粉之郎豈可濫收庶子况姻連天

族榮冠人倫詞既異於承祧禮難當於釐降掩藏庶孽
唯慮其不諧貪冒寵榮詎思於有罪豈非或益而損曾
是欲蓋而彰國章寧捨於面欺家長宜從於首坐

得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
由以犯禁不聽

趨朝有時則當蚤作防姦以法寧縱晨行雖夙夜之自
公豈警巡之可犯甲陳力是念相時斯昧方鳴三鼓知
行夜之猶嚴未關九門信將明而尚早趨進合遵於辨
色夙興宜同其啓明既爽時然後行心是誠而悔非
巫馬爲政焉用出以感星同宣子侯朝胡不坐而假寐

宜遵街禁用表司存

得郡舉乙清高廉使以爲通介無常罪舉不當
郡稱往通今介時人無常乙有常也

退藏守道自合銷聲待用濟時則難背俗乙行藏未達
通介不常若德至而無稱固當滅跡旣名彰而見舉誠
合隨時徒立身以清高且於物而凝滯無固無必蓋守
宣尼之言獨清獨醒信貽漁父之誦兼濟豈資於絕俗
全真未爽於同塵宜從不當之科俾慎無常之舉

得景於私家陳鐘磬鄰人告其僭云無故不徹
懸

器不假人易而生亂樂惟節事過則有刑禮旣異於古
今法且禁其鐘磬景苟求飾喜罔念速尤竊筍簴以陳
樂由奢失僭金石而奏罪以聲聞雅當犯貴之辜難許
徹懸之訴然恐賜同魏絳僭異于奚且彰北闕之恩何
爽南鄰之擊是殊國禁無告家藏

得丁氏有邑號犯罪當贖請同封爵之例所司
不許辭云邑號不因夫子而致

邑號旌賢國章議貴如或不能自庇則將焉用其封丁
氏恩降閨門罪罹邦憲寵非他致旣因表以勲賢咎雖
自貽亦可免於刑戮若不從其寬典則何貴於虛封漢

卹緹縈猶聞贖父齊分石窳豈不庇身宜聽輯矣之辭
難奪贖今之請

得景與乙同賈景多收其利人刺其貪辭云知
我貧也

仁無貪貨義有通財在潔身而雖乖於知己而則可景
乙奇贏何業氣類相求競以錐刀始聞小人喻利推其
貨賄終見君子用心情表深知事符往行如或貧富必
類自當興讓立廉今則有無相懸固合損多益寡是爲
徇義豈曰竭忠受粟益親孔氏用敦吾道分財損已叔
牙嘗謂我貧無畏人言俾彰交態

得景夜越關爲吏所執辭云有追捕

設以關防辯其出入旣慎守而無怠豈僞遊而能過景
勤恪居懷夙夜奔命以謂寇攘事切宜早圖之罔思阿
察戒嚴不可踰也崔朱惟切浦乃司敗小事襟帶實國家
大防仰老氏之文雖知善閉稽周公之制尚曰不征責
已具於有司理難辭於靡盬盍從致詰無信飾非

得乙以庶男冒婚丁女事發離之丁理饋賀衣
物請以所下聘財折之不伏

婚以匹成嫡庶宜別訟由情察曲直可知將令人有所
懲必在弊之不及隱其庶孽冒乃婚姻情以矯誣始聞

好合事斯彰露旋見此離既生非偶之嫌遂起納徵之
訟詞多執競理有適歸乙則隱欺在法而聘財宜沒丁
非罔冒原情而饋禮可追是非足明取與斯在

得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告飢以餉饋之乙
怒遂出妻妻不伏

象彼坤儀妻惟守順根乎天性父則本恩饌宜進於先
生饘可輟於田畷夫也望深饁彼方期相敬如賓父今
念切器然旋闕愛哺於子義難乖於齊體孝則見於因
心盍喜陟岵之仁翻肆遠畿之祭孰親是念難忘父一
之言不爽可徵無效士其待犬馬猶能有養爾豈無
聞鳳凰欲阻于飛吾將不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氏長慶集第六十七

唐太子太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吳甫校

判 凡五十道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為限

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
惡夫過制爰陳誠於白秦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
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干抑淫義叶



白集 卷之十一
於隋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越思則爲出位將盡忠於陳計難伏嘉言楚旣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爲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耒耜庶使責其失農候訴云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溫農則殊於早晚甲分憂率職從俗勉人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類寒則晚成雖愆揉木之時未違把草之候正惟廉使何昧遺風縱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起欲速何爲誠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周禮脩耒雖在

於季冬訓此函人于耜耒乖於正月責則迂也訴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樹客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之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慎守無聞庀徒有怠嘉賓戾止誠宜慮以相翔暴客聿來固合擒而勿佚旣隳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之前不申嚴於聚托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乖率屬之方宜甘責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爲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供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辦公私何彼客遊欲從公食豈無逆旅宜受饋於盤飧旣匪使臣何苟求於館穀信饗餐而是啟寧憐濫之可容同周官之廬入宜銜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旣自干咎將誰任然則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供與未供罪宜有別請從減降廢叶科條

得洛水暴漲決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脩橋縱苟施功水來還破請待水定人又有辭

大水爲災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來脩造從宜亦相時之可否顧茲浩浩阻彼憧憧人訴川梁不通壅而爲弊府慮水沴薦至毀必重勞苟後患之不圖則前功之盡棄將思濟衆固合俟時徵啟塞之文雖必葺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乎七星無取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伏

軍尚隱情臣宜守道况握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景受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存公

訓旅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况兵惟尚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苟流毒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既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曾受祭戟之賜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獄之柄受祭於漢儀既有命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予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告老於朝立子爲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無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于弟克恭厥兄徒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盍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扎終當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得甲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悅則
出何必有過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乙親存爲子
年壯有妻兆啟和鳴授室之儀雖備德非柔淑宜家之
道則乖若無爽於聽從曷見尤於譴怒信傷婉婉武縮切
理合此離且聞莫慰母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道然
後棄之未息游詞請稽往事姜詩出婦蓋爲小瑕鮑永
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在薄訴何爲

得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
弟不忍除也

喪雖寧戚禮宜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
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與鮮兄之歎情旣鍾於孔懷及居
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
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笑以爲苟在禮而
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云堯舜在
上下有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大理執不
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丁陷在賊庭
強其祿仕敦在三之義因時難而名聞守無二之忠經

白集 卷之六 五十一
歲寒而節見逼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以道存情非利動所當厚獎何乃深疑且人無不臣之心所謂順也邦有惟重之典其可廢乎從亂則必論辜守道豈無旌善野哉大理信乃執迷展矣所司誠爲勸沮

得景爲大夫有喪丁爲士而特弔或責之不伏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景爲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以行奚越尊卑之序旣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徵位宜慎守侯非其事信于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贈芻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辭俾從卜夜苟狂簡而無取宜確執而勿聽萃彼群才登于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寶於握珠有命則從許借光於秉燭及乎考覈罕有菁英屬辭旣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逾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之食

或謂之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

貴賤苟合曾是汎文窮達相致乃爲執友乙旣登貴任爰有故人以爲念舊追歡知己之心未至行權勵節成人之美則多不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推誠而相激雖屈辱以何傷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子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君是勉後圖且符往行如或識纔半面契未同心雖發憤以達人必取怨於謗已以斯致謂亦謂合宜

得景領縣府無蓄蓄廩無儲管郡詰其慢職景云王者富人藏於下故也

賦歛異名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王者而則然虛我千倉於職司而不可景匱茲國用豐彼家財人不誅求誠爲寬政府無儲蓄寧匪慢官况今征稅有常公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使上將乏用旣爽奉公之節宜甘掠美之科罔縱縣辭請依郡詰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無求飽齊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喪故求主禮遇加邊之膳誠可療飢對泣血之哀亦宜忘

白集 卷之七
味既念吉蠲之饕是忘惻隱之心况春於其鄰相猶違
禮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味宣尼之
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為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園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
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傲于姜里旋聞
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為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
佚未可塞違得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
出匣不科其負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鮮死無縱川游乙行險不思
憑河無悔慕呂梁之術習於浮水違周官之令忌彼危
身將不弔而是虞雖有故而宜禁忘子產喻政爾則狎
而翫之引仲尼格言吾恐蹈而死者既殊利涉當戒善
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為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劾其無

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

將苟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臧亦為凶况未靖方隅
尚勤征伐卽戎推轂既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乖什
伍之列是使人慢孰謂戎昭薄威雖欲恤勞徹警恐為

白集 卷之七
懈怠且有嚴有翼猶奪先人之心不備不虞寧救長蛇
之尾必也權能制勝謀必出奇亦待臨事有成然後斯
言可信監軍之効舉未失中彼景之辭試可乃已

得丁乘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請罪之

丁不許

克寬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愠是曰難能况乎醉起甕
間嘔盈車上小人沉湎自貽請於彼昏君子含弘乃忘
情於斯怒宥過所宜無大知非庶使有慙未乖觀過之
仁雅叶諦思之義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絕纓繼淫醉
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不容無從下吏之規庶叶前賢

之美

得甲牛觸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處相

觸請陪半價乙不伏

馬牛于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况
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既品量以齊驅或風逸之相及爾
牛孔阜奮駢角而莫當我馬用傷蹄駿足而致斃情非
故縱理合誤論在阜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
損償則從輕將息訟端請徵律典當陪半價勿聽過求
得景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

從

承家不嗣禮許此離去室無歸義難棄背景將崇繼代
是用娶妻百兩有行既啟飛鳳之兆三年無子遂操別
鵠之音將去舅姑終鮮親族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
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蘊固難効於牧子宜自哀
於鄧攸無抑有辭請從不去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

爲禮

慎終之道必信心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
宅亦難輕於慮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
備欲祔九原顧家徒之屢空將鬻五畝愛雖深於送死

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問固
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於益侈蓋伸破產之禁
以避無廟之嫌

得甲之周親執二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

云今見脩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

仕未知合否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任甲爰有周親
是稱工者方耻役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
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今之文
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群豈唯限以常

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如酬死繼之勲則厚賞延之寵追思乙父勵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定爾功繼代勸能豈忘勤卹我後椒柳旣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國家叙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得景爲錄事叅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於國

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爲漏網雖舉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旣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罪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者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當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于身難求踈網之漏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

達之責如或事關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
方定刑於丹筆

得甲爲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

違未經十日

王命急宣行無停晷古委切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
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甲懈位欺度慢令速尤蓄怠棄
之心旣虧臣節壅駿奔之命自犯國章然則審時勾稽
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期月所由以違未浹辰將計年
以斷徒恐乖閱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公平是曰由文
俾乎息訟

得乙盜買印用法直斷以僞造論訴云所由盜
賣因買用之請減等

賄以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無良同
惡相濟所由旣敗官爲墨予取予求彼乙乃竊器成姦
不畏不入潛謀斯露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末減用
因於買比自作而雖殊情本於奸與僞造而何異以茲
降等誠恐利淫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謂僞言不能愈疾

且恐爭鬪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資請從

人欲

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爲政之先必也無訟恣彼泉水流于道周飲瓢之人孔多蔑聞病間濫觴之源不足必起爭端訟所由生欲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人且稽以祥符徵之時事地不藏寶當今自出醴泉天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聽虛誕之說請塞訛僞之源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子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而勿論天子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爲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修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崇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志雖卹下道昧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旣關於日修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

無政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誚其父子不相隱甲云大

義滅親

法許原親慈通隱惡俾恩流于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齒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姦尚不爲其子隱道旣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不及情所宜致誚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申稱群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其惡於稗敗諒難捨其茂異揀金於砂礫豈爲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可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職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偽而心拙必代斷而手傷乙

情非容姦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識以不疑未見子
心果代試而有悔旣彰聞而貽戚乃連坐以論辜察情
諒不同謀詰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准格論人
不易知職官所宜情恕削奪恐爲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以皇
宗不伏在甲下有司不能斷

庠序辨儀則先長長朝廷列位必尚親親惟彼周行是
名同位德非心競禮失肩隨甲以桑榆年高何以卑我
乙以葛藟族貴奚獨後予各與爭長之辭遂昧常尊之
位然禮經尚齒且王室貴親晉鄭同儕信高卑之或等

滕薛異姓諒先後之可知難遵少長之倫宜守親疎之
序

得選用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騫恐難
責實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側席
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騫而方
取慮非歲貢之賢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
據實必在研精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吹噓無益
自閉其倖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非訓導

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群在毀方而和衆况
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
以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翹呼對切
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尾
合教之未墜蓋宜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
將勸學者所宜遵之

得甲居家被妻歐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
三年妻訴云非夫吉不伏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
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
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道不告未爽爲夫和招訟於鄰誠
愧聲聞于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
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
許使執云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中
闇彰于外廉使以道敦知已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
在出身將棄予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
材則循舊格刈翹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側席之求無

白集 卷之七
惑刻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孝入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訴之
女家云無故三年不成

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婚而不成雖改嫁而無罪景謀將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鳴之兆三年無故竟愆嫵婉之期桃李恐失於當年榛栗遂移於他族既聞改適乃訴納徵揆情而嘉禮自虧在法而聘財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儀夫也無良可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難

得丁爲大夫與管庫士爲友或非之云非交利也

見賢不稱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黷下之嫌丁貴乃立家友其管庫不思進善徒務降尊若接而或非自貽交利之責儻知而不舉則速蔽賢之尤既未覈於是非故欲紊乎貴賤况公叔薦士家臣尚見同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爲友信乖慎守宜及或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以無
勅文辭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爲國勸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衢路攸先瞻彼三農藝

斯五稼且町他頂切 噓土旱切 禽田踐處 獸所踐處是務豈是贍軍雖轍

迹不加未為曠土輦轂必資於平易康莊難縱以荒蕪務有畔之農秋成而利亦蓋寡侵如砥之道歲久而弊則滋多請論環衛之非式表鐵冠之効

得甲為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未授

官已前納采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求未乖婚義甲既榮為郡且念宜家禮未及於結褵責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之內雖處嫌疑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為縱欲况禮先納采足明嫵婉之求聘則為妻殊非強暴之政宜聽隼旗

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為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乙班榮是踐威重可觀况衣錦還鄉已崇三品之秩雖剖符臨郡應無再拜之儀豈以州里版圖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既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為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獸罔供當路可求曾不思於彘尾充庖為用遂有關

於充賜旣愆冬獻之期難償西鄰之責載詳地產重振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予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慙在面欺而無捨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數縣司以數外賦論之不伏

人縱於貪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賊丁放利欲羸景逋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姑務豐財逞無厭之過求豈非黷貨情難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准盜在倍稱而過數孰謂非賊若以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旣已茲深公侯固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析理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

白集
卷之十一
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言從遠日方追食
菜之榮既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簣正
符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喪慎終之義允
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為殉其子嫁之或非
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觀行怱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
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為殉死而有
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
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
慎終有同魏顛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
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氏文集卷第六十八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碑志序記表讚論衡書

凡十三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
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疑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
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
蔚溫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扼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

白集 卷之八
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
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
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讚序
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
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平生酷嗜詩白樂天
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爲之序無恨矣旣而途奉
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
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
往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托文久
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奏

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愔
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
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
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
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
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
敦愛丘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咏之態與人
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閑卷而盡可知也故不
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
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郎曾祖畚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河南觀察使考諱藩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尚書夫人諱娥相國長女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爲海州刺史一子曰鍼左衛騎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爲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上得於國史家牒云夫人爲相門女邦君妻不以華貴驕人能用恭儉克已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傍給五服親族之饑寒者又有餘散霑先代僕使之老病

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食服勤禮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真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曆三年三月一日疾終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祔于其所先塋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敬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

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已愛人自佐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祿號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譔表誌其可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降于李氏相門之慶鍾于女子女子有行歸我裴君君亦良士宜賢夫人夫人雖歿風躅具存勒名泉戶作範閨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於

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一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呪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旣則戒學四分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序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枝罔不通焉繇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爲通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

白集 卷之八 四
大德位蒞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令卒復祖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大中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此耶同學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瑒刻旣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旣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闡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講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人轉華嚴經一部十萬人又勸千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於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瞻盧遮那如來前與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

見操成是功操自詰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爲記誠俾無廢墜予卽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况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况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况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敘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曰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旣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

白集 卷之六
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取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
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
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
易題

吳興靈鶴贊

事具黃錄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
山不迴噫吳興郡孰爲來哉寶曆之初三元四齋天無
微颺地無纖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
徊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筓凡放水
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
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
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
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卽日與水若待
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
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
法蓄洩及時卽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自錢塘至鹽

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淮鹽鐵使

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

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

加即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

有餘矣雖非澆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決放湖水不

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

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

梁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

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

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

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

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埋塞亦宜數察而通

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

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

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窺并諸小窺闢非澆田時並須

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

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

為之防其窺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

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窺洩之防堤潰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為限過

此項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
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
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
事守蘇州刺史臣以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
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
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曆數
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郵黎元實
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

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
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獎飾具載
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况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
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
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
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
苦節唯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論陛下憂勤之心布陛
下慈和之澤則涵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
微臣或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
答無任慙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

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畧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
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
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

此義伏計聖聽旣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已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眾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旣

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爲四科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

有室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卽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卽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密六波羅密者卽檀波羅密尸波羅密羼提波羅密毗梨耶波羅密禪定波羅密般若波羅密以唐言譯之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

白集 卷之二
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卽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如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于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爲終始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游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

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
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
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問僧

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
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
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僧答
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
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
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
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
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
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
心精微真學奧祕爲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
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與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畧

道士答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畧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爲此經誰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爲指陳

道士答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卽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
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
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卽千萬人悅何以明之
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
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
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卽禮也禮卽敬也故
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
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
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
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

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敷之次多自敘
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
敢自敘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峯
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
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
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

白集 卷之六
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爲首刻爲面沃州
天姥爲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
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
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
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
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
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
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詩
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
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

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浸
荒靈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
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
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游茲山見
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
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
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
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
安居遊觀之外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
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

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
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贊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請從
叔樂天乞爲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文
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
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騫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
之予亦惜之佛弟子耻之予亦耻之頃予爲庶子賓客
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槩靡不周覽每至茲寺

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爲山水主是償初
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
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興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
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
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贊
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贊不當納自秦抵洛
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廻施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閒主張
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
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
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

白集 卷之六
缺壘隕覆漏朽墁之功必精赭堊之飾必良雖一日必
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爲導師化城於是龕
像無燥濕隆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
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
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
豁然如釋憾制耻之爲清閒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
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憾往念來歡且贊因凡此利益
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
也予應囑嗚呼乘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結後緣
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

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
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晏韋楚狀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
史上柱國李晏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麥
一例加估徵錢晏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
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替削
階在法誠合舉行於晏卽爲獨屈况晏累爲宰牧皆著
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

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
又建中初李正已與納連反汴河阻絕轉輸不通晏先
父洧卽正已堂弟爲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
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
斷兗渠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埭
橋至今永爲內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
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
吏忠臣聞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歛跡市朝息機名利况家
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臥雲練氣絕粒滋味不
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穎
節類顏原縉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爲尹正合具薦論雖
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維儻蒙寘彼
周行糜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鵷鷺之羽儀足以厚
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裨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能
長吏之本職其李晏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諳
知輒敢論薦有涉塵躅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十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事具集解中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廿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

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裡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勅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白集
卷之八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氏長慶集卷第六十九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吳甫授

碑序解祭文記

凡十二首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困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若有
人與群動處一代間彼爲彼我爲我不自潔不自污不
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無往而不自得
者非達人乎吾友吳君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真存太

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成之孫太子宮門郎
贈工部尚書銓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官歷正字協律
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
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職
歷義成軍節度推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
鎮州宣慰副使甄函使階至中大夫勲至上柱國讀書
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曆元年六月某日薨於饒州官
次其年十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遺
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
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

宿集儒玄之業明矣旣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氣入靜
不粒食者累歲顥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旣壯
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嗷嗷慄慄不忍見其饑
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遁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
馳名名競不可以恬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
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
守中繇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
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處
與天和始終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
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未嘗一日戚戚其

心至于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徒與信矣仲弟湖州長史某以予辱與其兄游既爲同門生又爲同舍郎周知初終託爲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讚唐中大夫真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同途其皆達者乎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寺西若華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

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九言在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

白集 卷之九
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
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
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
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
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
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
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
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說有人書貝
葉土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爲墨
剝膚爲紙卽壞卽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
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
來付囑之心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
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卽白氏叟樂天退老
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
島榭橋道閒之初樂天旣爲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
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

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住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大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莞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自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

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日，露清鶴淚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

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
孥熙熙鷄犬聞聞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
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一

因繼之解具微

之前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
益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
更揀好者寄來益示餘勇磨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
卽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
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

迨茲三矣卽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辨耶抑又不知鼓
衰氣竭自此爲遷延之役耶進退唯命微之微之走與
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
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歎而
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况他
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
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爲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
亦老矣宜橐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一章錄
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一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
序

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
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
不能繇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
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太和三
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輿扶
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
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
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
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

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
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自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
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
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
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
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
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巳酉歲三月
五日樂天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維太和三年歲次巳酉六月巳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

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敬祭于故
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德載惟公忠貞大節輔
弼嘉謨倚注深恩哀榮盛禮伏見冊贈制中已詳惟公
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冲襟弘度伏見碑誌文
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心空門外
爲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追高蹤元和中出
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鑛偈相問往復再三繇是
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俱爲中書舍人日尋詣普
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繇是香火因緣漸

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
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趨菩提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業
宅中公云必結佛緣無如願力因自開經篋出大方廣
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
護始傳一人曾未經旬公卽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
今卽日於道場齋心持念一願一力如公在前以至他
生不敢廢墜若與公同科第聯官寮奉咲言蒙推獎窮
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
薦奠不設葷腥庶幾降臨鑒察精意噫浮生是幻真諦
非空靈鷲山中旣同前會兜率天上豈無後期嗚呼韋

白集 卷之九
君先後聞耳伏惟尚饗

祭弟文

維太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十
二哥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
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釁酷如昨俯及歲暮
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
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
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秘書
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
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待終龜兒服制今已請

長告或求分司卽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
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晉疋通健龜兒
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二三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
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以下
並在鄭滑職事依前斬斬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
饑凍遙憐在符離庄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場官各
知平善骨堯竹石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
各放從良尋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庄今年買了
并造院堂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
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

十卷題爲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迹無不宛然唯是魂
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
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
傳前年以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
饗奠復嘗來無不諭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
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不然
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闔筋力日衰黃
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無下邳
北村爾瑩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
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莫筵將徹幃帳欲收此生
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
碎猶與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李司徒文

維太和四年歲次戊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
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內從表弟朝請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李翱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興元節度贈司徒李公惟公
之生樹名制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
亂冤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能盡故茲奠
次但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
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徇公愚則受賜或
中或外或合或離契闊綢繆三十餘載至於豆觴之會

軒蓋之游多奉光塵最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
實倍於衆情永訣奈何長慟而已翺情兼中外分憂
知綿以歲時積成交舊敢申薄奠庶鑒微衷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祭微之文

維太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申大夫
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
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
和生爲國禎出爲人瑞行業志畧政術文華四科全才

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暮猷故風聲但樹於藩方功
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遇也在公豈有所不足
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
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
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爲喻死
生契闊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
復叙至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
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
洛醉別愁淚投我二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

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
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
後迴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
及公捐館於鄂悲計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
篇詞意若此得非魄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
詞二首今載於是以前英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
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吊唯道皇天無所知
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送咸陽
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
訣絃筆兩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誰不生死

四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為終天之別既往
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淚引
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
會豈是偶然多生以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
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亾而毛存者
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饗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

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孚字某古太嶽胤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因生
為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

組賢俊準繩濟美斯崔氏所以綿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騎常侍諱洽六代祖也唐龔州武強令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預王父也常州江陰令育皇考也公幼以門蔭子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單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城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激奮發仗順興兵挫敗賊保全鄉縣拳勇之旅歸之如雲友欲亂合貔虎毆誅虵豕京觀羣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奇之將議上聞會有同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游江淮安時俟命屬吳王出閣領鎮求才撫人常聞公

名試以吏事遂表請爲宋城尉事舉移假漣水令賞緹魚袋縣政脩轉常州錄事參軍糾察課賦浙東採訪使聞之奏授越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改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興元元年疾歿於宋太和五年遷葬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爲人儀表魁梧氣概倜儻負不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發軔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稅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學發

身以文飾吏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二鎮
再釐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
而成焉大丈夫貯蓄材術樹置功利鉉鑣富貴焯燿邦
家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析子荷相去幾何嗚呼崔公
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
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彥佐等奉父
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功賢無全福旣享天爵難兼世祿矯矯崔公道
積厥躬大志長畧卷于懷中黃綬遏寇思奮奇功銅印
字人躬行古風才高位下步濶塗窮竟戢羽翮不展心
管天道有知善積慶終昭哉報施其在司空

大唐泗洲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

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婆娑世界中有釋迦如來出爲上首如來滅後像法中
或羅漢僧或菩薩僧在在處處出爲上首佛道未喪閒
生其人故泗洲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實一方上首也
大師醮郡鄴人世姓暴氏僧號明遠七歲依本郡需禪
師出家十九從泗洲靈穆律師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
俱舍論乃升講座乃登戒壇元和元年衆請充當寺上
座明年官補爲本州僧正統十二部開元寺北地二百

步作講堂七間僧院六所又淮泗閒地卑多雨潦歲有水害師與郡守蘇遇等謀於沙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建門廊廳堂廚廐二百間植松杉楠檉檜一萬本由是僧與民無墊溺患旋屬災焚本寺寺殲像滅僧潰者數年師與徐州節度使王侍中有緣侍中名智興遂合願叶力再造寺宇乃請師爲三郡僧正奏乞連置戒壇因其施利廓其規度侍中又以家財萬計助而成之自殿閣堂亭廊庖廩藏洎僧徒臧獲傭保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百十閒其中像設之儀器用之具一無闕者長慶五年春作太和元年秋成輪奐莊嚴星環基布如自地踊若

從天降供施無虛日鐘梵有常聲四衆知歸萬人改觀於是增上慢者起敬種善根者發心利喜饒益巨能具舉若非大師於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於敬信人中亦爲第一則安能大作佛事而中興像教者乎故如來所謂我滅後我法傳授於弟子囑於大臣斯言信矣師以太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齋時終於本寺本院是月二十九日道俗衆萬輩恭敬悲泣備涅槃威儀遷全身歸于湖西塲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報年七十僧臘五十有一始出家訖于遷化志業行願道力化緣引而伸之隨日廣大前後臨戒壇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

僧尼得度者三萬衆江淮行化者四十年或疑是人如
來所使羅漢菩薩吾焉知之初大師以功德爲心旣成
而化侍中以謨錄見託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僧亮元
素行狀序而銘之嗚呼所以滿大師之願終侍中之志
也銘曰

平地踊塔多寶示現險路化城導師方便繫我大師亦
有大願像法是弘塔廟是建佛人交接兩得相見法有
毗尼象有僧尼承教於佛得度於師宣傳戒藏振起律
儀四十餘載勤而行之福德如空不可思議緣合而來
功成而去知性不動色身無住示有遷化非實滅度表

塔勒銘門人戀慕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尚

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門有佛頂呪
功德事具尊勝經經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
行佛事興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
人自孩及童不飲酒不茹暈不食肉不見戲年十二授
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於曇徒舍切
濬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凝大師貞元中寺舉省
選累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繇是行寔高

白集 卷之六
名寢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寶嚴持院處之居
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使疑者信墮者勤增
上慢者退僧風驟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誘誨之力
也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本院報年八十六
僧夏六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槃
儀移窆於龍門祖師塔陂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闍維
法遷柩于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大師自出家
至即世前後講毗尼三十會度苾芻覓筆切百千人乘律
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五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
不放逸口無戲論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

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爲東王城十大德首爲南瞻部八
關戒師名冠萬僧利及百衆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
搗莊加切無畏鼓降內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鬱乎僧壇
之大將者也初師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宴坐齋心領
一童詣諸寺遇像致敬逢僧與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
後數日而化識者異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
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一幢冥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
塵之影利益一切衆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
公洎傳法受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

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爲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
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爲記附于真言蓋欲以奉本
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
贊之偈云

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

一偈贊

大正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傳死十八首

酒功贊并序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
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乎和產靈孕和者何濁
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醕一酌離人

遷客轉憂為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醜

他禮醜洪切

沈

何黨沈切

沃諸心胃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

百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

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昌平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考諱寬比

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榮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秘書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干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

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大夫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樞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登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亾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恕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逞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自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

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答君知無何有儉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亾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

揮鞭有見血者路闕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
淡蚶呼甘切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

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

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

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

春貯水雨夏漑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

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

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

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

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

加贈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

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

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并道

衛道扶田聊切齧初謹切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

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長女

暨諸孤等號護慈良切嬰即涉切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

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

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二百卷號類

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

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

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
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
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
臯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
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
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
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
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
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
與不得位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

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
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道廣
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玄亮字晦叔其
先出於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漢初始
分爲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
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杭揚州司
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妣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

夫人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宣越二府
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
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既至
密密民之凍餒者賑卹之疾疫者救療之齒豁各額切未
殯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趨讀曰促嫁娶之三月而政
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謠詠換歙州刺史其政
如密先是歙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爲
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孳息貨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
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斛
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

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
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
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飢罷
氓賴之如依父母入爲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
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
有大獄人心惴駭勢連中外衆以爲寃百辟在庭無敢
言者公獨進及雷力救切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
遂置笏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稍悟
容而聽之卒使罪疑唯輕實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旌忠

臣繇是正氣直聲震耀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人焉
國有人焉公以為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告
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公
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
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
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太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
于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周行士林聞
者相弔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兼有焉嗚呼
公之將終也遺誠諸子其書大畧云吾年六十六不為
無壽官至三品不為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

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
不遷我歿宜歸全于滏林古切陽先坐正首丘之義也送

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無忘孝悌吾玉磬琴留別

樂天請為墓誌云爾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

人長曰焜於云切通事舍人次曰芻言罕言舉進士次日

緩中牟尉其下皆幼稚焜等哀毀孝敬號護乳充切嬰

即涉切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禮歸窆于磁州

昭義縣磁邑鄉北原遷盧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

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濕泣血卧苦者三載

因病痺其兩股焉逮于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

竄謫巴南歿而後歸公先命長男煜護喪歸葬後命幼子聽繼絕承祧自宗族及笄執開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葬之祭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羣從仰其仁交游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著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欽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大諫騎省也忠諫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黃老之術齋心受籙伏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

體顏色冰清玉溫未識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湖三歲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久之而去前後致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簣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暫榮暫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解空得証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三十餘年年

老分深定爲執友况奉遺札託爲斯文且慙鄙陋不敢
辭讓銘曰

滏水之陽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嗚呼博陵崔
君之墓

唐故漂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曹比齊五兵
尚書建之五代孫也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
志善尚鑿奉御父諱鱗 離珍切揚州錄事參軍公即錄事
府君次子歷華州下邳尉懷州河內丞徐州彭城令江
州潯陽令宿州虹縣令宣州漂水令歿于官舍明年某

月某日歸葬于華州下邳縣某鄉某原享年若干嗚呼
公爲人溫恭信厚爲官貞白嚴重友于兄弟慈于子侄
鄉黨推其行交游讓其才自尉下邳至宰漂水皆以潔
廉通濟見知郡守流譽於芻寮才不偶時道屈於位而
徒勞於州縣竟不致於青雲命矣夫哀哉公前夫人河
東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歿生二子一女女號鑿虛未笄
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
高陽敬氏父諱某某官生一子二女女皆早夭子曰敏
中進士出身前試大理評事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掌
記天人在室以孝敬奉親爲淑女旣嫁以柔和從夫爲

順婦及主家以慈正訓子爲賢母故敏中遵其教飭其身升名甲科歷聘公府以文行稱於衆以祿養榮於親雖自有兼才然亦由夫人訓導之所致也夫人以太和七年正月某日寢疾終于下邳別墅享年若干明年某月某日啓漂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禮也時諸子盡歿獨敏中號泣襄事託從祖兄居以誌于墓石銘曰

緊我叔父漂水府君治本於家事施政於民緊我叔母高陽夫人德修於室家慶積於閨門訓者趨庭善彰卜鄰故其嗣子休有令聞

序洛詩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樂也予歷覽古今歌詠自風騷之後蘇李以還李陵蘇武始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輩其閒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多因讒寃譴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中文形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字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

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
三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大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
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
南尹事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
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三屆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
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
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
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
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
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

世之音安以樂閒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閒居
故集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閒居泰適
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
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畫彌勒上生幀

劍送讚并序

南瞻部州大唐國東都城長壽寺大苾芻道嵩存一惠
等六十人與優婆塞士良惟儉等八十人以大和八
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設法供捨淨財畫梵率陀天宮彌
勒上生內衆一鋪眷屬圍繞相好莊嚴於是嵩等曲躬
合拳焚香作禮發大誓願願生內宮劫劫生生親近供

養按本經云可以除九十九億劫生死之罪也有彌勒弟子樂天同是願遇是緣爾時稽首當來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無量而說讚曰

百四十心合爲一誠百四十口發同一聲仰慈氏名願我來世一時上生

繡西方幘讚 并序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與彼佛有緣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圖我像至於應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變通與三世十方諸佛不侔噫佛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農郡君

姓楊號蓮花性發弘願捨淨財繡西方阿彌陀佛像及本國土眷屬一部奉爲故李氏長姊楊夫人滅宿殃追冥祐也夫範銅設繪不若刺繡文之精勤也想形念號不若覩相好之親近也即造之者誠不得不著感不得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得不集爾時蓮花性焚香合掌跪唱贊云

金方剎金色身資聖力福幽竟造者誰弘農君受者誰楊夫人

祭崔相公文

維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

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
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望事業識度操履
爲時而生作國之紀巖廊匡輔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
肱天子斯皆談在人口播於人耳今所敘者眷知而已
於戲自古及今實重知音故詩美伐木易稱斷金始愚
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知心獻納合章對揚聯
襟以忠相勉以義相箴朝案同食夜牀並衾綢繆五年
情與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闔鎮愚亦去國出領符印徐
宣遠部忠杭遐郡鴈去寄書潮來傳信無由會合祇望

音問未卜後期但敦前分余大和之初連徵歸朝公長
夏司愚貳秋曹玉德彌溫松心不凋南宮多暇屢接遊
遨竹寺雪夜杏園苑朝杜曲春晚潘亭月高前對青山
後携濁醪微之夢得慕巢師真或徵雅言酣詠陶陶或
命俗樂絲管嘈嘈藉草蔭松枕麴餉糟曾未周歲索然
分鑣甲遙切公又授鉞南撫荆蠻報政入覲復總天官愚
因謝病東歸澗澗方從四皓旅守三川時蒙問訊日奉
周旋豈無要約良有由緣洛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迴
合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子同年
兩心相期三逕之間優游携手而終老馬鳴呼易失者

時難忱者天既奪我志又殲我賢丘園未歸館舍先捐
百身莫贖一夢不還鬱鬱佳城茫茫九原淒淒簫鼓慘
澹風爐祖奠遲遲泣涕漣漣平生親友羅拜柩前賢人
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敦詩尚饗

祭崔常侍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夫
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崔公
惟公之世祿家行文華政事播於時論此不復云今但
敘舊好寫衷誠而已嗚呼居易弟兄與公伯仲前後

第同登者四五屬爲僚友三十餘年又膳部房與公同
聲塵之遊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十年以來哀壘所鍾
零落殆盡我老君病唯餘二人天不憖魚觀切遺公又即

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憤何極居易方屬
疾恙不遂執紼遣姪阿龜往展情禮此如不祭永痛奈
何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聞乎嗚呼重
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而歆乎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磐石銘

并序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於履道里第時屬

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疑雲白文
拆煙碧莓苔有斑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
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
席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爲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
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
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今余
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

編次旣畢納于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之緣復曩歲
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
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大和九年夏太
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
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爲香火之社
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寘于是
院其集也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

元相公
先作集

序并目錄一卷在外題為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五月十三日樂天記

看題文集石記因成四韻以美之

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賜紫金魚袋李紳

寄玉蓮花藏絨珠貝葉局院閒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

銘并序

公姓皇甫諱鏞以中字字餘戶戈切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

殷封于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為皇父氏至秦徙茂林改父為甫及漢遷安定朝那其後為朝那人五代祖珍義資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令祖鄰幾賜汝州刺史考愉累贈尚書左僕射太子太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人公由進士出身補夏陽主簿試左武衛兵曹充宣歙觀察推官轉大理評事詔徵授監察御史改秘書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始賜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管田副使旋又徵還真拜殿內改比部員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歷太子左右庶子並分司東都俄又徵拜國子祭酒未幾謝

疾改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又就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遷大子少保分司封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立家廟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後娶范陽盧氏二夫人皆有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曰璫居影切曰珽餘招切一女適太原王誼伊真切以開成元年七月十日寢疾薨于東都宣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廢朝一日是歲十月三日用大葬之禮歸全于河陰縣廣武原從太保府君先塋以盧夫人合祔焉公自將仕郎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自武騎尉累勲至上柱國自布衣而佩服金紫有旅食而

廟饗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贈及乎先官品蔭乎後大其門肥其家儒者之榮無闕焉皆求已稽古之力自致耳公為人器宇甚弘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於燕遊觴詠之間則其貌溫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也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東洛由是得伊嵩趣愜吏隱心故前後歷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優游洛中笑哂無意得喪窮達與道始終澹然不動其心以至于考終命聞者慕之謂為達人當憲宗朝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權也從而附離者有之公獨超然雖貴介之勢不能及及仲之失寵得罪也從而緣坐者有之公獨皦吉了然切

雖骨肉之親不能累識者心伏號爲偉人公好學善屬
文尤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
易辱與公游迨二紀矣自左右庶子歷賓客訖于少保
傳皆同官東朝分務東周在寮友聞聞知最熟故得以
實錄誌而銘曰
賢哉少保令聞令儀金璧其操鸞鳳其姿德如斯壽如
斯位如斯嗚呼人爵天爵實兼有之廣武之原大河之
湄龜告筮從吉土良時封于茲樹于茲嗚呼少保之墓
百代可知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

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

并序

公諱仲方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先之後永嘉
南遷始徙居于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唐朝贈太常
卿諱弘愈公之曾祖也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
諱九臯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之皇考也
贈潁川郡夫人陳氏公之皇妣也都昌令仲端以下四
人公之兄也監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
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曹景宣進士
茂玄明經智周公之子也監察御史襄行楊澥校書郎
陸賓虞公之婿也公即僕射府君第五子貞元中進士

舉及第博學選登科補集賢院校書郎丁內憂喪除復
補正字選授咸陽尉鄜坊節度使辟爲判官奏授監察
御史裏行俄而真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
州刺史度支郎中駁宰相事議出爲遂州司馬移復州
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入爲
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還爲太子賓客
再爲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莖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秘書
監勲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封至曲江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日薨于上初昌里
第詔贈禮部尚書以其年八月某日歸葬于河南府某

縣某鄉某村僕射府君之封擬焉公幼好學長善屬文
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纂制詔一
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撰先僕射
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兼筆
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即公之伯祖開元中以儒學
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爲賢相餘慶濟美宜
在於公公公其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矧公爲人
溫良冲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貞諒肅然有正人
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有長史體爲子弟孝敬爲伯父
慈和與朋友信寵辱不驚其心喜愠不形於色入仕四

十載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祿如是壽如是
宜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游結交慕德久而彌篤故
景宣等以論譏先德見託爲文式序且銘勒于墓石銘
曰
在唐張氏世爲儒宗文獻旣沒鬱生我公我公颯颯符
切學奧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慶襲于家道積厥躬
駿足逸翮天驥冥鴻始自筮仕迄于連官六刺藩部再
珥貂蟬大諫選重尹京才難寶于望苑寵在蓬山凡所
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嗚呼洛郊北阡邛
阜西原佳城一閉陵谷推遷所不泯者令名藹然

齒落辭 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瘖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齒
又墮慨然感歎者久之因爲齒落辭以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而俾爾嚼肉咀蔬銜杯漱水豐
吾膚革滋吾血灑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非無
斷魚巾切齧逆各切胡然捨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
情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嗟嗟乎雙
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爲口
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
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齧日削月朘上參差而下飢餒

曾何足以少安噫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莫補切臣老辭主
髮衰辭頭葉衰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
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
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何
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爲乎嗟嗟於一牙一齒
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
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
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楫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

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
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
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
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
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閒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
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
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
罍次開篋詩酒旣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
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

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雲俱切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閒日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弈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于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

胡孔切

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閒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閒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旣而

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錄
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
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
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
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
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
閒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僱功商主鄧子成梁華
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契元惠雅等藏事大和二年秋

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
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閒輪九層佛千龕彩繪
金碧以爲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百面二門丹漆
銅錯居謂切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
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南閩浮提

內大小乘經凡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與此經藏同於閩浮大數二十一也藏成經具

之明年蘇之緡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
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
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師旣來教
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觀初觀切隨日而集堂有美食

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
又曰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
函鳴犍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
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
攝鮮不歸心佻然異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
繇是而言是堂是經是藏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
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
大竇也宜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雒都請予爲
記夫記者不唯記年月述作焉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誠
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

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
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
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
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必葺
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
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卷合
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閒根源五常枝派
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

白集 卷十一 三十四
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
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
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于廬山東林寺
經藏中一本寘于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索弊
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
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
也三寶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一

唐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
白居易樂天著

明後學松江馬元調巽甫校

碑記銘吟偈 凡九首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

碑銘 并序

王建侯侯建廟廟有噐噐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著後
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
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先廟以奉常祀於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心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家畧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代祖遷皇朝某某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謚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妣崩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難家徙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

成都府郫

滿麋切

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滎陽夫人鄭氏

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爲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度居無惰容所蒞之所
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于
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
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
命六告身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郫縣暨晉陵

府君居善積于躬道屈於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踴如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無子早卒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柩各處一方公在斬練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期襄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為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

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戮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為準程朝廷嘉之為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啟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宴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為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為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為先故有盜奔獸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為功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為急故有摘奸

扶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知汴難理乃授鈇鉞俾鎮綏
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徃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旣下
車盡知情僞刑賞信惠合以爲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
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肅然不變薰然大和撫之五
年人俗歸厚至於悍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遏暴水致歲
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爲殪乎其
爲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爲大非公
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
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
軍門不擊柝里巷無犬吠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
軍挈壺漿捧篋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
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襦袴之惠及其功鷄豚之
養及其老又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
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歌迎梁楚千里風變化移
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
未登庸顒顒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
以忠貞奉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黻冕貴乎身以宗廟
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爲有唐之
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
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
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耶令順孫
祗享盡愨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
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齋嚴諒直爲子爲臣
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
授侯伯纛鉞旂戟乃饗祖禩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
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先德子孫承
之垂裕無極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雷

直甲切

溪連汀洲一名白蘋洲

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爲名也前
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爲荒澤至大
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爲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角亭
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薦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載菱蕪
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
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洎遊宴息宿之具
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
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
翫晨曠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
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

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
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
人閒也又不知蓬瀛崑閬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陽
楊君緘書賫圖請予爲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觀郎
切縷梗槩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
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
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推輪之楊君繪素之三賢始終能
畢事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
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
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概三者旋

爲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爲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
冀黃爲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概兼而有者其吾友
楊君乎君名漢公字用又恐年祀久遠來者不知故名
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幘記

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
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
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
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
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嚮西

方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一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妓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諸苦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阿彌陀佛生幀記

南瞻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年

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離苦
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內衆以
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一贊所生
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云何先是樂
天歸三寶持十齋受八戒者有年歲矣常日日焚香佛
前稽首發願願當當來世與一切衆生同彌勒上生隨
慈氏下降生生劫劫與慈氏俱永離生死流終成無上
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
也慈氏在上實聞斯言言訖作禮自爲此記時開成五

一月日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前記追今七八年寺有

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
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
百卷秩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亾者補
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
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
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爲經藏堂堂東西開闢
四窓置六藏藏二門啟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
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

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大幡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洎供養之器咸具焉合爲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爨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之與聞振源濟釗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贊嘆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遊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閒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爲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閒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

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并序

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
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
印即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
印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爲體以妙然不空爲用示
真寂而不說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旣得之揭以
行化出蜀入洛與俗人有緣用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
說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拔惑箭漸離我人相者日

日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
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
惱病中師爲醫王乎生死海中師爲船師乎嗚呼病未
盡而醫去海方涉而船失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一月示
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月遷葬於龍門山報年六十三
僧夏四十四明年傳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閒紉門
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等營度襄事卜兆於寶應
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
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儼在洛道
益在鎮知遠在徐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威在潞雲貞在

慈雲表在汴歸忍在越會幽齊經在蔡智全景在紹明
在秦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鐘鳴吼龍象蹴蹋斯皆
吾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衆以余忝聞法門人結菩提
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北西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舊塔會公新
塔照公亦如世禮祔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 并序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
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
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馭

切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經物中將鬻之圉人牽馬

出門馬驤首反顧一鳴聲音閒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

馬嘶慘然立且拜婉孌有辭 辭具 辭畢泣下予聞素言

亦愍然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

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五

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

來攬情情動不可捥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

白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

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主乘此駱五

年凡平有八百日樹蔭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
三千有六百日中櫛之閒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
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
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林一旦雙去有去無迴故素將
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
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吟且曰駱駱爾勿嘶
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友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
項藉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弃騅兮而別虞兮乃自
系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壘我與爾歸醉
鄉去來

六讚偈

并序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爲來世讚佛
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
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爲來
世張本也

讚佛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爲
天人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

讚法偈

過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

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廻向

讚僧偈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求
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偈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濕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佛
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偈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大無小我求其相中
閒内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偈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願
我得親最先勸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最後
供養受菩提記

佛光和尚真讚

會昌二年春香山寺居士白樂天命續以寫和尚真而
贊之和尚姓陸氏號如滿居佛光寺東芙蓉山蘭若因
號焉

我命工人與師寫真師年幾何九十一春會昌壬戌我
師尚存福智壽臘天下一人靈芝無根寒竹有筠温然

白集 卷十一
言語巖然風神師身是假師心是真但學師心勿觀師身

醉吟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檢校都官郎中王父諱鏗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父諱季庾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大父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譽三姪長曰味道盧州巢縣丞次曰景

同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傳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爲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大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

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其年月日葬于華州下邽
縣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啟手足之夕語
其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
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
以車一乘無用鹵薄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
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
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
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
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
乎其閒

白氏長慶集卷第七十一

白氏長慶集後序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暹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會昌五

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各藏於家軒於其日本墨羅華一又兩京人家軒寫
寺檢卷別軒車數一本付致龜腹一本付於蘇精閣童
孫藏別一本五藏州南軒寺孫藏內一本五東階湖善
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在本一本五靈山東林寺
孫亭今又懸於集正卷自為指前於十五卷皆筆大
白刃前著具夢集正十卷云燦之為亭於集二十卷自
白刃具夢集於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白氏長慶集附錄

新唐書本傳

宋祁撰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
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邳父季庚爲彭城令
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別駕居易敏
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
其文自矜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
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一等調整厓
尉爲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四年
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

許卽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營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爲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河東王鐸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鐸誅求百計不恤彫瘵所得財號爲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鐸爭衷割生

益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薰蒸誰不顧歿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怙于役脫奔逸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彊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捄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祇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爲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

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爲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毋墮井歿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爲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旣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

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不可復追是時孫璿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爲帝言宜罷璿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閩鄉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爲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興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旣不置行營節度卽承璀爲

制將又克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名哉且劉濟等泊諸將必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銳帝不聽旣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空得一縣卽辟而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

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氏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拜與康會不是誠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旣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鷄歔握中噫遂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心銜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緡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耻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材誼不忍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貨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

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道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爲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旬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

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升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卽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爲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塋毋請謚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漸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

自集 本傳 五
忌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旣復用又皆幼君
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
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
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感浮屠道尤
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敗鄭據劉
真盧真張渾狄兼謨慮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
續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
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
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辯之初
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
歲闇識聲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敏中爲相請謚有
司曰文後履道第卒爲佛寺東都江州人爲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
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
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謂
之感傷其它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
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閒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
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
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

日集 本傳
媒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唐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
碑銘并序
李商隱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十一月遂葬龍門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侍太夫人弘農郡君楊氏來京師胖

胖兢兢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容取
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注秘書校書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官補盩厔尉明年試進士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事畢為集賢校理月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遂為學士右拾遺滿將擬官請祿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時上愛兵襄陽荊州入疏獻物在約束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良後雖與宰相不厭入聲禍其後禮官竟以多殺不辜謚于頓為厲李師古襲父事逆務作項領以謾儕曹上錢六百萬贖文貞

故第以與魏氏公又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
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當有賢卽朝廷覆一瓦
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邪上由是賜錢直券以
居其孫在職三年每讌見多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湔
剔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五年會曼掩坎廬墓
七年以左贊善大夫著吉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刀天街
日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爲疏言元衡歿狀不得
報卽貶江州移忠州刺史穆宗用爲司門員外四月知
制誥加秩主客真守中書舍人叙緋受旨起田孝公代
恒陽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燕趙相殺不已公又

上疏列言河朔畔岸復不報又貶杭州旣至築提扞注
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發故鄴侯泌五井渟儲其清以
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濤祠神伴侶歌舞徙右庶子
出蘇州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太
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爲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
上改太子少傅申百日假又六歲得所薨官白氏由楚
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祖某輩
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贈太保一女妻譚氏始公生七
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旣長與弟行簡俱有
名故李刑部建庾左丞敬休友最善居家以戶下飲薄

白集 石金
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携鄧同章楚白服游人閒姓名過
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爲中書舍人三日如建中
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爲相稱質直文宗時文貞公果
有孫起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爲今上御史中
丞他日景受嘗跪曰大人居翰林六同列五且爲相獨
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
事敏中果相天子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絕城守四州
以集巨伐仲冬兩至備宰相儀物擊跪齋栗給事寡嫂
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信公知人集七十五
卷元相爲序系曰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肅代代優布蹤河南陰德未校公
有弟昆本跋不搖乃果敷舒匪骨匪臍鳥介其醇腴
于鄉洎邦取用不窮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中上
汰唐禹帝爲輦留續緒襞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聯白
其華矚不痕緇上聲用從棄遣至道天子疇誰與伍率中
道上納筆懾靡綽三郡理旣去刑部倏東其居大尹河
南翦其暴道君有三輔臣有田畝臣衰君強謝不堪守
翊翊伸伸君子之文不借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旣貞兩
有其矩孰承厥家曾祖之弟坤柄異繩以就大計匪哲
則知亦有教詔益褒其收摠莠而導刻詩於碑以報百

世公老於東遂葬其地

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

陶穀述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洛書曰王者之瑞則圖之世稱白傳文行比造化之功蓋後之學者若群鳥之宗鳳凰百川之朝滄海也秉筆之士由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人焉得不謂法施於人耶王者之瑞耶饗廟食畫雲臺可矣矧山椒遺像乎陟彼高岡慷慨前事松凋宰樹簫瑟古堦之上伊注逝川潺湲荒祠之下歲月未積棟宇將壞考其由中和初黎民經之而弗勤詢其制長

興末秦王修之而弗至人神玄感屬在興運今居守左相太原武公自許下之撫三川也登鄂坂望太室且曰茲邑也周公測景之地土圭在焉吾當正厥躬臨甸民以報 天子既下車闢污萊以實倉廩寬獄市以處豪猾繇是十一之稅均三千之條省暇日巡魏闕過天街又曰茲地也成王定鼎之郊王氣猶屬吾當尋舊地舉隆典以壯皇居遂上章法象緯以嚴端門構鴻梁而跨洛水繇是知拱辰之位肅朝天之路通三載陟明我無慚德廣順三禩歲在癸丑暮春之初予因芟除入洛獲謁拜上公趨魏絳之庭金石在列入亞夫之戶檠戟生

風初戢我以升降視之禮也復接我以酒漿觀予志也
始三揖而進終百拜而退既予旋軫相訪政事對曰河
橋破虜之勲有京觀在滹水禦守之略有金湯在雖三
尺童子盡能知之予無可述因以白公影堂爲說公曰
我武臣也惟干戈是執昧俎豆之事幸爲我序白氏正
績及修葺之義俾後之聞者足以勤爲善而嚮令名是
吾志也雖百金不恡矧土木乎予曰彼白公服則儒士
也位則文人也當官諒事烈有丈夫志祇於批逆鱗刺
權幸塞左道履平坦鎮陽拒命也指中人爲制將救日
月之蝕則戰士心悅武相遇盜也責京尹討賊犯雷霆

之怒則奸臣股慄杭州救旱因農隙而積湖水龍門通
嶮出家財而鑿八灘著策數十篇盡三佐之才有文七
十卷導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三久行其道而不疑
以憲宗之神武可繼文皇之元和之刑政自同太宗也
必當華夏宅心二夷封之書蠻夷屈膝納藁街之貢豈
直拾吳定蜀平一蔡州而已哉言粗畢公聳身長揖而
言曰異乎惜之所聞若此則白公之才美寔輔相之英
者豈徒丈夫耶子其行矣予果得修之予歸 朝未再
旬邸吏捧公書相授具報訖事穀乏口才加之性嬾蟠
桃拂漢非尺箠可量直以與公問荅疏之如右別刊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以俟能者廣照亥丑歲七月十有二日記